

封神演義

繪像繪圖——通俗小說

君壞臣綱
有取五常
冀州蘇護
永不朝商



封神演義

繡像繪圖——通俗小說

若壞巨網
有敗五常
冀州蘇護
永不朝商



封神卷二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

朔風一夜碎瓊瑤，丞相乘機進錦貂。只等同心除惡孽，孰知觸忌伴君妖。

制心已定千秋案，聊把維羞萬載譏。可惜成湯賢聖業，化為流水逐春潮。

話說比干將狐狸皮硝熟，造成一件袍襖，只候嚴冬涉袍。此是九月，瞬息光陰，一如彈指，不覺時近仲冬。紂王同妲己宴樂於鹿臺之上，那日只見彤雲密布，凜冽朔風，亂舞梨花，乾坤銀燭，紛紛瑞雪，遍滿朝歌，怎見得好雪。空中銀珠亂灑，半天柳絮交加，行人拂袖舞梨花，滿樹千枝銀壓，公子聞城角酒，仙翁掃雪烹茶。夜來朔風透窗紗，也不知是雪是梅花。颯颯冷氣侵人，片片六花蓋地。凡鶯鶯鶯鶯粉妝，嬌芙蓉嬌可添錦，雲迷四野，徘徊放晚，燈籠紅爐下影，偏此雪似梨花似楊花似梅花似梨花似梨花，似梨花白似楊花細似梅花香似梅花珍貴，此雪有聲有色，有氣有味，有聲者如嚼食，有氣者冷侵心骨，有聲者比美天無瑕，有味者能滋來年禾稼，團團如滾珠，霏霏如玉屑，一片似鳳羽，兩片似鷄毛，三片攢三，四片攢四，五片似梅花，六片似花萼，此雪下到稠密處，只見江河一逼青，此雪有富有貴，有貧有賤，富貴者紅爐添熈炭，燈閣飲羊羔，貧賤者廚中無米，灶中無柴，非是老火傳勸，分明降下殺人刀。凜冽寒威霧氣，國家祥瑞落粉紅，須臾四野難分界，頃刻千山盡是雲。道上往來人迹絕，空中照耀自爲羣。此雪若到三更後，其說豐年有十分。紂王與妲己正飲宴賞雪，當駕官啟奏，比干候旨。王曰：宜比干上臺，比干行禮畢，王曰：六花雖出，舞雪紛紛，泉叔不在，府第酌酒歡宴，有何奏章冒雪至此。比干奏曰：鹿臺高接霄漢，風雪嚴冬，臣憂陛下龍體生寒，特獻袍襖與陛下禦冷驅寒，少盡臣微忱。王曰：皇叔年高，當留自用，今進與孤，足盡忠愛，命取來。比干下臺，將朱紫高綽，面是六紅，裏是毛色，比干親手抖開，與紂王穿。紂王笑曰：朕爲天子，富有四海，實缺此袍禦寒，今皇叔之功，世莫大焉。紂王傳旨賜酒，共樂鹿臺。話說妲己在嬪嬪內觀看，都是他子孫的皮，不覺一時間刀剗肺腑，火燒肝腸，此苦可對誰言。暗認比干老賊，吾子孫就享了當今酒席，與老賊何干。你明明欺我把皮毛感吾之心，我不把你這老賊剗出你的心來，也不算官中之后，淚如雨下，不表。妲己深恨比干，且說紂王與比干把酒，謝恩下臺。紂王着袍進內，妲己接住，王曰：鹿臺寒冷，比干進袍，甚稱朕懷。妲己奏曰：妾有意冒不識陛下可容納否。陛下乃獸體，怎披此狐狸皮毛，不當禮便，甚爲褻尊。王曰：御妻之言是也。遂將下來，貯庫內。此乃是妲己見物傷心，其心不忍，故爲此語。因自沉思曰：昔日欲逃鹿臺，爲報琵琶妹子之德，豈知惹出這場是非。連子孫俱動滅殆盡，心中甚是痛恨，一心要害比干，無計可施。話說時光易度，一日，妲己在鹿臺陪宴，陸生一計，將面上妖容撤去，比平常嬌媚不過十分中一二，大抵往日如牡丹初

氣呵寒迎風，梨花帶雨，海棠醉日，飄泊非常。村王正飲酒間，諒視良久，見姐已容貌大不相同，不住盼睜。姐已曰：陛下頻顧
 賤妾，殘放何也？村王笑而不言，如已避之。村王曰：朕看愛卿容貌，真如嬌花美玉，令人把玩，不盈捧手。姐已曰：妾有何容
 色，不過蒙恩寵愛，故如此耳。妾有一結拜妹，姓胡名喜媚，今在紫雲宮出家，妾之顏色，百不及一。村王乃是愛酒色的，聽
 得如此容貌，其心不覺欣悅，乃笑而問曰：愛卿既有令妹，可能令朕一見否？姐已曰：喜媚乃是閨女，自幼出家，拜師學道，在
 洞府名山，紫雲宮內修行，一刻焉能得至。王曰：託愛卿福，如何委曲使朕一見，亦不負卿所舉。姐已曰：當時同妾在冀州
 時，同房針線，喜媚出家，與妾作別，妾灑淚泣曰：今別妹，永不能相見矣。喜媚曰：俱拜師之後，若得五行之術，我送信香
 與你姊妹，欲要相見，焚此信香，當即到。後來去了一年，果送信香一塊，未及二月，深醒取上朝歌，侍陛下左右，一向忘
 却，方纔陛下不問，妾亦不敢奏聞。村王大喜曰：愛卿何不速取信香焚之？姐已曰：尙早，喜媚乃是仙家，非同凡俗，待明日月
 下，陳設茶案，妾身沐浴焚香，相迎方可。王曰：卿言甚是，不可褻瀆。村王與姐已宴樂安樂，卸裝，姐已至三更時分，現出原
 形，竟到軒轅境中，只見雉鷄精接駕泣訴曰：姪姊，因為你一席酒，斷了你的子孫，盡滅將皮都剝了去，你可知道，姐已悲泣
 道：妹，因我子孫受此沉冤，無處申報，再思一計，須如此如此，可將老賊取心，方遂善願。今仗妹扶持，彼此各相護衛，我
 想你獨自守此巢穴，也是寂寞，何不乘此機會，享皇家血食，朝暮相聚，何不為美？雉鷄精深謝姐已曰：既蒙姊姊抬舉，敢不如
 命。明日即來。姐已計較已定，依舊影形，回宮入寢，與村王共寢。天明起來，村王好不歡欣，專候今晚喜媚降臨，候不得把金
 烏趕下西山去，捧出東邊玉兔來。至晚，村王見月華初升，一天如洗，作詩曰：金蓮輝光出海東，清幽宇宙湛長空。玉盤懸在
 碧天上，展放光輝散彩虹。話說村王與姐已在臺上玩月，催逼姐已焚香。姐已曰：妾雖焚香拜請，倘喜媚來時，陛下當避一
 時，恐凡俗不法，觸波回去，急切難來，待妾以言告過，再請陛下相見。村王曰：但憑愛卿吩咐，一一如命。姐已方淨手焚香，做
 成圈套，將近一鼓時分，聽半空風響，陰雲密布，黑霧迷空，把一輪明月遮掩，一霎時天昏地暗，寒氣逼人。村王驚疑，忙問姐
 已曰：好風，一會兒翻轉了天地。姐已曰：想必喜媚踏風雲而來，未曾畢，只聽空中有環珮之聲，隱隱有人聲響下。姐已忙催
 村王進裏面，喜媚來矣。俟妾講過，好請相見。村王只得進內殿，隔簾偷聽，只見風聲停息，月光之中，見一道姑，穿大紅八
 卦衣，絲絛藤屐，况此月色復明，光彩較濃，且是煙燭輝煌，當霄明月之下，看仕人，比白日更勝十倍，只見此女肌膚如玉，臉如
 朝霞，海棠風韻，櫻桃小口，杏臉桃腮，光艷嬌媚，色色動人。姐已向前曰：妹妹來矣。喜媚曰：姊妹貧道稽首了。二人同至殿
 內，行禮坐下。茶罷，姐已曰：昔日妹妹曾言，但欲相會，只焚信香，即至今果不失前言，得會尊容，妾之幸甚。道姑曰：貧道遠聞
 信香一至，恐違前約，故即速前來，幸忘唐突，彼此遂諧，且說村王再觀喜媚之容，復觀姐已之色，如天地懸隔。村王暗想，但
 得喜媚同侍妾枕，便不做天子，又有何妨，心上甚是難過。只見姐已問喜媚曰：妹妹是窟是窠，喜媚答曰：是窟，姐已傳旨，排

上寨齊來二人傳杯敘話。燈光之下，故作妖嬈。村王看喜媚，真如蕊宮仙子，月窟嫦娥。把村王只弄得魂遊蕩漾三千里。魄透山河十萬重。恨不能共語相陪，一口吞他下肚。抓身攪腿，坐立不寧。不知如何是好。村王急得不耐煩，只是亂咳嗽。姐已會其意，眼角傳情，看着喜媚曰：「妹妹妾有一言奉覆，不知妹妹可容納否？」喜媚曰：「姊妹有何事吩咐？」黃道領教。姐已曰：「前者妾在天子面前，讚揚妹妹大德，天子喜不自勝，久欲一觀仙顏。今深不棄，慚賜降臨，實出萬幸。乞賢妹念天子渴想之懷，俯同一會，得個福壽，感戴不勝。」今不敢唐突冒調，託妾先容，不知妹妹意下如何？」喜媚曰：「妾係女流，況且出家，凡俗不便相會。二來男女不雅，且男女授受不親，豈可同筵晤對而不分內外之禮？」姐已曰：「不然，妹妹既係出家，原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豈得以世俗男女分別而論？況天子係命於天，即天之子，總治萬民，富有四海，率土皆臣，無論何人，皆可相見。我與你幼離結拜，義重同胸，即以姊妹之情，就是天子亦是親道，這也無妨。」喜媚曰：「姊妹吩咐，請天子相見，對王聞請字，也等不得，就走出來了。」村王見道姑一躬，喜媚打一稽首相還。喜媚曰：「請天子坐。」村王便傍坐在側。一妖反上下坐了，燈光下見喜媚兩次三番敲朱唇，一點櫻桃，吐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轉秋波，變瀾活水，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把個村王弄得心猿難按，意馬難鞍，只急得一身香汗。姐已情知村王慾火正熾，左右難捱，故意起身更衣。姐已上前曰：「陛下在此相陪，妾更衣就來。」村王復轉下坐，朝上親面傳杯。村王燈下，以眼角傳情，那道姑面紅微笑。村王辭酒，雙手奉於道姑。道姑接酒，吐嬌語，愛答曰：「敢勞陛下。」村王乘機，將喜媚手誇一揀，道姑不語，把村王魂靈兒都飛在九霄。村王見是如此，便問曰：「朕同仙姑盡歡玩月，何如？」喜媚曰：「領教。」村王復攬媚手，出臺玩月。喜媚不辭，村王心動，便搭住香肩，月下假倚，情意甚密。村王心中甚喜，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棄此修行，而與令姊同住宮院，拋此清涼，而享富貴朝夕歡娛，四時歡慶，豈不快樂，人生幾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語。村王見喜媚不甚推託，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臆，軟綿綿濕潤嫩嫩的肚皮。喜媚半推半就，村王見他如此，雙手攙抱，偏殿交歡，雲雨幾度，方纔歇手。正起身更衣，忽見姐已出來，一眼看見喜媚烏雲散亂，氣喘吁吁。姐已曰：「妹妹為何這等模樣？」村王曰：「實不相瞞，方纔與喜媚姻緣相湊，天降赤繩，你姊妹同侍朕左右，朝暮歡娛，共享無窮之福。此亦是愛卿孝拔喜媚之功，朕心喜悅，不敢有忘，即傳旨重新排宴，三人共飲。三五更方，共寢慶臺之上，有詩為證。」

國破妖氛現，家亡村王昏。不聽君子諫，專納佞臣言。先娶狐狸女，又寵雉雞精。比干逢此怪，目下死無存。話說村王暗納喜媚，外官不知，天子不聞國事，荒淫內闈，外廷隔絕，真是君門萬里，武成王執掌大帥之權，提調朝政，四十八萬人馬鎮守都城。雖然是丹心為國，而終不能面君進諫。彼此隔絕，無可奈何，只得長嘆而已。一日見報，說東伯侯姜文煥分兵攻打野馬嶺，要取陳塘關。黃德兵令魯雄領兵十萬，把守去訖不若。且說村王自得喜媚，朝朝雲雨，夜夜酣眠，那裏把社稷為重。那日二妖正在臺上用早膳，忽見姐已大叫一聲，跌倒在地，把村王驚駭汗出，嚇的面如土色。見姐已口中噴出血來，閉口不

曹面皮俱紫，紉王曰：御妻自隨朕數年，未有此疾，今日如何得這等凶症？喜媚故點點頭嘆曰：姊妹舊疾發了，紉王問曰：美人爲何知御妻有此舊疾？喜媚奏曰：昔在冀州時，彼此俱是閨女，姊妹常有心痛之疾，一發即死，冀州有一醫士，姓張名元，他用藥最妙，有玲瓏心一片煎湯吃下，此疾即愈。紉王曰：傳旨宣冀州醫士張元，喜媚奏曰：陛下之言發矣，朝歌到冀州多少路？一去一來，至少月餘，就誤日期，焉能救得？除非一歌之地，若人有玲瓏心，取他一片，登時可救，如無，須臾即死。紉王曰：玲瓏心誰人知道？喜媚曰：妾身曾拜師，若能推算，紉王大喜，命喜媚連算，這妖精故意揶揄，算來算去，奏曰：朝中只有一大臣官居顯爵，位極人臣，只怕此人捨不得，不肯救接娘娘。紉王曰：是誰？快說。喜媚曰：惟亞相比干乃是玲瓏七竅之心。紉王曰：比干乃是皇叔，一宗嫡派，難道不肯借一片玲瓏心爲御妻起沉痾之疾？速發御札宜比干，差官飛往相府，比干聞居無事，正爲國家即倒，朝政失宜，心中憂畫，忽蒙候官啟雲板傳到，札宜見駕，比干接札禮畢曰：天使先回，午門會齊，比干自思：朝中無事，御札爲何甚速？話未了，又報：御札又至，比干又接過，不一時，運到五次御札，比干疑感，有甚緊急，速發五札，正沉思間，又報：御札又至，持札者乃奉御官陳青，比干接畢，問青曰：何事要緊，用札六次？青曰：丞相在上方，今國勢漸衰，國憂又新，納道姑名曰胡喜媚，今日早請，娘娘偶然心疼，發覺，香燭氣絕，胡喜媚陳說，要得玲瓏心一片煎藥湯吃下，即愈。皇上曰：玲瓏心如何曉得胡喜媚會算？算承相是玲瓏心，因此發札六道，要借老千歲的心一片，去救娘娘，故此緊急。比干聽說，驚得心胆俱落，自思事已如此，乃曰：陳青，你在午門等候，我即至也。比干進內見夫人孟氏曰：夫人你好生看顧孩兒，儼子德，若我死之後，你母子好生守我家訓，不可造次。朝中並無一人矣，言罷，淚如雨下。夫人大驚，問曰：大王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比干曰：姬已有疾，昏若聽信妖言，欲取我心作藥湯，豈有生還之理？夫人垂淚曰：官居相位，又無欺誑，上不犯法，於天子，下不貪酷於軍民，大王忠誠節孝，表著於人耳目，有何罪惡，遽至犯取心，慘刑儼子在榜，泣曰：父王勿憂，方纔孩兒想起昔日妾子牙與父王看氣色，曾說不利，留一簡帖兒在書房，說至危急兩難之際，逃還無路方可看簡，亦可解救。比干方悟曰：呀！幾乎一時忘了，忙開書房門，見簡裏下壓着一帖，取出觀之，書上明白，比干曰：速取水來，取一碗，將子牙符籙在水裏，比干飲於胸中，忙穿朝服上馬，往午門來不表。且說：六札宜比干，陳青泄了內事，驚得一城軍民官宰盡知，取比干心作藥湯，話說武成王黃元帥同諸大臣，俱在午門，只見比干乘馬飛至午門下馬，百官忙問其故。比干曰：據陳青說取心一節，再總不知，曰：官隨比干至大殿，比干逕往鹿臺下候官，紉王立候，聽得比干至，命宣上臺來，比干行禮畢，王曰：御妻偶發沉痾，心痛之疾，惟玲瓏心可愈，皇叔有玲瓏心，乞借一片，作湯治疾，若愈，此功莫大焉。比干曰：心是何物？紉王曰：乃皇叔腹內之心，比干怒奏曰：心者一身之主，隱於肺內，坐六葉兩耳之中，百惡無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則手足不正，心乃萬物之靈，四象變化之根本，吾心有傷，豈有生路？老臣雖死不惜，只是社稷邱城，賢能盡絕，今昏君聽信妖婦，

之言，賜吾摘心之禍，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社稷亡。紂王曰：皇叔之言差矣，今只惜心一片，無傷於事，何必多言。比干厲聲大叫曰：昏君，你是酒色昏迷，聽察狗彘，心去一片，吾即死矣。比干不犯剜心之罪，如何無辜遭此非殃。紂王怒曰：君叫臣死，不死不忠。紂王上殿，有勳臣，如不從朕，命武士拿下，取了心來。比干大罵：妲己賤人，我死天下見先帝無愧矣。囑左右取劍來，與我奉御官，將劍遞與比干。比干接劍在手，望太廟大拜八拜，泣曰：成湯先王，豈知殷受斷送成湯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解帶現軀，將劍往殿中刺入，將腹剖開，其血不流。比干將手入腹內，掬心而出，望下一擲，掩袍不語。面似淡金，還下臺去了。且說諸大臣在殿前打聽比干之事，衆臣紛紛議論朝廷失政，只聽得殿後有腳踏之聲。黃元帥望後一觀，見比干出來，心中大喜。飛虎曰：老殿下事體如何。比干不語。百官迎上前來，比干低首速行，面如金紙，竟過九龍橋，去出午門。常隨見比干出來，將馬伺候。比干上馬，往北門去了。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話說黃元帥見比干如此不言，還出午門，命黃明周紀，隨着老殿下往何處去。二將領命去訖，且說比干走馬如飛，只聞得風響之聲，約走五七里之遙，只聽得路傍有一婦人，手提籃籠，叫賣無心菜。比干忽聽得，勒馬問曰：怎麼是無心菜。婦人曰：民婦賣的是無心菜。比干曰：人若無心如何。婦人曰：人若無心即死。比干大叫一聲，攔下馬來，一腔熱血撲塵埃，有詩爲證：

御札飛來實可傷，姐已設計害忠良。比干恰仗崑崙術，卜非焉知在路傍。話說賣菜婦人，見比干落馬，不知何故，慌忙鬆了黃明周紀二騎馬，趕出北門，看見比干死於馬下，一地鮮血，染染衣袍，仰面朝天，瞑目無語。二將不知所以，然當時子牙留下簡帖，上書符印，將符燒灰入水，服於腹中，護其五臟，故能乘馬出北門耳。見賣無心菜的，比干問其因由，婦人言人無心即死。若是回道，人無心還活，比干亦可不死。比干取心下臺上馬，血不出者，乃子牙符水玄妙之功。話說黃明周紀飛馬趕出北門，見如此行徑，來至九間殿，來回黃元帥請說。比干如此而死，講了一遍。微子等百官無不傷悼。內有一下大夫厲聲大叫：昏君無辜殺叔父，紀綱絕滅，吾自見屍，此官乃是夏招，自往鹿臺，不聽宣召，竟上臺來。紂王將比干心立等做羹湯，又披夏招上臺見駕。紂王出見夏招，見招怒目揚眉，圓睜兩眼，面若不拜。紂王曰：大夫夏招無官，有何事見朕。招曰：特來弑君。紂王笑曰：自古以來，那有臣弑君之理。招曰：昏君，你也知道無弑君之理。世上那有無故殺叔父之理。比干乃昏君之嫡叔，帝乙之弟，今聽妖婦妲己之謠，取比干心作羹，豈非弑叔乎。臣今當弑昏君，以盡成湯之法，便把帝臺上掛的飛雲劍，掣在手中，望紂王劈面殺來。紂王乃文武全才，豈懼此一個儒生，將身一閃，讓過。夏招撲個空。紂王大怒，命武士拿了武士領，旨齊來擒拿。夏招大叫曰：不必來，昏君殺叔父，招宣弑君，此事之當，衆人向前，夏招一躍，跳下鹿臺，可憐粉骨碎身，死於非命。有詩讚曰：夏招怒發氣生噴，只爲君王行不仁。不惜殘軀拚直諫，可憐血肉已成塵。忠心自合留千古，赤胆應知重萬

鈞今日雖投毒下死，芳名當共日華新，不說夏招死於鹿臺之下，且說各文武聽得夏招盡節鹿臺之下，又去北門外收比干之屍，世子微子德，披麻執杖，拜謝百官，內有武成王黃飛虎微子，箕子，傷悼不已，將比干用棺槨停在北門外，搭起蘆棚，豎立紙旛，安定魂魄，忽探馬報，聞太師奏凱回朝，百官齊上馬，迎接十里，至轅門，軍政司報太師，百官迎接轅門，太師傳令，百官暫回午門相會，衆官連至午門等候，聞太師乘黑獸，往北門而進，忽見紙旛飄落，便問左右，是何人鑿柩，左右答曰，是盟相比干之柩，太師驚訝進城，又見鹿臺高聳，光景煥燦，到了午門，見百官道傍相迎，太師下騎，笑臉問曰，列位老大人，仲遠征北海，離別多年，城中景物盡都變了，武成王曰，太師在北，可聞天下離亂，朝政荒蕪，諸侯四叛，太師曰，年年見報，月月通知，只是心懸兩地，北海難平，託賴天地之恩，主上威福，方滅北海妖孽，吾恨屬無雙翼，飛至都城，而君爲快，衆官隨至九間大殿，太師見龍書案，何以生塵，靜寂淒涼，又見殿東邊黃澄澄大圓柱子，太師忙問執殿官道，黃澄澄大柱子，爲何放在殿上，執殿之官跪而答曰，此是天子所置新刑名曰炮烙，太師又問，何爲炮烙，只見武成王向前言曰，太師，此刑乃銅造成的，有三層火門，凡有諫官阻事，盡忠無私，赤心爲國的，言天子之過，說天子不仁，正天子不義，便將此物將炭燒紅，用鐵索將人兩手掣住，銅柱，左右裏將進去，四肢熔爲灰燼，殿前莫不可聞，爲造此刑，忠良懼避，賢者退位，能者去國，忠者死節，聞太師聽得此言，心中大怒，雙目交輝，只念得當中那一隻神目睜開，白光現尺餘，當時命執殿官鳴鑼鼓，請衆登殿，封王聞得此說，默然不語，隨侍皆持鑾輿，臨軒，奉御保駕等官，屈膝天子，登九間大殿，百官朝賀，聞太師行禮山呼畢，封王秉圭，諍曰，太師遠征北海，跋涉艱苦，鞍馬勞心，謀無無暇，欣然奏捷，其功不小，太師拜伏於地曰，仰仗天威，感陛下洪福，滅除妖孽，斬逆賊，伐十五年，臣招編報國，不敢有負先王，臣在外聞得內庭湖亂，各路諸侯反叛，使臣心懸兩地，恨不得插翅而飛，今朕天顏，其情可哀，封王曰，姜桓楚謀逆殺朕，鄂崇禹助惡爲叛，俱已伏誅，但其子肆虐，不遵國法，亂離各地，使顯監擾攘，甚是不法，良可痛恨，太師奏曰，姜桓楚篡位，鄂崇禹助亂，誰人爲證，封王無詞，以對，太師近前復奏曰，臣遠征在外，苦戰多年，陛下仁政不修，荒淫酒色，誅諫殺忠，致使諸侯反亂，臣且敢陛下，嚴更放蕩，黃澄澄的是其東西，封王曰，諫臣盡口忤天，沽忠實也，故設此刑名曰炮烙，太師又獻，臣進都城，見高臺青，是甚所在，封王曰，朕至暑天，苦無聊地，造此行樂，亦觀高臺，不致耳目蔽塞耳，名曰鹿臺，太師平罷，心中甚是不平，乃大言曰，今四海荒蕪，隨侯齊飲，皆陛下有負於諸侯，故有離叛之患，今陛下仁政不施，恩澤不降，忠諫不納，近好色而遠賢良，樂飲而不分晝夜，廣募土本，民違累而反，軍絕糧而散，文武軍民乃君王四散，四肢順其身康健，四肢不順，其身缺殘，君以禮待臣，臣以忠奉君，想先王在日，四夷拱手，八方賓服，享太平樂業之豐，受泰固皇基之福，今陛下登臨大寶，踐履萬姓，諸侯離叛，民亂軍怨，北海刀兵使

這一片苦心殄滅妖黨，今陛下不修德政，一羣荒淫，數年以來，不知何禍大變，國體全無，使臣日勞邊疆，正如辛勤立蕪巢，於朽幕耳，惟陛下下恩之，臣今回朝，自有治國之策，容臣再陳陛下，暫請回宮，村王無言可對，只得進宮闕去了。且說，聞太師立於殿上曰：衆位先生大夫，不必回府第，俱同老夫到府內共議，吾自有處，百官跟隨，同至太師府第，到銀安殿上，各依位坐下。太師問列位大夫，結先生，若夫在外多年，遠征北海，不得在朝，但我聞仲感先王託孤之重，不敢有負遺言，但當今國倒憲章，有不道之事，各以公論，不可架捏，我自平定之說，內有一大夫孫容，欠身言曰：太師在上，朝廷聽議，遠賢，沉瀝酒色，殺忠阻諫，殄滅彝倫，意荒國政，事跡多端，恐衆官齊言，有奉太師清議，不落衆位，靜坐，只是武成王黃老大人，從頭至尾，講與老太師聽，一來老太師便於聽聞，百官不致攪越，不識人師意下如何，聞太師聽講，孫大夫之言，甚善，黃老大人，聽大洗耳，願聞其詳，黃飛虎欠身曰：既從尊命，末將不得不細細實陳，天子自從納了蘇護之女，朝中日漸荒亂，將元配姜桓楚，刺目烙手，殺子絕倫，進諸侯入朝歌，戮盡大臣，妄斬司天監，太師杜元銑，聽桓楚之狐媚，造炮烙之刑，壞上大夫梅柏，因勳呂於癸卯七年，摘星樓設宴，金宮賊慘死，造酒池肉林，內侍遭殃，造鹿臺廣興土木之工，致上大夫趙彭擊樓而死，任用滿侯虎監工，賄賂通行，三丁抽二，獨丁赴役，有錢者買閒在家，累死百姓，埋於臺下，上天天楊仵，刺去一目，至今屍骸無蹤，前者鹿臺上有四十五狐，變化作仙人赴宴，被比干看破，妲己懷恨，今不明不白，內庭私納一女，不知來歷，昨日聽信妲己，詐言心奪要玲瓏，心作湯瘵疾，勸逼比干剖心，死於非命，纓樞已停北門，國家將興，頑祥自現，國家將亡，妖孽頻出，屢佞信如膠漆，忠良視如寇讎，慘虐異常，荒淫無忌，即不才等屢具諫章，視如故紙，甚至上下阻隔，正無可奈何之時，適太師奉朝還國，社稷幸甚，萬民幸甚，黃飛虎這一篇言語，從頭至尾，細細說完，就把聞太師急得罵聲大叫曰：有這等反常之事，只因北海刀兵，致天子棄綱常，辜負先王，有誤國事，實老夫之罪也，美大夫先生請回，我三日後上殿，自有條陳，即送衆官出府，喚吉立余慶，令封了府門，一應公文，不許投遞，至第四日，面君，方許開門，應接事體，吉立余慶得命，即閉府門，有詩爲證：太師兵回奏凱還，豈知國內事多難，君王失政乾坤亂，海宇分崩國政艱，卜道修陳安社稷，九重金闕劍奸諂，山河旺氣該如此，縱用心機只等閒，話說，聞太師三日內，造成條陳，卜道，第四日，入朝面君，文武官員，已知聞太師有本上殿，那日早朝，聚兩班文武百官朝退，村王曰：有奏章出現，無事朝散，方班中聞太師進禮，稱曰：臣有疏將本，呈與御案，村王覽表，具疏太師，臣聞仲上言，奏爲國政大變，有傷風化，跪淫近佞，遠治慘刑，上於天變，惡愛莫測，事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己憂，而未嘗以位爲樂也，故諫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及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險，教化大行，天下大治，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勤作應時，從容中道，乃王者必世而後仁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適遜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上作昭樂，盡美盡

善今陛下繼承大位，當行仁義，普施恩澤，愛惜軍民，禮文敬武，順天和地，則社稷奠安，生民樂業。豈意陛下近至酒，親奸佞，忘恩愛，將皇后炮手劉請殺子絕嗣，自劫其後，此皆無道之君所行，自取滅亡之禍。願陛下痛改前非，行仁興義，遠小人，近君子，庶幾社稷奠安，萬民欽服，天心効順，國祚靈長，風和雨順，天下享承平之福矣。臣帶罪冒犯天顏，俟陳開列於後。第一件，拆鹿臺，安民心不盡。第二件，廢炮烙，使謀臣盡忠。第三件，填黃盆，官惠自安。第四件，填酒池，拔肉林，掩諸侯。第五件，貶妲己，別立正宮。自無盡處。第六件，斬費仲、尤渾，快人心，以警不肖。第七件，開倉廩，賑民饑饉。第八件，遣使命，招安東南。第九件，訪遺賢於山澤。第十件，大開言路，使天下無怨之蔽。聞太師立於御書案傍，磨墨潤筆，將筆遞於紂王。請即時批准施行。紂王看十款之中，頭一件便是拆鹿臺，紂王曰：鹿臺之工，費無限錢糧，成工不易。今一旦拆去，實是可惜。此等再議二件，炮烙准行，三件，黃盆准行，五件，貶妲己，德性幽嫺，並無失德，如何便加譴貶，也再議六件，中大夫費尤二人，素有功而無罪，何為譴佞，豈得便加誅戮，除此三件，以下准行。太師奏曰：鹿臺功大，勞民傷財，黎民深怨，拆之所以消天下百姓之懼，皇后感陛下造此慘刑，神怒鬼怨，屈魂無伸，乞運貶蘇后，則神喜鬼舒，屈魂瞑目，所以消在天之幽怨，運斬費仲、尤渾，則朝綱清淨，國內無讒，聖心無感亂之虞，則朝政不期清而自清矣。願陛下速賜施行，幸無遲疑，不決以誤國事，則臣不勝幸甚。紂王沒奈何，立誓曰：太師所奏，朕准七件，此三件，候議安再行。聞太師曰：陛下莫謂三事小節，而不足為，此三事關係治亂之源，陛下不可不察，毋得草草放過。只見中大夫費仲、尤渾，還不識事務，出班上殿見駕，聞太師說不得費仲、尤渾，還官員是誰，仲曰：卑職費仲是也。太師道：先生就是費仲，先生上殿，有什麼話講？仲曰：太師雖位極人臣，不抄國體，持筆逼君批行奏疏，非禮也。本參皇后，非臣也，令殺無辜之臣，非法也。太師誠君恃已，以下後上，肆行賄賂，大失人臣之禮，可謂大不敬。太師聽說，當神中神目睜開，長身直豎，大聲曰：費仲、尤渾，氣殺我也，將手一拳，把費仲打下丹墀，聞門青麻，只見尤渾，怒上心來，上殿言曰：太師當殿，毆打大臣，非打費仲，即打陛下矣。太師曰：汝是何官？尤渾曰：吾是尤渾，太師笑曰：原來是你兩個賊臣，裏裏弄權，互相回護，向前只一拳打去，把那奸臣勳勳斗，跌下丹墀。有文餘遠近，喚左右將尤費二人，拿出午門斬了。當朝武士最惱此二人，聽得太師發怒，將二人推出午門。聞太師怒沖牛斗，紂王默然無語，口裏不宣，心中暗道：費尤二人，不知如何，自討其辱。聞太師復奏，請紂王發行刑旨，紂王怎肯殺費尤二人？紂王曰：太師奏疏，俱愛得是。此三件事，朕俱允服，待朕再商議而行。費尤二人，雖冒犯愛卿，其罪尚小，且發下司法，問情真罪當，彼亦無怨。聞太師見紂王再三委曲，反有酸業酸色，白晷，吾雖為國直諫，盡忠使君懼臣，吾先得欺君之罪矣。太師跪而奏曰：臣但願四方綏服，百姓安，諸侯賓服，臣之願足矣，敢有他望哉。紂王傳旨，將費尤發下司法，問情真罪當，彼亦無怨。聞太師行，紂王、巨鬪百官各散。天下興，好事行，天下亡，禍胎降。太師方上條陳，未已，却好來了，不防東海反了平靈王，飛報進朝。

笑欲狂，鸚鵡高歌，天子歡容鼓掌，碧池內金魚躍水，粉牆裏鶴鹿同春，芭蕉影動濕風威，逼射香爲百花王，珊瑚樹高萬下，神仙洞曲曲瀾瀾，玩月臺層層疊疊，惜花亭邊邊迢迢，水閣下鳴鳴和唱，涼亭上琴韻清幽，夜合花開深院，奇香不散，木蘭花放，滿園清味難消，名花萬色，丹青畫盡難描，樓閣重重，妙手能工，盡做御園中果然異景，皇宮內真是繁華，花開蝶舞，蝶舞蜂飛，亭簷飛燕，池閣聽鳴，蜂春鳥啼，百舌反哺，是慈鳥，正是御園如錦繡，何用說仙家，藍顏榮成，千塊玉，碧紗籠翠，萬堆霞，瑞氣騰騰，鎮太華，祥光霽霽，照雲霞，說樓閣，閣閣香雲，玉戶金門，映紫紗，四時不絕稀奇景，八節常開罕見花，幾番雨過春風至，香滿城中百萬家，話說百官隨駕進御園，牡丹亭擺開九龍，設席筵宴，文武依次序坐下，論尊卑行禮，紉王在御書閣，有蘇坦已胡喜姻共飲，且說武成王對紉子箕子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方今士馬縱橫，刀兵四起，有甚心恠，實責牡丹，但不知天子能改過從善，或邊塞烽息，參差除兇，尚可望共樂唐虞，享太平之福，若是迷而不返，恐喜日無多，憂日轉長也，微子箕子聞言，點首嘆，衆官飲至日當正午，百官往御書閣來，謝酒當朝，官啟奏百官謝恩，紉王曰：春光景媚，花柳芳妍，正宜樂飲，何故謝恩，傳旨侍殿陪宴，百官聽見天子下樓親陪，不敢告退，只得恭候，但見紉王親至牡丹亭上，首添一席，同衆臣共飲，歡笑衆樂齊奏，君臣換盡輪奐，不覺天晚，帝命掌上畫燭，笙歌嘹唳，真是擺樂倍常，將近二鼓時分，不說君臣會酒，且言御書閣，蘇坦已胡喜姻帶酒酣睡，龍榻之上，近三更時候，她已將形現出來，尋人喚，一陣移風大作，怎見得推花倒樹，異尋常，滅燭無情，盡絕光，穿戶透簾，侵棟骨，妖氛怪氣，此中藏風，過了一陣，掃土揚塵，把牡丹亭都是動，衆官正驚異間，只聽得侍酒官齊叫：妖精來了，黃飛虎酒已半酣，聽說有妖精，慌忙起身出處，果見一物在寒露之中而來，俱見，眼似金澄，體態醜，尾長爪利，短身軀，撲來恍似登山虎，轉面渾如捕物靈，妖孽慣侵人，氣魄，怪壓常嘆血，頭顱，凝眸仔細觀形象，却是中山一老狐，話說黃飛虎帶酒出席，見此妖精撲來，手中無物可擋，把手挽在牡丹欄杆，舉折了一隻，望那狐狸一下打去，那妖精閃過，又撲將來，黃飛虎叫左右，快取北海進來的金眼神鷹，左右忙忙的將紅籠開了放出，那鷹飛起，二日如燈，專降狐狸，此鷹往下一望，爪似鋼鉤，把狐狸抓了一下，那狐狸叫了一聲，運往太湖石下鑽去了，紉王眼見此事，即喚左右取鐵錫袋下挖，左右挖下二三尺，見無限的人骨，骷髏成堆，紉王若實駭然，紉王因想：諫官本上，常言妖氣貫於宮中，災星變於天下，此事果然是實，心下甚是不悅，百官起身謝恩出朝，各歸府第不掛，且說：她已酒後，元形出現，不意被神鷹抓了面門，傷破皮膚，驚醒回來，悔之無及，紉王至御書閣，同她已共寢，睡至天明，紉王忽見她已面上帶傷，急問曰：御妻臉上爲何有傷，她已在枕邊回曰：夜來陛下陪百官飲宴，妾往園中遊玩，從海棠花下過，忽被海棠枝幹，將下來，把妾身抓了面上，故此帶傷，紉王曰：今後不可往御園遊玩，原來此地真有妖氣，朕與百官飲至三更，果見一狐狸前來撲人，時有武成王黃飛虎舉折欄杆去打，他尚然不返，後放出外，闖進來，金眼神鷹，那鷹慣降狐狸，一爪抓去，那妖帶傷走了，鷹爪尚有血毛，紉王對她已說：但不知同着狐

狸共獲，且說：姐已暗恨黃飛虎，我不曾惹你，你今來害我，只怕你路逢平道難遇避，有時爲證。村王欣然賞牡丹，君臣慷慨鼓三撥，狐狸形現人多怕，昏默威施氣更敷。金眼神鷹真可羨，義尾邪魔已帶殘。私備斷送員濃婦，纔得忠良逐約竿。話說姐已深恨黃飛虎放寬害他，只等他路逢平道，武成王那裏知道。話分兩處，且言西岐姜子牙在朝。一日，聞邊報言村王能坐酒色，寵任奸佞，又反了東海平靈王，聞太師前去征剿，又見報崇侯虎惡聖聖聰，廣興土木，陷害大臣，荼毒萬姓。潛通費尤內外交結，把持朝政，朋比爲奸，肆行不道，錯制諫官。子牙看到切情之處，怒髮沖冠，此賊若不先除，恐爲後患。子牙次日早朝，文王問曰：丞相昨晚邊報，朝歌可有甚變異事？子牙出班啟曰：臣昨見邊報，紂王刻比干之心，作羹湯殺姐已之疾，崇侯虎弄亂朝政，橫恣大臣，惡感天子，無所不爲，害萬民而不敢言，行教惡而不敢怨，惡孽多端，使朝歌生民，日不聊生，貪酷無厭，臣愚不敢請，似這等大惡，假虎張威，毒猶四散，助紂爲虐，使居天子左右，將來不知如何結局。今百姓如在水火之中，大王以仁義廣施，若依臣愚意，先伐此亂臣賊子，剪其亂政者，則天子左右，見無亂後之人，庶幾天子有倚道遷善之機，則主公亦不枉天子假以節鉞之意。文王曰：卿言雖是，奈俱與崇侯虎一樣爵位，豈有擅自征伐之理？子牙曰：天下刑刑并籍，人直言無隱，况主公受天子白旄黃鉞，得專征伐，原爲禁暴除奸，似這等懂奸蠱國，內外成羈，殘虐生民，以白作黑，屢欲忠賢爲國家大惡，大王今發仁慈之心，救民於水火，倘天子改惡從善，而效法堯舜之主，大王此功，萬年不朽矣。文王聞子牙之言，勸紂王爲堯舜，其心甚悅，便曰：丞相行師誰爲主將，去伐崇侯虎？子牙曰：臣願與大王代勞，以效犬馬。文王恐子牙殺伐太重，自思：我去還有酌量。文王曰：孤司丞相一往，恐有別端，可以共議。子牙曰：大王大駕親征，天下響應，文王發出白旄黃鉞，起人馬十萬，擇吉日祭寶靈，以南宮適爲先行，辛甲爲副將，隨行有四賢八嫂。文王與子牙放炮起兵，一路上父老相迎，雞犬不驚，民間伐崇，人人大悅。個個懼飲好人馬，怎見得：旗分五色，殺氣迷空，明晃晃劍戟鎗刀，光燦燦又鎗斧，三軍跳躍，猶如猛虎下山，戰馬長嘶，一似蛟龍離海島，巡警小校似猿猴，噴噴兒郎誰料，料先行引道，遠山開路，搭橋梁，元帥中軍，殺斬存留，施號令，團團牌手護軍機，硬弩強弓射陣脚。此一去除奸削黨，安天下，纔稱確溪第一功。話說子牙人馬過府州縣鎮，人人業業，雞犬不驚，一路上多少父老迎迓。一日，探馬來報：中軍兵至崇城，子牙傳令安營，豎了旗門，結成大寨，子牙升帳，衆將參謁不提。且說探馬報進崇城，此時崇侯不在崇城，正在朝歌醜朝，城內是侯虎之子崇應彪，聞報大怒，忙升殿點將，衆將上殿，安殿參謁已畢，應彪曰：梁呂篡權，不守本分，前歲逃朝，聖上幾番欲點兵征伐，彼不思悔過，反興此無名之師，深屬可恨。况且我與他各守疆土，休毫無犯，今自來送死，我豈肯輕恕？傳令點人馬出城，隨命大將黃元濟、陳禮貞、梅德金成這一番定擒反叛，解上朝歌，以盡大法。却說子牙次日升帳，先令南宮适崇城見首陣，南宮适得令，領本部人馬出營，排開陣勢，出馬厲聲叫曰：逆賊崇侯虎，早率軍前受死，言未畢，城中炮響門開，只見一枝人馬殺將出。

來爲頭一將，乃飛虎大將黃元濟是也。南宮適曰：黃元濟你不必來，喚出崇應彪來領罪，殺了逆賊，泄神人之忿，萬事俱休。元濟大怒，驟馬搖刀，飛來直取南宮適。兩馬鬚旋鬚，刀并舉，一場大戰，見得是：一將坐鞍騎，征雲透九霄。這一個急取壺中箭，那一個忙拔紫金標。這將刀直取英奔，這一個平生困壯安天下。那一個氣概軒昂壓後，話說南宮適大戰黃元濟，未及三十回合，元濟非南宮適敵手，力不能支。南宮適是西岐名將，元濟怎能勝他。元濟想要敗走，又被南宮適一口刀塞住了，跌不出圈子。早被南將軍一刀揮於馬下，軍兵擄了首級，奪得勝鼓回營。進轅門來見子牙，將斬的黃元濟首級報功。子牙大喜，且說崇城敗殘軍馬，回報崇應彪說黃元濟已被南宮適斬於馬下，把首級放在轅門外。號令應彪聽罷，拍案大叫曰：好與昌連賊，今爲反臣，又殺朝廷命官，你罪如泰山，若不斬此賊，與黃元濟報讎，誓不回軍。傳令明日將大隊人馬出城，與崇昌決一雌雄。一宿已過，次早旭日東升，大炮三聲，開城門。大隊人馬殺奔周營，每名只要如昌妾周子賢，答話探馬報入中軍曰：崇應彪口出不遜之言，請丞相軍令定奪。子牙請文王親自臨陣，會兵於崇城。文王乘騎四寶保駕，八俊隨軍，周營內炮響，塵動旗旛。崇應彪見對陣旗門開處，忽見一人遺粉，乘馬而來，兩邊排列衆將。一對對雁翅分開，崇應彪定睛觀看，但見有西江月爲證：魚尾金冠鶴鬚，絲羅雙結乾坤。雖雄實劍手中擎，八卦仙衣內襯。元始玉虛門下，包含地理天文。銀鬚白髮，氣象精神。却似神仙臨陣，子牙縱馬至陣前，書曰：崇城守將，可速來見我，只聽得那陣上一騎飛來，怎見得崇應彪收束：盤龍冠，飛鳳結，大紅袍，猩猩血，黃金鎧甲套連環，護心寶鏡懸明月。腰束羊脂白玉纏，九吞八扎兵奇絕。金裝圓掛馬鞍傍，虎尾鋼鞭腰竹節。鞍內弓彎三五尺，囊中箭插賓州鐵。坐下走陣冲營馬，丈八蛇矛神鬼性。父在當朝一龍臣，子鎮崇城直英傑。崇應彪一馬當前，見子牙問曰：汝乃何等人物，敢犯吾疆界。子牙曰：吾乃文王駕下首相，姜子牙是也。汝父子造惡如淵海，積毒似山嶽，食民財物如餓虎傷人，酷慘似豺狼。惑天子無忠耿之心，壞忠良極殘忍之行。背天之下，雖三尺之童，恨不能生啖你父子之肉。今日吾主起仁義之師，除殘暴於崇地，絕惡黨以暢人神，不負天子。加以節鉞，得專征伐之權。崇應彪聞得此言，大罵姜尚曰：你不過爾漢一無見老朽，敢出大言。顧左右曰：誰爲吾擒此逆賊。言還未了，只見一將出馬對陣，文王馬上大呼曰：崇應彪少得行兇，孤來了。應彪又見文王馬至，氣冲滿懷。子牙曰：文王曰：姬昌，你不思得罪朝廷，立仁行義，反來侵吾疆界，文王曰：你父子罪惡貫盈，不必我言，只是你早下局，解送四岐，立壇告天。除汝父子兇惡，不必運累崇城良民。應彪大罵：誰爲我擒此反賊。一將應聲而出，乃陳糧貞。這賢騎辛甲縱馬搖斧，大叫：陳糧貞，休得冲吾陣。兩馬相交，鎗斧並舉，戰在一處。二將撥馬輪兵，殺有二十回合。應彪見陳糧貞戰辛甲不下，隨命金成梅德助戰。子牙見對陣有助，子牙令毛公遂周公且召公與尹公辛免南宮適六將齊出，冲殺一陣。崇應彪見大勢人馬圍勦，自撥馬殺進重圍，只殺的慘慘征雲，紛紛愁霧，喊聲不絕，鼓角齊鳴。混戰多時，早有尹公一箭，刺梅德於馬

下，甲申年，莽金成，兵大敗，進城子牙傳令鳴金，衆將俱掌得勝，鼓回營不表，話說，應彪兵敗將亡，進城將四門緊閉，上殿與衆將商議退兵之策，衆將見西岐士勇英雄，勢不可當，并無一籌可展，半策可施，且說，子牙得勝回營，欲傳令攻城，文王曰：「崇家父子作惡，與衆百姓無干，今丞相欲要攻城，恐城破玉石俱焚，可憐無辜遭枉，况孤此來不過救民，豈有反加之以不仁哉！切爲不可。」子牙見文王以仁義爲重，不敢抗違，自思：「主公孫同衆賢，一時如何取得崇城，只得暗修一書，使南宮适召曹州見崇黑虎，庶幾崇城可得。」令南宮适持書過往曹州來。子牙按兵不動，只等回書，不知崇侯虎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託孤

崇虎有謀奸自尤

欺君盜國嘗常留

驍門斬首空啼嘆

韋子懸頭莫怨愁

周室龍興應在武

崇家虎敗却從愁

孰知不負文王託

八百年來戊午收

話說，南宮适離了周營，還往曹州一路上，曉行夜住，也非一日，來到曹州館驛安歇。次日，至黑虎府裏下書，黑虎正坐家將，稟千歲，有西岐差南宮适來下書，黑虎聽得是西岐差官，即降階迎接，笑客滿面，讓至殿內行禮，分賓主坐下。崇黑虎欠身，曰：「將軍今到敝邑，有何見諭？」南宮适曰：「吾奉主公文王及丞相姜子牙之命，拜上大王特遣末將有書上達，南宮适取書，遞與黑虎，黑虎拆書觀看，岐周丞相姜尚頓首曰：「致書於大君侯崇將軍麾下，蓋聞人臣事君，務引其君於當道，必謀行言聽，齊澤下於民，使百姓樂業，天下安阜，未聞有身爲大臣，逢君之惡，蠱惑天子，殘虐萬民，假天子之命令，賊骨剝髓，盡民之力，肥潤私家，陷君不義，忍心喪節，如今兄者，真可謂怯惡如山，窮兇若虎，人神共怒，天下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爲諸侯之所共棄，今尚主公得專征伐，以討不道，但思君侯素稱仁賢，豈得以一族而加之以不義哉，尚不忍坐視，特遣裨將星書上達，君侯能擒叛逆，解送周營，以謝天下，庶幾洗一身之清白，見賢愚之有分不然，天下之口噴唾，恐火炎麗尚，玉石無分，尚深爲君侯惜矣，君侯倘不以惡言爲非，乞速賜一語，則尚幸甚，萬民幸甚，臨楮不勝企望之至，尚再拜。」崇黑虎看了書，復連三五處，自思點頭，我親子牙之言，甚是有理，我寧可得罪於祖宗，怎肯得罪於天下，爲萬世人民切齒，縱有孝子慈孫，不能盡其意尤，寧至其下，請罪於父母，尚可留崇氏一脈，不致絕嗣，亦幸也，南宮适見黑虎自言自語，暗暗點頭，又不敢問，只見黑虎曰：「南將軍，我未將請領丞相教誨，不必修回書，將軍先回，多多拜上大王丞相，總無他說，只是把家兄解送驍門，請罪便了，遂設席待南宮适盡歡而散。次日，南宮适別回周營去了。話說，崇黑虎吩咐副將高定沈圖，點三千飛虎兵，即日往崇城來，又命子崇應鸞、曹州黑虎行兵在路無詞，一日行至崇城，有探馬報與崇應彪，應彪領衆將出城迎接，黑虎應彪馬上欠背打躬，口稱叔父曰：「姪男甲冑在身，不能全體，黑虎曰：「賢姪，吾聞崇城伐崇，特來相助，崇應彪感謝不

盡遂並馬進城入府，上殿行禮畢，崇黑虎問其來伐原故，應彪答曰：「不知何故，攻打崇城，前日與西伯會兵，小姪失軍，失將，今得叔父相輔，乃崇門之幸也，遂設宴款待，一宿不提。次日黑虎點三千飛虎兵，出城至周營寨，南宮适已回過于牙子牙正坐，忽報崇黑虎請戰于牙，南宮适出，南宮适結束來至陣前，看黑虎怎生裝束。九雲冠，寶劍，青金甲，霞光吐，大紅袍，上現團龍，勒甲鐵鏈，攬九股豹皮囊，內插狼牙，龍角弓，彎三五尺，坐下火眼金睛獸，鞍上橫拖兩柄斧，曹州威鎮列諸侯，封神南嶽崇黑虎，髯虎面如鍋底，海下一部落腮，紅鬃，兩道黃眉，金神雙鬘，來至軍前，風聲大叫曰：「無故恃強，犯界，怎殺猖狂，非王者之師。」南宮适曰：「崇黑虎汝兄，強貫天下，陷害忠良，殘虐善類，古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道罷，舉刀直取黑虎手中斧，急架相還，戰馬相交，刀斧併起，戰有二十回合，黑虎在騎上，暗對南宮适曰：「末將只見這一陣，只等把吾兄解到行營，再來相見。」將軍收下陣去，罷南宮适曰：「領君侯命，隨掩一刀，殺馬就走。」大叫：「崇黑虎，吾不及你了，休來趕我。」黑虎亦不趕，掌鼓，勸營，話說，崇黑虎在城上，敵樓觀戰，見南宮适敗走，黑虎不趕，忙下城迎著，應彪曰：「叔父今日會兵，為何不敵神魔，拿南宮适，黑虎曰：「賢姪，你年幼，不知事體，你不聞姜子牙乃崑崙山上之客，我用此術，他必能識破，轉為可惜。」且勝了他，再作區處。」二人同至府前，下馬上殿坐下，共議退兵之策，黑虎道：「你修一表，差官往朝歌見天子，我修書請你父親來，設計破敵。」應彪文王可憐，大事可定，應彪從命，修表差官併書，一齊起行，且說，使命官一路無詞，過了黃河，至孟津，往朝歌來，那一日進城，先來見崇侯虎，兩邊的家人，都干歲，家將採榮到了，崇侯虎命進來，採榮叩頭，侯虎曰：「你來有甚麼話說？」採將黑虎書呈上，侯虎拆書，弟黑虎百拜玉兄麾下，蓋聞天下諸侯，彼此皆兄弟之屬，孰意西伯姬昌不道，聽妾尚之說，無端架短，言玉兄，怨大過深，起孤寡之師，入無名之誘，伐崇城甚急，應彪出敵，又損兵折將，弟聞此事，星夜進兵，連敵三陣，未見勝負，因差官上達玉兄，啟奏村王，發兵剿除奸，離清西土，如今事在燃眉，不可緩，弟候兵臨，共破西黨，崇門幸甚，弟黑虎再拜上，陳侯虎看罷，拍案大罵西伯曰：「老賊，你逃官欺主，罪當誅戮，聽上幾番欲要伐你，我在其中，尚有許多委曲，今不思感恩，反致欺侮，若不殺老賊，勢不回兵，遂穿朝服進內殿，朝見村王，村王曰：「昌黎有大罪，逃官負孤，又敢凌虐大臣，殊為可恨，爾昌不受本土，滋生異端，領兵伐臣，張揚過惡，望陛下為臣作主。」村王曰：「昌黎有大罪，逃官負孤，又敢凌虐大臣，殊為可恨，爾先回故地，俟再議。」將提兵，協同副將，侯虎領首先回，且說，崇侯虎帶個人馬三千，擊了朝歌，一路而來，有詩為證：三千人馬疾如風，侯虎威嚴自姓崇，孩兒如山神鬼怒，勸君土木士民窮，一家嫡弟施謀略，拿解行營請越功，誓願到頭終有報，衣襟血染已成空，且說，崇侯虎人馬，不一日到了崇城，報馬來報崇侯虎，黑虎暗令高定，你領二十名刀斧手，埋伏城門裏，聽我部下劍聲響處，與我把大王爺拿下，解送周營，候門會齊，又令沈岡等，我出城迎大干讓去，你把大干家眷，拿到周營候門，等既吩咐已定，方回崇城，應彪出城迎接，行三里之外，只見侯虎前隊已到，有探馬報入行營曰：「二大王同殿下，候門接駕，候儀。」

虎馬出幃門，笑答言曰：賢弟此來，愚兄不勝欣慰，又同感彰三人同行，方進城門，黑虎將腰下劍拔出鞘，一聲響，只見兩邊家將一擁上前，將侯虎父子二人拿下，縛縛其臂，侯虎大叫曰：好兄弟，反將長兄拿下者何也？黑虎曰：長兄，你位極人臣，不修仁德，惑亂朝廷，屢害萬姓，重刑斃刑，監造塵臺，惡貫天下，四方諸侯，欲同心剿滅崇姓，文王奮至，爲我崇氏分辯賢愚，我敢有負朝廷，將長兄拿解問官定罪，我不過只得罪於祖宗，猶可，我豈肯得罪於天下，自取滅門之禍，故將兄送解問官，再無他說，侯虎長嘆一聲，再不言語，黑虎將侯虎父子送解問官，至幃門，侯虎又見元配李氏，同女站立，侯虎父子見了，大哭曰：豈知親弟惡兄，一門盡絕，黑虎至幃門下，探馬報進中營，子牙傳令請，黑虎至轅行轅，子牙迎上樓曰：賢侯大義，感戴劇除，君侯乃天下奇丈夫也，黑虎躬身謝曰：感丞相之恩，手札降臨，照明行阻，領命遵依，故將不仁之家兄，拿解幃門，聽候軍令，子牙傳令請文王上帳，彼時文王至，黑虎進轅，口稱大王，文王曰：呀，原來崇二賢侯爲何至此，黑虎曰：不才家兄逆天爲命，造惡多端，廣行不仁，殘虐善良，小弟今將不仁家兄，解至幃門，請令施行文王聽罷，其心不悅，沉思，是你一胞兄弟，反陷家庭，亦是不義，子牙在傍言曰：崇侯不仁，黑虎率書討逆，不避骨肉，眞忠良君子，慷慨丈夫，古語云：善者鄙，惡者禍，天下惡侯虎，恨不得生啖其肉，三尺之童，聞而切齒，今共知黑虎之賢名，人人悅而心服，故曰好歹賢愚，不可一例而論也，子牙傳令，將崇侯虎父子推來，衆士卒將崇侯虎父子簇擁，推至中軍，雙膝跪下，正中文王，左邊子牙，右邊黑虎，子牙曰：崇侯虎，惡貫滿盈，今日自犯天誅，有何理說，文王在傍有意，不忍加誅，子牙下令，速斬首回報，不一時，推將出去，實露廬一屋，侯虎父子二人首級斬了，來獻中軍，文王自不會見人之首級，疑見殿上來，嚇得魂不附體，將袖掩面曰：駭殺眞家，子牙傳令將首級，就令幃門，有詩爲證：獨霸朝歌恃已強，梟君貪酷害忠良，誰知惡孽終須報，梟首幃門是自己，話說斬了崇家父子，還有崇侯虎，元配李氏，併其女兒，黑虎請子牙發落，子牙曰：令兄積罪，與元配無干，況且女生外姓，何忍之有，若侯將令嫂與令姪女，分爲別院，衣食之類，若伊輩之無使，缺乏，是在君侯，今曹州司令將把守，坐鎮崇城，便是一國，萬無一失矣，崇黑虎隨釋其嫂，依子牙之說，請文王進城，齊府庫，清戶口，文王曰：賢侯，令兄既死，即賢侯之掌握，何必孤行，如兄說此，告歸黑虎，再三款留不住，有詩曰：自出碼頭爲首相，酬恩除暴伐崇城，一封書到擒侯虎，方顯飛熊著著名，話說文王子牙，辭了黑虎，回兵往西岐來，文王自見斬了崇侯虎的首級，文王神魂不定，身心不安，鬱鬱不樂，一路上茶飯懶頓，睡臥不寧，合眼難睡，又見崇侯虎，立於面前，驚疑失神，那一日，兵至西岐，衆文武迎接文王入宮，彼時路上有疾，用醫調治，服藥不效，按下不表，話說崇黑虎，獻兄周營，文王於崇侯虎父子梟首示衆，崇城已屬黑虎，北邊地方，俱不服朝歌，其時有報到朝歌，城文書房微子看本，看到崇侯虎，被文王所誅，崇城盡屬黑虎所佔，微子喜而且憂，喜者喜侯虎罪不容誅，死當其罪，憂者憂黑虎獨佔崇城，終非良善，西伯獲辜征伐，必欲剪商，此事重大，不得不奏，便拘本來奏紂王，紂王看本，怒曰：侯虎屢感大

功一旦被叛臣誅戮，情殊痛恨，傳旨命靈兵將，先伐西岐，拿曹侯洪黑虎等，以正不臣之罪。旁有中大夫李仁進禮稱臣，奏曰：「崇侯虎雖有大功於陛下，實奈寄於萬民，結太惡於諸侯，人人切齒，個個傷心。今被西伯珍滅，天下無不謳歌。况大小臣工，無不言陛下寵信讒佞，今爲諸侯父生異端，此言恰中諸侯之口。願陛下將此事徐圖之，如若急行，文武以陛下寵愛侍，以諸侯爲讎，侯虎雖死，如疥癬一般。天下東南，誠爲重務，願陛下裁之。」紂王聽罷，沈吟良久，方息其念。按下紂王不表，且說文王病勢，日日沉重，有加無減，看看危篤。文武問安，非止一日。文王傳旨，宣丞相進宮，子牙入內殿。丞相進宮，子牙入內殿。老臣妾向奉旨入內殿，問候大王貴體安否。文王曰：「孤今召卿入內，並無別論，孤居西北，坐鎮一方，統二百鎮諸侯元首，感蒙聖恩不淺。方今雖則亂離，况且還有君臣名分，未至乖離。孤伐侯虎，雖得勝而歸，於心實有未安。今明君在上，不棄天子，而自行誅戮，是自尊也。况孤與侯虎一般爵位，孤竟專殺，大罪也。自殺侯虎之後，孤每夜聞悲泣之聲，合目則立於榻前，吾知不能久立於陽世矣。今日請卿入內，孤有一言，切不可忘。倘吾死之後，縱君惡貫滿盈，切不可聽諸侯之說，以臣伐君。丞相若違背孤言，其中不好相見。道罷，淚流滿面。子牙跪而啟曰：「臣荷蒙恩寵，身居相位，敢不受命者負君言，即係不忠。君臣正論，間忽殿下，姬發進宮問安。文王見姬發至，便問曰：「吾兒來此，正逐孤嗣，姬發行禮畢。文王曰：「我死之後，吾兒年幼，恐妾聽他人之言，肆行征伐，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爲，以成臣弑君之名。你過來，拜子牙爲尙父，早聽聽其指教。今聽丞相即如說孤也，可請丞相坐而拜之。姬發請子牙上坐，即拜爲尙父子牙叩首榻前，泣曰：「臣受大王重恩，雖肝腦塗地，粉骨捐軀，不足以酬國恩之萬一。大王切莫以臣爲慮，當宜保重龍體，不日自愈矣。文王謂子牙曰：「商雖無道，吾乃臣子，必當恪守其職，每得僭越遺戮，後世謫愛弟兄，個個萬死，吾死亦不爲恨。又曰：「見着不忘，時至勿疑，去非勿慮。此三者乃修身之道。治國愛民之大略也。姬發再拜受命。文王曰：「孤棄紂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觀天顏，直諫再不能演八卦爻，風化民也。言罷，遂薨。亡年九十七歲。後諡爲周文王。時商紂王二十年仲冬也。實美文王德，雖然出衆，侯際遇香君時，小心翼翼求，商都三進諫，爻里七年凶，卦發先天，周易傳世後周，飛熊來入夢，丹鳳出鳴州。仁風光后，德業繼公劉。終守人臣節，不逞伐商謀。萬古岐山下，難爲西伯傳。話說西伯文王，歸於白虎殿，停喪百官共議嗣位。太公望、辛棄臣、奉姬發嗣立，爲周主。武王葬父既畢，尊子牙爲尙父。兵餘百官，皆加一級。君臣同心，禮志述事，盡先王之政。四方附庸之國，皆行朝貢。西土二百鎮諸侯，皆率王化。且說汜水關，總兵官韓榮，見得邊報，文王已死，愛尙立太子姬發爲武王，榮大驚，忙修本，差官往朝歌奏事。使命一日進城，將本下於文書房。時有上大夫姚中見本，與殿下微子共議，姬發自立爲武王，其志不小。意在諸侯，此事不可不奏。微子曰：「姬先生天下諸侯見當今如此荒淫，逃奸退忠，各有無君之心。今姬發自立爲武王，不日自有鼎沸山河，擾亂乾坤之事。今就將本面君，昏君決不以此爲慮，總是無益。姚中曰：「老殿下，言雖如此，各盡臣節。姚中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不知凶

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周紀激反武成王

君愛臣妻自不良

綽常汚嫉任武王

只知蔡后妖言惑

不信黃妃直誅區

烈婦清貞成個是

昏君愚昧落橋殃

今朝逼反擎天柱

穩坐周家世世昌

話說絳中上摘星樓見駕早紉王曰卿有何表章絳中曰西伯姬昌已死姬發自立爲武王頒行四方諸侯歸心者甚多將來爲禍不小臣因見邊報甚是恐懼陛下當速興師問罪以正國法若緩怠不行則其中觀望者皆效尤耳紉王曰紉姬發一黃口稚子有何能爲之事絳中奏曰發雖年幼妾尚多謀南宮適宜生之輩謀勇俱全不可不預爲防紉王曰卿之言雖有理料妾尚不過一爾士有何作爲遂不聽絳中知紉王欲在不行隨下殿嘆曰誠商者必姬發矣頃且不喪時光迅速不覺又是年終次年乃紉王二十一年正月元且之辰百官朝賀畢聖駕回宮大凡元且日各王公併大臣的夫人俱入內朝賀正宮蘇皇后各親王夫人朝賀畢出朝稱因此起且說武成王黃飛虎的元配夫人賈氏入宮朝賀二則西宮黃妃是黃飛虎的妹子姑嫂一年會此一次必須款洽半日故賈夫人先往正宮來宮人報說娘娘賈夫人候旨姐已問曰那個賈夫人宮人敢讓黃飛虎元配賈夫人姐已暗暗點頭飛虎的恃強助勢神靈抓壞我面門今日你一般妻子賈氏也入吾園套佛旨宜賈氏入宮行禮朝賀畢娘娘賜坐夫人謝恩姐已曰夫人青春幾何賈氏取娘娘臣妾虛處四九姐已曰夫人長我八歲還是我姊姊我蘇氏與你結爲姊妹如何賈氏奏曰娘娘乃萬乘之尊臣妾乃一介之婦豈有蘇鳳配山雞之理姐已曰夫入太謙我錯椒房之貴不過蘇侯之女你位居武成王夫人况且又是國戚何卑之有佛旨排宴款待賈氏姐已曰夫人居下傳盃共飲酒不過三五巡宮宮散娘娘執到賈氏稍忙奏曰娘娘將妾身置於何地姐已曰姊姊不妨可往後宮避之賈氏果進後宮姐已按鴛鴦殿上紉王見有疑席問曰卿與何人飲酒姐已奏曰妾身陪武成王夫人賈氏飲酒紉王曰賢哉姐已佛旨換席紉王與姐已把盃姐已曰陛下可曾見賈氏之容貌乎紉王曰卿言妾矣君不見臣妻禮也姐已曰君固不可見臣妻今賈氏陛下國戚許成王妹子現在西宮既爲內戚見亦何妨外邊小民姑夫舅母共飲乃常事耳陛下暫請出宮別殿少憩待妾誑賈氏上摘星樓那時賜臨使賈氏不能迴避賈氏果然天姿國色萬分妖嬈紉王大喜退於偏殿且說姐已來請賈氏賈氏謝恩告出姐已曰一年一會今與姊姊往摘星樓看景一會何如賈氏不敢違命只得相隨往摘星樓來姐已設計陷忠貞賈氏樓前命自溲名節以全清白信簡編劇烈有誰倫姐已攜賈氏上得樓來行至九曲欄杆望下一看又見黃盆內蛇蝎蜂蟻骷髏白骨堆堆梁梁着實難看酒池中悲風凜凜肉林下寒氣森森賈氏對姐已曰敢娘娘此樓下設此池沼坑穴爲何姐已曰宮中大弊難除故設此刑名曰黃盆官人有犯者剥衣縛身送下此坑裏此

蛇蝎賈氏聽此，魂不附體。姐已傳旨，擺上酒來。賈氏告辭，決不敢領。娘娘盛意，姐已曰：「我曉得，你還要往西宮去，略飲數盃，也是上樓一番。」賈氏只得依從，且不說賈氏在樓上，且說西宮黃妃寢官打聽賈夫人入宮朝賀，姑嫂骨肉，只此一年，一會黃妃倚宮門而候，差官回覆曰：「賈夫人隨蘇娘娘上摘星樓去了。」黃妃大驚，姐已乃妬忌之婦，嫂嫂為何隨此賤人，忙差官往樓下打聽，話說姐已賈氏正飲酒時，宮人來報，駕到。賈氏着忙，姐已曰：「姊姊莫慌，請立於欄杆外邊，等駕昇畢，姊姊下樓，何必着忙。」果然賈氏立在欄杆外邊，村王上樓，姐已禮畢，村王坐下，故問曰：「欄杆外立者何人？」姐已曰：「武成王夫人賈氏。」賈氏出笏見禮，姐已曰：「賜卿平坐。」賈氏立於一旁，村王偷眼看賈氏姿色，果然生成端正，長就嬌容，昏君傳旨賜坐。賈氏奏曰：「陛下國母，乃天下之主，臣妾焉敢坐。」臣妾該萬死，姐已曰：「姊姊坐下，何妨？」村王曰：「御妻為何稱賈氏為姊姊？姐已曰：「賈夫人與妾結拜姊妹，故稱姊姊，乃是皇姨，便坐下，何妨？」賈氏自思，今入了蘇姐已圈套，賈氏俯伏奏曰：「臣妾進宮朝賀，乃是恭上陛下，亦合禮下，自古道：君不見臣妾禮也。」願陛下賜臣妾下樓，感聖恩於無極矣。」村王曰：「皇姨禮而不坐，朕立奉一盃如何？」賈氏面紅赤紫，怒髮冲霄，自思我的丈夫何等之人，我怎肯今日受辱？賈氏料今日不能全生，村王執一盃酒，笑容可掬，來奉賈氏，賈氏已無退處，用手抓盃，望村王劈面打來，本罵昏君，我丈夫與你助江山，立奇功三十餘年，不思酬功，今日信蘇姐已之言，欺辱臣妾，昏君，你與姐已賤人，不知死於何地？村王大怒，命左右拿下。賈氏大罵曰：「誰敢拿我轉身一步？」走近欄杆前，大叫曰：「黃將軍，妾身與你舍其名節，只可憐我三個孩兒，無人看管，這夫人將身一跳，撞下樓來，粉骨碎身，有時為證。」朝賀中宮起禍殃，夫人貞潔樓樓亡。村王失政忘君道，烈婦存誠取自涼。西伯說言招國瑞，殷商又遺失金湯。三三兩兩兵戈動，八百諸侯起戰場。話說村王見賈氏墜樓而死，好憐憫平地風波，悔之不及，且說黃妃的差官打聽信息，忙報西宮，啟娘娘其禍不淺。黃妃曰：「有甚慶福事，差官報道？」賈夫人墜了摘星樓，不知何故？黃妃大哭曰：「姐已發賤，與昏兄有隙，今將吾嫂嫂陷害無辜，黃妃步行，往摘星樓下，逼上樓，指定村王罵曰：「昏君，你成湯社稷虧誰，我兄與你東拒海寇，南戰夷虜，掌兵權一點丹心，佐國家未敢安枕，我父黃演鎮守界牌關，訓練士卒，日夕勞苦，一門忠烈，報國憂民，今元且進守朝廷國禮，進宮朝賀，乃敬上守法之臣，任情發賤，誣彼上樓，昏君，你要色不分綱常，絕滅彝倫，你有辱先王，污名簡冊，村王被黃妃罵得默無言，又見姐已側坐，黃妃指姐已罵曰：「賤人，你在亂深宮，盡惑天子，我嫂嫂被你陷害，痛傷骨髓，趕上一把，抓住姐已，黃妃原有氣力，乃將門之女，把姐已拖翻在地，捺在塵埃，手起拳落，打了一三十下，姐已雖然是妖怪，見村王坐在上面，有本事，也不敢用出來，只叫陛下救命，村王看黃妃打姐已，心有偏向，忙上前解勸，村王曰：「不干姐已事，你嫂嫂觸朕自愧，故投樓下，與姐已無干。」黃妃急忿之間，不暇檢點，回手一拳，誤打着村王臉上，好昏君，你還來替賤人遮掩，打死了姐已，與嫂嫂償命，村王大怒，罵賤人，敢將朕打一拳，一把抓住黃妃後鬢，一把抓住宮衣，捉起來，村王方

大望摘星樓下一掉，可憐香消玉碎佳人絕。粉骨殘軀血染衣，紉玉碎了黃妃下樓，獨坐無言，心下甚是懊恨，只是不好埋怨。且說賈氏侍兒隨夫人往宮朝賀，只在九間殿等候，到了晚也不見出來，只見一內使問曰：你們是那裏的侍兒？答曰：我們是武成王府裏的隨夫人朝賀，在此伺候。內使曰：你夫人摩了摘星樓，黃娘娘爲你夫人辨明，又被天子摔下樓，跌得粉骨碎身，你們快去罷。侍兒聽說，急急回王府來。武成王在內殿同黃飛彪飛豹、黃明、周紀、龍環、吳謙、黃天祿、天爵、天祥三子，元旦良辰歡飲，只見侍兒慌張來報，千歲爺，禍事不小。飛彪曰：有甚麼事？報得這等凶侍兒說：夫人進宮，不知何故，墜了摘星樓，黃娘娘被紉玉摔下樓來，也跌死了。黃天祿十四歲，天爵十一歲，天祥七歲，聽得母親拳棒而亡，放聲大哭。有許爲證，忽聞凶報，滿門驚子，哭兒啼淚若傾，烈婦有恩雖莫負，忠君無愧更當誠。左甥四友俱懷恨，右親三男苦痛。心回，首不堪重，恫恫痛，心只有夜啼鳴，話說飛虎聽得此信，無語沉吟，又見三子哭得酸楚，黃明曰：兄長不必躊躇，紉玉失政，大變人倫，嫂嫂進宮，想必昏昏君看見嫂嫂姿色，君欺臣妻，此事也是有的，嫂嫂也是女中丈夫，兄長何等豪傑，嫂嫂守貞，潔爲夫名，爲子綱常，故此墜樓而死。黃娘娘見嫂嫂死，必定向昏君辨明，紉玉溺愛偏向，把嫂嫂摔下樓，此事再無他議。兄長不必遲疑，君不正，臣投外國，想吾輩南征北討，馬不離鞍，東戰西攻，人不脫甲，若是這等看起來，愧見天下英雄，有何顏立於人世？君既負臣，臣安能長仕其國？普等反也。四人各上馬持利刃，出門而走。飛虎見四人反了，自思：難道爲一婦人，竟負國恩之理，將此反聲揚出，難洗清白。黃飛虎即出府大叫曰：四弟速回，就反也。要商議，往何地方投於何主，打點車輛裝載行囊，同出朝歌，爲何四人獨自前去，四將駭罷，回馬至村下馬，進了內殿，黃飛虎持劍在手，大喚曰：黃明等，你道四賊，不思報本，反陷害我合門之禍，我家妻子死於摘星樓，與你何干？你等口稱反字，黃氏一門，七世忠良，享國恩二百餘年，難道爲一女人造反，你借此乘機，要反朝歌，而圖擄掠，你等不思命帶誰，官居神武，盡忠報國，而終成狼子野心，不絕綠林本色耳。罵的四人默默無語，黃明笑曰：長兄，你罵得有理，又不是我們的事，禍他怎的？四人在旁，拾一桌酒吃，四人大笑不止。黃飛虎心下如火燎一般，又見三子哭聲不絕，聽得四人撫掌歡欣，黃飛虎問曰：你們那些兒歡喜？黃明曰：兄長家下有事操心，小弟們心上無事，今元旦吉辰，要酒作樂，與你何干？飛虎氣不過，怒曰：你見我有事，反大笑，這是怎麼說？周紀曰：不滿兄長說笑的是你飛虎道，有甚麼事，與你笑？我官居王位，祿極人臣，列朝班身居首領，披蟒腰玉，有何事與你笑？周紀曰：兄長，你只知官居首領，那曉得祿極身披蟒袍，知者說你仗平生胸襟，位至尊大，不知者只說你倚親姿色，和悅君王，得其富貴，周紀道罷，黃飛虎大叫一聲：斬殺我也。傳家將收拾行囊，打點反朝歌。黃明見兄反了，點一千名家將，車輛四百把，細軟金銀珠寶，裝載停當，飛虎同三子二弟四友臨行曰：我們如今投那方去？黃明曰：兄長，豈不聞賢臣擇主而仕，今西岐武王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共享安康之福，豈不爲美？周紀暗思：方纔飛虎反，是我用計激反了他，若還看破，只怕

不反，不若使他個絕後計再也來不得。周紀曰：此在四鼓出五關，借兵來朝歌城，爲嫂嫂娘報讎。此還是讓着依小弟。見今日就在午門會村王一戰，以見雌雄，你意下如何？黃飛虎心下昏亂，隨口答應曰：也是，大抵天道該是如此。飛虎全裝盔甲，上了五色神牛，飛彪飛豹，同三姪，龍環吳讓，並家將保車轎出西門。黃明周紀同武成王至午門，天色已明，周紀大叫：與村王早早出來，講個明白。如遲，殺進宮闈，悔之晚矣。村王自賈氏身亡，黃妃已絕，自己悔之不及，正在龍德殿懊惱，無可對人言說，直到天明，當駕官啟奏：黃飛虎反了，現在午門請戰。村王大怒，借此出氣，好匹夫，誰敢如此欺侮朕躬？傳旨取披掛，九香八扎，點護駕御林軍士，乘道遙馬，提斬將刀，出午門，怎見得：冲天盔龍騰鳳舞，金鎖甲叩就連環，九龍袍金光晃目，護心鏡前後炸拴紅繩帶，攔成八寶，鞍轡掛竹節鋼鞭，道遙馬追風逐日，斬將刀定國安邦，只因天道該如此。今使君臣會戰，黃飛虎離反今日面君，尚有愧色，周紀見飛虎愧色，在馬上大叫曰：村王失政，君欺臣妻，大肆狂悖，縱使來取村王，村王大怒，手中刀急架相還，黃明走馬來攻黃飛虎，口裏雖不言，心中大憤曰：也不等我分清理濁，他二人便動手殺將起來，飛虎只得開開神牛，一讓三虎，殺在午門，怎見得：有詩爲證：虎鬪龍爭在午門，村王無道敗奔倫，眼前賢士歸明主，目下黎民救遠村，三路有人空執法，五關無路可留關，忠孝至今傳萬載，獨夫遺臭任稱尊，君臣四騎戰三十回合，村王刀法展開，其勢真如虎狼，三員大將，使刀鎗斧，村王抵敵不住，刀尖難舉，拍馬往後將刀一拖，步進午門，黃明要趕飛虎曰：不可三騎踏出午門，來趕家將，一同行走，過孟津不渡，且說：村王敗至大殿坐下，懊悔不及，都城百姓官員，已知武成王反了，家家閉戶，路少人行，又聞天子大發黃飛虎，百官忙入朝見村王問安曰：黃飛虎因何事造反？天子怎肯認錯？乃曰：賈氏進宮朝劉觸怒皇后，自己孽緣而死，黃妃倚仗伊兄，恃強驕辱，正宮推跌下樓，亦是誤傷，不知黃飛虎自己因何造反？殺入午門，深屬不道，諸臣爲朕作還讓，百官聽村王言說，皆默無語，莫敢先立意見，正沉思間，探事馬報進午門曰：聞太師征東海，奏凱回兵，百官大喜，齊辭朝上馬，出郭迎接，只見人馬遠，行至中軍官報入營中曰：啟太師，百官轅門迎接，太師曰：衆官請回午門相會，衆官進城至朝門，見聞太師騎黑麒麟來，衆官躬身，太師曰：列位請了，衆官同進，朝見天子行禮畢，起身不見武成王，太師心下疑惑，奏曰：武成王爲何不來隨駕？村王曰：黃飛虎反了，太師驚問曰：爲何事反？村王曰：元且賈氏進宮，朝賀中宮，觸犯皇后，自知罪戾，負愧擊楫而死，此是自取，西宮黃妃，聽知賈氏已死，忿怒上樓，殿打皇后，辱罵不堪，是朕怒起相讓，誤跌下樓，非朕有意，不知黃飛虎輒敢率衆殺入午門，與朕對敵，幸而未遭毒手，今已攜家反出西門，朕正在此沉思，適太師奏捷，乞與朕擒來，以正國法，太師聽罷，罵聲言曰：此一件事，據老臣愚見，還是陛下有負於臣子，黃飛虎素有忠君愛國之心，今賈氏進宮朝賀，此臣下之禮，豈有無故而死？况攜星樓乃陛下所居，與中宮相間，賈氏因向上此樓，其中必有主使引誘之人，故墮陛下於不義，陛下不自詳察，而有此貞潔之婦，黃嬪娘見嫂死無辜，必定上樓直諫，陛下亦不能

容受，溺愛偏向，又將黃娘娘摔跌下樓，致賈氏忿而死。黃娘娘遭冤，實陛下有負臣子，與臣下何干？况語云：君不正，則臣抄外國。今黃飛虎以報國赤衷，功在社稷，不能榮子封妻，享久長富貴，反致骨肉無辜慘死，情實傷心。乞陛下可赦黃飛虎一愆。大罪待臣追趕飛虎回來，為社稷可保。國家太平，百官在旁齊賀，太師處之甚明，無不飲服。望陛下速下旨，大事定矣。聞太師又曰：此是大子負臣，故當有故。若果飛虎有負君之處，只怕老臣一時之見，還有禮當說者，即行商議，不可有誤。屬事班中閃一員官，乃下大夫徐榮出見，聞太師曰：大夫有何議論？榮曰：太師所言，雖是天子負黃飛虎，而黃飛虎也有忤君之罪。太師曰：大夫何以見得榮曰：君欺臣妻，天子負臣，不顧恩愛，摔死黃娘娘，也是天子失政。黃飛虎豈得率眾殺入午門，豈言天子之罪，與天子在午門大戰，臣節全無，故武成王也有不是。聞太師聽說，乃對諸大臣曰：今諸臣驕驕，只談天子之過，不言飛虎之過。乃傳令吉立徐榮快發飛檄，傳臨潼關佳孟關，齊關三路總兵，不可走了反叛。待老臣趕去拿來，以正國法。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殺

忠良去國運將矣，水學頻仍萬姓災。賢聖太師旋斗柄，奸讒妖孽長蓬梅。

三關海道能留費，四境紛紛草萊。空把遺兵迷白日，彼蒼定數莫相猜。

話說聞太師驅兵追趕出西門，一路上旗旛招展，鑼鼓齊鳴，喊聲大作，不表。且說黃家父子兄弟，過了孟津，渡了黃河，行至滎池縣，縣中鎮守主將張奎，黃飛虎知張奎利害，不敢穿城而走，從城外過了滎池，逕往臨潼關來。家將徐徐行至白鷺林，只聽得後面喊聲大作，滾滾塵起，飛虎回頭一看，却是聞太師的旗號，隨後趕來。飛虎撫鞍嘆曰：聞太師兵來，如何抵敵？我等束手待斃而已。飛虎兒三子天祥，年方七歲，坐在馬上，飛虎暗暗嘆曰：此子幼穉無知，你待何罪也。遂此帶家將來報，敵千歲左邊有一枝人馬到了，飛虎看時，乃齊龍關張桂芳人馬，又報住孟關關家四將，從右邊來了。又見正中聞臨潼關總兵官張鳳兵來。飛虎見四面人馬俱來，思想不能逃脫，要叮一聲，氣沖霄漢。且說清風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因辨仙術，預殺戒下虛宮止謔，待子牙封過神，方上碾輪，因此開遊五嶽，一日，往瀋陽關過，披武成王怨氣，沖開真人足下祥光，真人撥開彩雲，往下一觀，原來是武成王有難，實道不行護救，誰為技濟，真人命黃巾力士，將吾的混元幡遮下，把黃家父子移到瀋陽山中去。待會道了朝歌人馬打發他出關，黃巾力士領法旨，迎元帥一軍，將黃家父子盡移往深山去了。蹤跡全無，且說聞太師大兵趕至中途，前哨報，齊龍關總兵官張桂芳執令，太師傳將令來，桂芳行至軍前，欠身躬候。太師問曰：黃飛虎反出朝歌，必由此關隘，你可曾見否？桂芳答曰：末將不曾見。太師曰：速回詳防關隘，不得遲誤。桂芳得令去訖。又報住孟關關家四將聽令，太師命令來，四天王步行至軍前，口稱：太師，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太師道：黃飛虎曾往住孟關來否？四將

等處不曾見太師傳命，速回佳孟關守禦，協同捉賊。四將得令去訖。又報臨潼關守將張鳳麟令，太師命來，至騎前行禮。太師曰：老將軍，叛賊黃飛虎可曾往關上來否？張鳳麟欠身答曰：不曾見。聞太師令回兵，用心防守。張鳳麟得令去訖。且說太師坐在騎上暗思：俱這飛虎既出西門，過孟津，為何不見三處人馬攔來，俱實不曾見，異哉！異哉！也罷！得吾將人馬，住扎在此，看他往那裏去。且說清虛道德真君在空中看開太師住兵不動，真君曰：若不把開仲兵退回去，黃飛虎怎的出得五關？真君人隨將葫蘆去了，倒出神砂一掬，望東南上一飄天，用先天一氣爐中鍊就成功。少時間，聞太師軍政官來報，說太師、成王、節家將，倒殺往朝歌去了。太師聞報，傳令回兵，慌忙趕殺，連奔瀋池。一路上果見前邊一夥人，簇擁飛走。太師催動三軍趕過了孟津，按下不表。且說真君在婁臺命黃巾力士把滾元庵移出大道，黃家父子兄弟在馬上，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個個馬上揉眉擦眼，定睛看時，四路人馬去得影跡無蹤。黃明嘆曰：吉人有天相，飛虎忙問衆弟兄，方纔人馬俱不知往那裏去了。乘此時速行過臨潼關方好。衆將聽令，速速策馬前行。來到臨潼關，見一校人馬，扎住關營，阻住去路。飛虎令車轡暫停，正要上前打聽，只聽得關上砲聲轟轟，吶喊搦旗。飛虎坐在五色神牛上，只見關兵影裏，全裝甲冑，八扎九吞，怎見得：鳳翅盔壓黃金重，柳葉甲掛紅袍。拴束腰八寶紫金鏤，絨纓雙叩梅花鏡。打將鋼鞭如豹尾，百鍊鎗起寒雲迸。新將刀舉似秋霜，馬走臨崖奪取勝。大紅旗上樹威名，坐鎮臨潼將張鳳。話說鳳鳴聽報，黃飛虎領衆已至關前，張鳳上馬來到軍前大呼曰：黃飛虎出來答話，或成王乘神牛至營前，欠身口稱老叔，小姪乃是雜臣，不能全禮。張鳳曰：黃飛虎，你的父與我一拜之交，你乃村王之股肱，不是國戚，為何造反，辱沒祖宗？今汝父任總帥大權，汝居王位，豈爲一婦人而負君德？今日反叛，如鼠投陷穽，無有昇騰。卽老拙聞知，亦慚愧無地。真是可憐，勸我老拙之言。早下地，跪受縛，無送朝歌。百官有本當與你分個清濁，辨其罪戾。庶幾村王姑念國戚，將往日功勞，贖今日之罪，保全一家性命，如迷而不悟，悔之晚矣。黃飛虎告曰：老叔在上，小姪爲人，老叔盡知村王荒唐酒色，驕奸退賢，顛倒朝政，人民思亂久矣。况若欺臣妻，逆禮悖倫，殺妻滅義，我兵平東海，立大功二百餘場，定天下，安社稷，裂膽披肝，治諸侯，練士卒，神勞形瘁，有所不恤。今天下太平，不念功臣反行不道，而欲臣下傾心聽矣。尚望老叔開天地之心，發慈悲之德，故小姪出關，投其明主。久後結草啣環，補報不遑，不識尊叔意，下何如？張鳳大怒道：好逆賊，敢出此污穢之言，欺吾老邁，手起一刀砍來。黃飛虎將手中鎗架住，老叔息怒，我與老叔皆是一條根子，倘老叔被屈，必定也投他處，總是一條根來，有言，君不正，臣投外國，禮之當然。老叔何苦認真，不行方便？張鳳大罵曰：好反賊，滿口甜舌，一刀劈來。飛虎大怒，縱騎挺鎗，牛馬相交，刀鎗並舉，戰三十回合，張鳳力怯，撥馬便走。飛虎追趕趕來，張鳳聞後鈴響，料飛虎趕來，鳥翅攆掛下刀，搦開戰袍，取百鍊鎗，紫絨纓，得停當，發手打來，怎見得好鎗，裏的好，冰盤大，碗口小，神見愁鬼見怕，傷人心，碎人膽，斃筋骨，真稀少。願手轉持百鍊鎗，暗帶隨身人不曉。大將逢着命難逃，撞着人亡併馬倒。話說張

馬回馬一鎗打來，黃飛虎早鎗將近，用寶劍望上一掠，將繩截爲兩斷，收下張鳳百鎗，張鳳敗進帥府，黃飛虎也不追趕。命家將將車轎圍護營中，就草茵而坐，與衆弟兄商議出關之策。且說張鳳敗進關，坐在殿上，思黃飛虎勇冠三軍，吾老邁少能取勝，倘然走了，吾又得罪於天子。叫蕭銀在那裏，蕭銀上殿，見張鳳曰：末將聽令張鳳曰：黃飛虎力敵萬夫，又收我百鎗，似不可以力敵，你可黃昏時候，與長箭手三千，至一更時分，悄至城營，聽梆子響，一齊發箭，射死反賊，將首級獻上，朝歌謂功方保無虞。蕭銀出府，乃自忖曰：黃將軍昔在都城，我在他麾下，荷蒙提攜，美厲陸用將帥，未曾以不肯相看，今點臨潼副將，我豈敢乞恩，忍令恩主一門，反遭懷禍，我心安忍。蕭銀隨改裝束，暗出行營，黑地潛行，來至黃飛虎營前，問曰：可有人營巡營軍，你是何人。蕭銀答曰：我原是老爺門下蕭銀，特來報機密軍情。巡營軍急進營報知，飛虎命速令進見。蕭銀黑地急見，下拜曰：末將乃蕭門下蕭銀，蒙老爺點發臨潼關，今日張鳳密令末將二更時，帶領撥箭手射死老爺滿門，將首級獻上，朝歌謂功未將自思，背恩欺心，有傷天道，故此改裝先來報知。飛虎聽畢，大驚曰：多感將軍盛德，不然黃門老少死於非命矣。實係再生之恩，何時能報。爲今之計，事屬燃眉，將軍何以教我。蕭銀曰：大王連上馬，領軍擄殺出臨潼關，末將開關等候，事不宜遲，恐機泄有誤。飛虎等急忙上騎，各持兵器，喊聲震動，來勢如猛虎，時方初更，未及二鼓，士卒皆未有備。蕭銀開了拴鎖，黃家衆將一擁殺出關門去了。且說張鳳正坐廳上，忽報黃家衆將闖關殺出去了。張鳳厲聲叫苦曰：是我用錯了人。蕭銀乃黃飛虎舊將，今日串同黃飛虎斬關落鎖而去，情殊可恨。張鳳急上馬提刀來趕飛虎，不防蕭銀乘馬躍在關傍，聽得馬鈴響處，料是張鳳趕來，不期果是張鳳走馬方出關門，蕭銀一戟刺張鳳於馬下，有詩爲證：懷懷英才漢，堂堂忠義漢，只因飛虎反，聽令發千弓，知想行大義，落鎖放離關，戟刺張鳳死，輔佐出臨潼。話說蕭銀殺了張鳳，走馬趕來，大叫：黃老爺慢行，末將蕭銀已刺死了張鳳，大王前途保重，末將如今將臨潼關閣放下了。命兵卒將士娶葬，恐有追兵趕來，再去了關板，可以穩滯時候。及至來時，大王去之已遠，此一別又不知何日再得尊顏。飛虎稱謝曰：今日之恩，不知何日能報，彼此各分路而別。後來蕭銀要會，在十絕陣內，此是後話不表。且說黃飛虎離了臨潼八十餘里，行至潼關，潼關守將陳桐有探馬報到，黃飛虎同家將至關，扎住了行營。陳桐笑曰：黃飛虎，你指望成湯王位，坐守千年，一般也有今日。傳令將人馬掛開陣勢，阻住咽喉。陳桐全身披掛，結束整齊，打點擒拿飛虎。且說黃飛虎扎住行營，問守關主將何人。周紀曰：乃是陳桐，黃飛虎半響不言，長吁曰：昔陳桐在我麾下，有事犯吾軍令，該梟首級，衆將苦免，後來准立功贖罪，今調任在此，與吾有隙，必報昔日之恨。如何處治。正沉思間，只聽外邊吶喊之聲甚急，飛虎上了神牛，提鎗至營前，只見陳桐擺武揚威，用戟指曰：黃將軍請了，你曾享王爵，今日爲何私自出關。吾奉太師將令，久候多時，乞早下馬，解送朝歌，免生他說。飛虎曰：陳將軍差矣，盈虛消息，乃世間常情。昔日你在吾麾下，我一片誠心，待如手足，後汝犯罪，是你自取，吾亦聽衆人而免你之罪，立功自贖，我亦不爲無恩。今當面辱

香，莫非欲報昔日之恨麼？快放馬來，你三合贏得我，便下馬受縛，言罷，搖鈴直取。陳桐將鎗戟相迎，二騎相交，雙兵共舉，一場大戰，只殺得四下陰雲慘慘，八方殺氣騰騰，長鎗閃得亮如銀，畫戟寒搖擺動，槍挑前心兩脅，戟刺眼角眉邊，咬牙切齒，面紅紅地，府天關搖動。話說二將撥馬往來，衝突二十回合，陳桐非飛虎敵手，料不能勝，掩一戟撥馬就走。飛虎怒氣冲天，大喝一聲，誓拿此賊，以泄吾恨。策前趕來，陳桐聞後，策鈴響處，料是飛虎趕來，掛下鎗戟，取火龍標拿在手中。此標乃異人斃後，出手燭生，百發百中，一標打來，飛虎叫聲不好，躲不及，一標從脊下打來，可憐萬丈神光從此滅，將軍掙下鞍駒來，標發飛烟，燭光華似異珍，遂將穿心過，中馬倒埃塵，安邦無價寶，治國正乾坤。今日傷飛虎，萬死落沉淪。黃飛虎被火龍標打下五色神牛，黃明周紀見主帥落騎，催馬向前，大喝，勿傷吾主，待吾來也。兩騎馬，兩柄斧，飛來直取，陳桐將鎗戟急架相迎，飛虎將飛虎救回時，已是死了。二將被陳桐，恨不得將陳桐碎屍萬段。陳桐一戰就走，二將為飛虎報讎，催馬趕來，陳桐又發標打來，把周紀一標打落馬下。陳桐勒回馬，欲取首級，早有黃明馬到，力戰陳桐。陳桐見已勝二人，便回營，殺進營去了。且說飛虎把飛虎屍骸救回，三子見父死，大哭。黃明將周紀也停在荒郊草地，衆家將無不傷感。家將見死了二人，心下無所，前無所往，退無所歸，羊觸籬籬，進退兩難，正在慌亂之間，不表。話說濟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在碧雲床這元神，忽心下一驚，道人袖裏袍指一算，早知黃飛虎有厄，道人忙命白雲童子請你師兄來。白雲童子即時請一位道童，生的身高一尺，面似羊脂，眼光暴露，虎形豹眼，頭挽抓髻，腰束麻纏，腳登草履，手裏攔前下拜，口稱師父。喚弟子那裏使用？真君曰：你父親有難，你可下山走一遭。黃天化答曰：師父，弟子父親是誰？真君曰：你父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今在瀛關被火龍標打死，着你下山，一則救父，二則你父子相逢，久後仕周，共扶王業。天化聽罷，問曰：弟子因何到此？真君曰：那一年，我往離嶺山來，脚踏祥雲，被你頂上殺氣，沖入雲霄，阻我雲路。我看時，你纔三歲，見你相貌清奇，後有大貴。故此帶上山來，今已十五載。你父親今日有難，該我救他。我故教你前去，真君先把花籃兒與天化拿了。又將一口劍付與吩咐，速去救父。天化方欲問故，真君曰：若會陳桐，須得如此如此，方可保你父出瀛關，不許你同往西岐，可速回來。終有日相會。天化領師父嚴命，叩頭下山，出了紫陽洞，卷了一撮土，望空中一撒，駕土遁往瀛關來。迅速如風，父子相逢，瀛關大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黃天化瀛關會父

五道玄功妙莫量

隨風化氣涉蒼茫

須臾歷遍閻浮世

頃刻遊遊秦嶽邱

救父豈辭勞頓苦

除魔不怕虎與狼

瀛關父子相逢日

盡是岐周美棟梁

話說黃天化借土遁，候將來瀛關，落下塵埃，時方五更，只見一簇人馬，圍繞一盞燈，高挑空中，又聽得悲悲切切，哭泣之

齊天化走至一簇人前，黑影內有人問曰：你是何人，來此探聽軍情？天化答曰：貧道乃齊寧山紫陽洞鍊氣士是也，知你大王有難，特來相救。快通報家將聞言，報知二爺，飛彪急出營門，燈下觀看，見一道童，着黃巾，整冠，只得有西江月爲證。頂上抓髯，鬚眉，道袍大袖，迎風，絲線，即結，按離，震足，下麻鞋，珍重，花籃內藏玄妙，背懸寶劍，許光，潘郎父子，得相逢，方顯顯，有話說，黃飛彪出來，迎請道童，一見，舉止，相貌，恍如，飛虎。飛彪忙請裏面相見，那道童進得營中，與衆將相見，學飛彪問曰：道者此來，若救得家兄，實是再生父母。道童曰：大王在那裏，飛彪引道童來看，走至後營，見飛虎臥在氈毯上，仰面朝天，面如白紙，閉口無言。黃天化看見，點鋼，暗暗嘆曰：父親，你名在何方，利在何處，身居王位，一品當朝，爲其來由，這等狼狽。天化見還有一個睡在傍邊，天化問曰：那一位是誰？飛彪曰：是合結義兄弟，也被陳桐標打死的。天化命滿中取水來，不一時水到，隨向花籃中取出藥，用水研開，把劍擡開，上下牙關，撬入口內，送中黃走三關，透四枝，須臾轉八萬四千毛竅，又用藥擦在傷處，上有一個時辰，只見黃飛彪大叫一聲，疼殺去也。睜開雙目，只見一個道童，坐在草茵之上。飛虎曰：莫非冥中相會，如何有此仙童？飛彪曰：若非道者，長兄不能回生。飛虎聽罷，隨起拜謝曰：飛虎何幸，今蒙道長憐憫，救回生。黃天化垂淚跪在地上曰：父親，若非別人，是你三歲兒在後花園不見的黃天化。飛虎與衆人聽罷，驚曰：原來是天化孩兒前來救我，不覺又是十有三年。飛虎問天化曰：我兒在那座名山學道？天化泣而言曰：孩兒在齊寧山紫陽洞吾師是清虛道德真君，見孩兒有出家之分，把我帶上高山，不覺十有三載，今見三個兄弟，又見三位叔叔，馬記也救得返本還元，一家相聚。天化前後一看，却不見母親賈氏。天化原是聖神，性如烈火，一時面發通紅，向前對飛虎曰：父親，你好狠心，把牙一咬，飛虎曰：我兒今日相逢，何故突出此言？天化曰：父親既反朝歌，兄弟却都帶來，獨不見吾母親何也？他是女流，倘被朝廷拿問，露而拋頭，武成王體面何在？飛虎聞說，頓足流淚，哭曰：我兒，言之痛心，你父親爲何事而反？爲你母親元旦朝賀，蘇后因看欺，因妻你母親，守貞，漢辱，君自磨，擗，辱，樓，而，死，你，始，娘，爲，你，母，親，直，諫，被，封，王，梓，下，樓，來，跌，粉，粉，骨，碎，身，俱，死，非，命，今，苦，不，勝，言。天化聽罷，大叫一聲，氣死在地。衆人慌忙急救，醒時，天化滿眼垂淚，哭得如醉如痴。大叫曰：父親，孩兒也不去齊寧山上學道，且殺到朝歌，爲母親報讐，咬牙切齒，正笑間，忽報陳桐在外請戰，飛虎聽報，面如土色。天化見父親慌忙止淚，答曰：父親出去，有孩兒在此，不妨。飛虎只得上了五色神牛，金鈔鎧甲，出得營來，叫曰：陳桐還吾夜來一標之舖，陳桐見飛虎，宛然無恙，心下大疑，又不敢問，只得大叫曰：反臣慢來，飛虎曰：匹夫，你將標打我，豈知天不絕吾，縱牛搗鎗，直取陳桐，陳桐將戰急架相還，二騎相交，大戰十五回合，陳桐撥馬便走，飛虎不趕。天化叫曰：父親，趁這匹夫，有兒在步，何懼之有？飛虎只得趕將下來，陳桐見飛虎追趕，發標打來，天化躍將花籃對着火龍標，那標盡投花籃內，收將去了。陳桐見收了火龍標，大怒，勒回馬復來戰飛虎，後一人大叫曰：陳桐匹夫，我來了。陳桐見一道童助戰，呀，原來是你收我神標，破吾道術，怎肯干休。縱

馬搖鞍來挑天化，天化忙將背上寶劍，執在手中，照陳桐只一指，只見劍尖上一道星光，有灑口大小，飛至陳桐面上，陳桐首級已落於馬下。有詩單道：寶劍好處，非劍非劍亦非劍，乃是乾元百鍊精，變化無形真妙用，要知能殺亦能生。話說天化此劍乃清虛道微真君鎮山之寶，名曰莫邪寶劍，光華閃出人頭，即落，故陳桐逃此劍自絕。陳桐已死，黃明周紀家將，一疊喊，斬拴落鎗，殺散軍兵，出了瀟關。黃天化辭父歸山，拜了父親，同兄弟後行，前途保軍飛虎曰：我兒，你爲何不與我同行？天化曰：師命不敢有違，必欲回山。飛虎不認弱子，嘆曰：相逢何太遲，別離須甚早。此一別，何時再會？天化曰：不久往西岐相會。父子兄弟，洒淚而別，不說天化回山。且說黃家父子，離了瀟關八十餘里，行至穿雲關不遠，穿雲關守將乃陳桐的兒陳梧，守把敗軍，先已報知陳梧，聽得飛虎殺了兄弟，急得三尸神爆燥，七竅內生烟，欲點兵聚將，發兵爲弟報仇。內中一人言曰：主將不可造次，黃飛虎乃勇冠三軍，周紀等乃能罷之將，官不敵業，弱不拒強，二爺勇猛，况已枉死，以愚意觀之，當以智擒。若妻力戰，恐不能取勝，倘有不測，陳梧恐偏將覆申之言，乃曰：賀將軍言雖有理，計將安出？賀申曰：須得如此如此，不用張弓挾矢，可絕黃氏一門也。陳梧大喜，依計而行。傳令如黃飛虎到關，須當速報，不一時，有探事馬報到黃家人馬來了，陳梧傳令掌金鼓，衆將上馬迎接武成王黃飛虎，只見飛虎坐在騎上，見陳梧同衆將身不披甲，手不執戈，迎來，馬上欠身，口稱大王，飛虎亦欠身言曰：特以黃飛虎罪犯朝廷，被反出關，今蒙將軍以客禮相待，感德如山，昨又爲令弟所阻，故有殺傷將軍，若念飛虎受屈，此一去倘得好處，決不敢有忘大恩也。陳梧在馬上答曰：陳梧知大王數世忠良，赤心爲國，今乃是君負於臣，何罪之有？吾弟陳桐，不知分量，抗阻行車，不識天時，理當誅戮，末將今設有一飯，請大王暫停鸞輿，少納末將虛意，則陳梧不勝幸甚。黃明馬上嘆曰：一母之子，有愚賢之分，一樹之葉，有酸甜之別，似這等觀之，陳將軍勝其弟多矣。黃家衆將，只得陳梧之言，一齊下馬。陳梧亦下馬，請黃大人入帥府，衆人相讓至殿，行禮依次序坐。陳梧傳令，擺上飯來，飛虎謝曰：雖臣蒙將軍盛賜，何以克當，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報萬一耳。衆將用罷飯，飛虎起身謝陳梧曰：將軍若發好生憐隱之心，敢煩開關以度孽命，他日御環決不負，陳梧帶笑欠身而言曰：末將知大王必往西岐，以投明主，他日若有會期，再圖報効，今具有水酒一杯，莫負末將芹敬。大王勿疑，並無他意。黃飛虎曰：將軍雖愛念吾，俱是武臣，被屈逃難，賢明自是有見，亮既承將軍設盛筵，雖不致辭，陳梧忙傳令擺設酒席，奏樂賓客交歡，不覺日已沉西，黃飛虎出席告辭，承蒙雅賜，恩同泰山，難留若有寸進，決不忘今日之德。陳梧曰：大王放心，末將知大王一路行來，未安枕席，鞍馬稍倦，天色已晚，草榻一宵，明日早行，料無他事。飛虎自思：雖是好意，但此處無可宿之地，又見黃明道：長兄，陳將軍既有高情，明日去也無妨。黃飛虎只得飯強應承，陳梧大喜，梧曰：末將當得再陪幾杯，恐大王連日困勞，不得安睡。大王且請暫歇，末將告退，明早再爲擺餚。飛虎深謝，送陳梧出府，命家將把車輛推進府，廊下堆塊起來，家將掌上畫燭，衆人安歇去訖，都是一路上辛苦，跋涉動勞，一個

倒個頭顱，鼻息之聲如雷。黃飛虎坐臥不寧，思前想後，兜底上心，長吁一聲，嘆曰：「天我黃氏一門，七世商臣，豈知今日如此，而做劫亡之客，我一點忠心，惟天可秉，只是昏君欺滅臣妻，殊爲痛恨，碎死吾妹，切骨傷心。老天呵，若是武王肯容納我，等借兵定伐無道，飛虎把牙一咬，作詩云：『七世忠良成畫餅，誰知今日入西岐；五關有路真難厄，三戰無君豈妄爲；飛鳥失林，家已破，故人得，竟念先疑。』」

林天若遂平生志，兵入朝歌血戰時。話說黃飛虎作詩完畢，聽得蓋樓一鼓獨坐無聊，不覺又是二更，催來飛虎思想，王封卷翼，玩設畫堂，錦堆繡閣，何等富貴，豈知今日置身無地，又聽三更鼓打，飛虎曰：「我今日怎的睡不着，心下一塊，急了一身汗出，忽聽得丹墀下一陣風響，忽見得無形無影，冷冷然，滅穿穿，麻太涉情，送出白雲飛天，查剪殘黃葉落來，催花送雨，晚來急，起人愁思，恨難平，猛添無限傷心淚，滴向塔前作兩聲。」

話說黃飛虎坐在衙中，三更時候，只聽得一陣風響，從丹墀下直旋到殿裏來，飛虎見了，毛骨悚然，驚得冷汗一身，那旋風閃處，見一隻手伸出來，把燭火滅了，聽的有聲叫曰：「將軍，妾身並非妖魔，乃是妳元配妻賈氏，相隨到此，你眼前大哭了，目下烈燭來，快叫叔叔起來，將軍好生着，我三個無娘的孩兒，速起來，我去矣。」

飛虎聽了，燈光依舊，復明飛虎拍案大叫，快起來，快起來，只見周紀黃明等正在濃睡之間，聽得喊聲，慌忙爬起，問道：「長兄爲何大叫？」飛虎把滅燭聽賈氏之言，說了一遍，飛虎曰：「吾可憐其有，不可信其無。」

黃明走至大門前開門，其門鎖鎖黃明說：「不好，龍環吳離用斧劈開，只見府前堆積柴薪，渾似茅蓬，薪麻龍環周紀，急喚衆人將車轎推出，衆將上馬，攙得出府門，只見陳梧領衆將，持火把蜂擁而至，却來逼些兒，大抵天意，豈是人爲，探馬與陳梧曰：「黃家衆將出了府門，車輛在外，陳梧大怒，叫衆將曰：『來過了，快騎馬上，前黃飛虎曰：『陳梧，你昨日交情，成爲流水，我與你何怨，何歸，行此不仁，陳梧知計已破，大罵曰：『反賊，實指望斬草除根，絕你黃氏一脈，就知你狡猾之徒，預欲逃走，雖然如此，諒你也難出地網，天羅，縱馬搖槍，來取黃明手中斧，迎面交還，夜裏交兵，兩家混戰，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舉鎗也來戰陳梧，陳梧督衆奮勇交戰，黃飛虎戰不數合，怒吼一聲，穿心鎗把陳梧挑於馬下，大殺一陣，只殺得關內兒郎叫苦，關天動地，鬼神愁，被時新關落鎖，發出連環鎗，天色已明，打鼓登鼓，陳梧來，黃明在馬上曰：『再也不斬殺了，前關那是太老爺鎮守的，此係自家人，忙催車輛，緊行有八十餘里，看有行至懸關，不遠，却說羅輝隨黃漢，乃是黃飛虎父親，鎮守此關，聞報長子飛虎，反了朝歌，一路上殺了守關總兵黃漢，心下惶惶，此時探軍報來，大老爺同二希三都來了，黃漢急傳令，把人馬發三千，布成陣勢，將囚車十輛，把這反賊縛拿，解送朝歌，不知黃家衆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犯水大戰

百難千苦苦不禁， 奸臣賊子枉癡心， 漫誇幻術能多壽， 不道邪謀不易侵。
余化園功成畫餅， 韓榮封拜有參差， 怒然天意安排定， 說到封神淚滿襟。

話說黃滾布開人馬等候兒子來，只見黃明騎龍環曰：老爺布開人馬，又見陷車，燈光量不是好消息，誰道且見了老爺，看他怎說，再做處治。數騎向前，飛虎在鞍轡欠身，口稱父親，不孝男飛虎不能全禮。黃滾曰：你是何人，飛虎答曰：我是父親長子黃飛虎，爲何反問？黃滾大罵一聲：我家受天子七世恩榮，爲商湯之股肱，忠孝賢良者有，叛逆奸佞者無，况我黃門無犯法之男，無再嫁之女，你今爲一婦人而背君親之大恩，棄七代之誓，絕歷代之寶玉，失人倫之大器，忘國家之遺教，背主求榮，無端造反，殺朝廷命官，亂天子驛路，乘機搶擄，百姓遭殃，辱祖宗於九泉，愧父顏於人世，忠不盡於天子，孝不盡於父前，潘三休矣，上位累父至此，你生有愧於天下，死有辱於先人，你再有何顏見我，飛虎被父親一篇言語，說得默默，黃滾又曰：畜生，你可做忠臣孝子，不做忠臣孝子，飛虎曰：父親，此言怎麼說？滾曰：你安做忠臣孝子，早早下許，爲父的把你解往朝歌，使我黃滾解子有功，天子必不害我，我得生全，你死還是商臣，爲父還有肖子，畜生，你忠孝還得兩全，你不做忠臣孝子，我已反了朝歌，目中已無天子，自是不忠，你再使閉長鎗，把我刺於馬下，料你必投西土，任你縱橫，使我眼不見，耳不聞，我也甘心，你可樂當庶幾不遺我老年披掛帶鎖，死於市街，使人指曰：此某人之父，因子造反而致困於此地，飛虎聽罷，在神牛上大叫曰：老爺不必罪我，與老爺解往朝歌去罷，方欲下騎，傍有黃明在馬上大呼曰：長兄不可下騎，紂王無道，乃失政之君，不以吾等盡忠輔國爲念，古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國君既以不正，亂倫反常，臣又何必聽其驅使，我等出五關費了多少艱難，十死一生，今聽老爺一席言語，就死於馬下無益，可憐慘死深冤，不能表白於天下，彌恥聽的此言有理，在牛上低首不語，黃滾大罵黃明，你們這夥逆賊，吾子料無反心，是你們這夥無父無君，不仁不義，少三綱，絕五常的匹夫，唆使他做這等事來，在我面前，尚且教吾子不要下騎，這不是你們等撮弄他氣殺老夫，縱馬搶刀來取黃明，黃明急用斧架開刀曰：老將軍，你聽我講黃飛虎等，是你的兒子，黃天祿等，是你的孫子，我等不是你子孫，怎把囚車來拿我等老將軍，你歪了念頭，自古道：虎毒不食兒，如今朝綱失政，大變倫常，各處反亂，刀兵四起，天降不祥，禍亂已現，今老將軍嫌嫌，被君欺辱，親女被君殺死，沉痛無伸，不思爲一家骨肉報讎，反解兒子往朝歌受戮，語云：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必忿，黃滾大怒，反賊巧舌舌，氣殺我，把刀望黃明劈來，黃明架刀大叫：黃老兒，你天曉不背去，只待兩淋頭，你做一世大帥，不識事勢，只管把刀來刺我，獨不想我手中斧，無眉少目，萬一有失，老將軍一生英名，豈於烏有，小姪怎敢黃滾大怒，殺馬舞刀，飛來直取周紀曰：老將軍今日得罪，也罷，忍不住了，黃明周紀，觀環，吳謙四將把黃滾圍裏，核心，斧戟交架，奔騰戰馬，黃飛虎在傍，見四將把父親圍住，面上甚是怒色，沉思曰：這匹夫可惡，我在此，竟把老爺欺侮，只見黃明大叫曰：長兄，我等將老爺圍住，你們不快快出關，還要等紂，飛虎同飛彪、飛豹、天祿、天壽、天祥、天寶，一齊沖出關去，黃滾見兒子擄出關去，氣沖肺腑，跌下馬來，隨欲拔劍自刎，黃明下馬，一把抱住，口稱：老爺何必如此，黃滾

回睜目大罵無知強盜，你把我兒子放走了，還要在這支告。黃明曰：末將一言難盡，真是有屈無伸，我受你的兒子氣，已是無限了。他要反商，愁番苦凍，動不動就要殺我四人。我等沒奈何，共議只到界牌關，見了黃將軍，設法拿解朝歌，洗我四人一身之怨。末將以目送情，老將軍只管說風話不賤。末將將恐泄了機會，反為不美。黃滾曰：據你怎麼講？黃明曰：老將軍快上馬出關趕飛虎，只說黃明勸我虎哥不食兒，你們都回來。我同你往西岐去投見武王，何如？黃滾笑曰：這番生好言語，反誘我。黃明曰：終不然當真去，此是哄他進關。老將軍在府內設酒飯與他吃，我四人打點細索撻鉤，老將軍擊鍾為號，吾等一齊下手，把你三子三孫俱拿人籠車，解往朝歌，只望老將軍天恩，救我四條命帶，感德不淺。黃滾聽罷，嘆曰：黃將軍，你原來是個好人。黃滾忙上馬，趕出關來。大呼曰：我兒，黃明勸我，這實有理，我也自思，不若同你往西岐去罷。飛虎自忖，父親何為有此言語？飛豹曰：這是黃明的圈套，我等速回，聽其指揮，以便行事。須進關入府，拜見父親。黃滾曰：一路鞍馬，快收拾酒飯，你們吃了，同往西岐去便了。且說兩邊忙排酒食上來，黃滾相陪，飲了四五杯酒，見黃明站立傍邊，黃滾把金鍾擊了數下。黃明聽見，只當不知，且說龍環來到黃明說：如今怎樣了？黃明曰：你二人將老將軍交番，打點上車，收拾乾淨，你一把火燒起蘆草堆來，我們一齊上馬。老將軍必定問我，我自告訴回他二人去說。黃滾見黃明說，不見動手，叫到案傍來，問曰：方纔鍾響，你怎麼不下手？黃明曰：老將軍刀斧手不齊，怎麼動得手，倘被知覺走了，反為不美。且說龍環與謙二將，把黃老將軍家私都打點上車，就放一把火，燒將起來。兩邊來報，檣草堆火起，眾人齊上馬出關。黃滾叫苦，我中了這夥強盜的計了。黃明曰：老將軍實對你講，封王無道，武王乃仁明聖德之君，我們此夫借兵報轉，你去就去，你不去便是催督不完。謙二將七世忠良，今為報亡之士，望朝歌大拜八拜，將五六十兩帥印，搗在銀安殿。老將軍點兵三千，共家將人等，合有四千餘人，救滅火光，離了界牌關，有詩為證：沒計施謀出界牌，黃明周紀顯奇才，誰知汜水關難過，怎說天羅地網災。余化通文多奧妙，法施異寶捉將來，不是哪吒相接引，焉得君臣破鹿臺。話說黃滾同眾人並馬而行，黃滾曰：黃明，我見你為君子，不是為他，是害了我一門忠義。界牌關外便是西岐，那個不助？只此八十里，至汜水關，守關者乃韓榮，下一將余化，此人乃左道之士，人稱他為百將軍。此人道術通玄，旗牌換手，馬到成功，坐下火眼金睛，用方天戟，我們一到，料是個個被擒，決難逃脫。我若解往朝歌，尚留我老身一命，今日一同至此，真是前中失火，玉石俱焚。此正天數難逃，吾命所該。又見七歲孩兒，在馬上啼哭，又添慘切，不覺火警。我我等遭此劫，你何得罪於天地，也逃此難身之厄。黃滾一路上不絕口嘆息，不覺行至汜水關，安下人馬，扎了鐵門，却說韓榮探馬報到，黃滾問武成王反出界牌，兵至關前扎營，韓榮稟罷，低首自思：黃老將軍，你官居總帥，位極人臣，為何縱子反商，不諳事體，其實可笑。命左右擂鼓聚將，並聽用諸軍參調畢，韓榮曰：黃滾縱子造

反。兵至此地，必須商議，仔細酌量。衆將領令，韓榮調人馬阻壘咽喉，按下不表。且說，黃浪坐在帳裏，看着兩邊子孫，歎首曰：今日齊齊整整，兩邊侍立，到明日不知先少誰人，衆人聽着，各有不忍之意。且說次日，余化領令布開人馬，軍前插旗，門官報入，黃浪問：你們誰去走走，只見黃飛虎曰：孩兒前去，上了五色神牛，掛鎗在手，備騎向前，見一將生的古怪形容，怎見得，臉似搽金鬚髮紅，一雙掃眼度金睛，虎皮袍襯連環鎧，玉帶束寬現玲瓏，勝受支功無比賽，人稱曰首似飛龍聖聖。上書名字，余化先行手到功，話說余化一騎向前，此人自不會會武成王，見來將儀容異相，五柳長鬚，飄揚胸前，丹鳳眼臥，靈眉，握金靈提，坐五色神牛，余化問曰：來者何人，武成王答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今紂王失政，棄封歸周，汝乃何人，余化答曰：末將未曾會大王，韓王乃成湯社稷之臣，若論滿朝富貴，盡出黃門，何事不足，而作反叛之人，飛虎曰：將軍之言雖是，各有衷懷，一言難盡，即以君臣之道而論，古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普天下盡知紂王無道，殺於爲臣，今又亂倫敗德，污穢紅綱，殘賊仁義，不恤士民，天下稱侯，皆知有岐周矣，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可見天命所歸，豈是人力，吾今止借此關一往，望將軍容納不才，感德無涯，余化嘆曰：大王此言差矣，末將各守關隘，以盡臣職，大王不度，末將自當還迎大王，今係叛亡，末將與大王成爲敵國，豈肯放大王出關之理，大王難道此理也不知，我觀大王，請速下戰騎，俟末將關主解往朝歌，請旨定奪，百官自有本章保奏，念大王平日之功，以赦反亡之罪，或未可知，若想逃出此關，大王乃錄木求魚，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也，飛虎曰：五關已出有四，豈在汝這汜水關，敢出首無狀，放馬來與你見個雌雄，飛虎舉鎗直取，余化搗，盡被相迎，二獸相交，鎗戟並舉，一場大戰，一將陣前勢無比，立見輪風定生死，蛟虎擺尾門麒麟，却是蒼龍攪海水，長鎗，蕩蕩騎翻身，搖動金錢豹子尾，將軍惡戰不尋常，不至敗亡心不止，話說，武成王展放鋼鎗，使得性發，似一條銀蟒，轟住余化，只殺的他馬仰人翻，余化掩一鞍就走，飛虎趕來，追至兩箭之地，余化掛住囊袋，揭起袍袋中取出一麻，名曰靈魂，麻此物是蓬萊島一氣仙人傳授，乃方道旁門之物，袋空中一舉，數道黑氣，把飛虎罩住，半空拾得去了，望關門摔下，衆士卒將武成王拿下，余化掌得勝鼓，回府放門小校，飛騎報韓榮曰：余將軍今日已擒得反臣黃飛虎，韓榮傳令推來，衆士卒將飛虎推至案前，飛虎立而不跪，榮曰：朝廷何事虧你，一旦造反，飛虎笑曰：似足下坐守關隘，自謂貴職，不過狐假虎威，借天子之威，福以彈壓此一方耳，豈知朝廷得失，禍亂之由，君臣乖違之故，我今既被你所縛，無非一死而已，何必多言，韓榮曰：吾既守此關隘，擒拿叛逆，不過盡吾職守，吾亦不與你辯，且送開關監禁，候餘黨盡殲起解，且說黃浪在營中，聞報說飛虎被擒，黃浪嘆曰：畜生，你不聽爲父之言，可憐這場功勞，落在韓榮手裏，一宿已過，次日來報，余化請戰，黃浪問：何人出去，黃明周紀曰：末將願往，二將上馬，拈斧出營大呼曰：余化匹夫，擒吾長兄，此恨怎消，縱馬舞刀來取，余化靈靈急架相迎，二將相交，鎗斧並舉，這一場大戰，三將昂昂殺氣高，狂撲亂透青霄，英雄顯顯多威武，俊傑胸襟氣概，逆理莫思。

封拜頭時聖自得令德從來聖教如此。英明心機空自勞。話說：二將交鋒未及三十回合，余化撥馬便走。二將趕來，余化依舊將聖魂槍舉起，如前把一將拿去見韓榮。韓榮仍吩咐部下暗禁，不表。且可探馬報入中營，說：二將被擒，黃漢低首不戰，又報余化請戰。黃漢又問：非出馬黃飛彪戰約日，後見願降，按兒報韓二將上馬提鎗，出營見余化。余化以法擒弟，見二將撥馬來取三將，又戰二十四回合，余化撥馬收走。三將亦趕下來，余化也如前法，又把一將拿去見韓榮。也是遂下兩圍圍。黃漢聞二將又被擒去，心下十分懊惱。次日，又報余化請戰。黃漢問曰：誰再去迎戰？帳下龍鳳喚曰：終不然畏敵怯法，便能苦二人願行。一將上馬，提戟出營，見余化氣沖牛斗，厲聲大叫：匹夫！將左道之術，擒吾兒，與賊勢不兩立。二馬交攻，戰三十回合，余化依舊收走。二將趕來，亦被余化奪去見韓榮。依舊交鋒圍，余化連勝四陣，捉七員將官。韓榮酒與余化賀功，不表。話說：黃漢中軍見兩將被擒，又見三個孫兒站立在傍，心下十分不忿，點首淚落。我兒，你年不過十三四歲，為何也遇此厄？余化請戰，只見次孫黃大猷欠身曰：小孫願為父叔報國。黃漢吩咐曰：是必小心。黃天猷上馬提鎗出營，見余化曰：匹夫！趕來殺我，但不知你有造化受其功，緣後孫插鎗直取。余化急架忙迎。二馬相交，鎗影並舉。黃天猷年紀雖幼，原是將門之子，傳授精妙兵法，如神不分起倒。一勇而進，正是初生之犢，猛於虎。後人看至此，有詩喚曰：乾坤真個妙，番甲果然稀。老君爐裏鍊成爐，十萬八千錘。野馬泰山崑崙頂，鞭乾高河九曲溪。上陣不粘塵，世界。回來一連血戰，活活黃天猷使閉鎗。如翻江倒海，勢不可當。天猷見戰不下余化，在馬上賣了一個名解，喚做丹鳳入。龍向一鎗止，刺中余化左腿，余化負痛，便落鞍而走。天猷不知好歹，趕下陣來，余化雖收此術尚存，依舊尾隨如前。把黃天猷拿去見韓榮，也發下兩圍圍。黃飛彪見將他黃門人拿來，心上甚是懊惱。忽見次子天猷又拿到，飛虎不覺淚流滿面。可憐正是父子關心，骨肉情切，且不說他父子悲咽，有話暫留，再去黃漢聞報，火氣被擒，心中甚覺悲慘。想：一想起無策可施。如今止存公孫三人，料推他地，地網大羅，行前不得出關。去後一氣退步，黃漢把案一推，龍能能忙忙，忙令命家將等共三千人馬，你們把車輪上命珠細飲之物，獻與韓榮，與降生路。放你們出關，我公孫料不能俱生。家家將跪而告曰：老爺日嘗慈愛，吉人自有大相，何必如此。黃漢曰：余化乃左道妖人，皆係勾魂，我何能抵擋。若被他擒捉，反把我平昔英名，一旦化為烏有。又見二孫在傍，泣曰：我兒，你也不知可有造化，我替你哀告韓榮，不知他可肯饒你二人。黃漢把頭上髮餘下，卸去腰間玉帶，解甲寬衣，身衣袈裟，帶一孫，連袈裟，將府門前來。眾官見是黃元帥，親自至此，俱不敢言。黃漢至府前，對門官曰：如你通韓榮，韓榮兵，只說黃漢求見，軍政官執與韓榮。韓榮曰：你來也無用了。忙命軍卒分開兩旁，左右韓榮出府門，至人門口，只見黃漢跪求，跪下。後跪心黃天猷天祥，不知吉凶如何，且按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

左道旁門亂似麻。只因昏主信奸邪。貪淫不避奔偷序。亂政誰知國事差。

將相自應歸罪主。韓榮何故阻行車。中途得遇靈珠子。亂打傷殘任恣睢。

話說黃滾驛行軍門請罪，見韓榮口稱犯官黃滾，特來叩見總兵韓榮，忙答禮曰：「老將軍，此事皆係國家重務，亦非末將敢於白專。今老將軍如此，有何見論？」黃滾曰：「黃門犯法，理當正罪，原無可辭。但有一事，情在可矜之列。望總兵法外施仁，聽此一鑿生路，則愚父子雖死九泉，感德無涯矣。」韓榮曰：「何事？」黃滾曰：「子累父死，遂不敢辭。奈黃門七世忠良，未曾有勸臣節，今不幸遭此劫，使我子孫一瓶屋墓，情誠可憫，不得已則請求見總兵，可憐念無知稚子，罪在可宥，乞鑒兵放此七歲孫兒出關，存黃門一脈，但不知將軍意下如何？」韓榮曰：「老將軍，此言差矣。榮居此地，自有當官職守，豈得徇私而忘君哉？知老將軍權居元首，職冠百寮，滿門官貴，盡受國恩，不思報本，縱子反商，罪在不赦，將能無留一門犯法，毫不容私，解進朝歌，朝廷自有公論。清白畢竟有分，那時名正言順，誰敢不服？」今老將軍欲我將黃天祥放出關，吾便與反叛通同欺侮朝廷，法紀何在？吾反為老將軍受過矣。這個決不敢從命。」黃滾曰：「總兵在上，黃氏犯法，一門良眷頗多，料一嬰兒，有何妨礙？縱然釋放，能成何事？這個情分也做得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將軍何苦執一而不開一線之方便也？想我黃門，功積如山，一旦如此，古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人生豈能保得百年常無事？況我一家俱係含冤負屈，又非大奸不道，安心叛道者比。望將軍憐念，放出吾孫，生當叩環，死當結草，決不敢有負將軍之大德矣。」韓榮曰：「老將軍，你要天祥出關，末將除非也作叛亡之人，隨你往西岐，這件事纔做得。」黃滾三番四次，見韓榮執意不允，黃滾大怒，對二孫曰：「吾居元帥之位，反去下氣求人，既總兵不肯容情，吾孫投陷罪，何懼之有？隨往西岐，自投圍來，至監中，黃飛虎忽見父親，同二子齊到，放聲大哭，豈料今日如老爺之言，俱不肯之子，為萬世大逆之人也。」黃滾曰：「事已如此，悔之無益。當初原教你聽我一命，你不肯饒我，又何必怨？不說黃滾父子在圍圍悲泣，且表韓榮既得了黃家父子功勳，又收拾黃家財珍寶等項，來官設酒，與連兵賀功，大吹大擂，樂奏笙簧，眾官歡飲。韓榮正飲酒中，聞乃商議解官點誦。余化曰：「元帥要斬黃家父子，末將自去，方保無虞。」韓榮笑道：「心須先行一往，吾心方安。」當晚酒散，次日點人馬三千，把黃姓犯官，共計十一員，解送朝歌。眾官都與余化送別，飲罷酒，一聲炮響，起兵往前進發，行八十里，至界牌關。黃滾在陷車中，望見帥府，離堂依舊，誰知今作犯官，親物傷情，不由淚落，關內軍民，一齊來看，無不啜泣流淚，不說黃家父子在路，且言乾元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聞坐碧遊床，正運元神，忽心血來潮，看官俱凡神仙，如雷噴怒，愛欲三事未忘，其心如石，再不動搖。心血來潮者，心中忽動耳，真人袖裏一招，早知此事，呀！黃家父子有難，貧道理當救之。喚命霞童兒，請你師兄來，金霞童兒手執圈，見哪吒使鎗，命霞童子曰：「師父有請，哪吒收鎗，來至碧遊床下，倒身下拜，弟子哪吒不知師父喚弟了有何使用，真人曰：黃飛虎父子有難，你下山救他一

大驚走，去而復反，其中有事可疑，忙令進見，正是人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忙問曰：將軍為何回來，面容失色，似帶傷，余化請罪曰：人馬行至雲關將近，有一人不通姓名，脚穿風火一輪，作歌越路，末將會面要我十塊金磚，方肯放行，末將發急，與他大戰一場，那人用法神奇，末將只得回輪，用寶物拿他，纔舉寶時，那人用手接去，末將不服，勒回騎與他交兵，見他手勢處，不知取何物，只見青光閃閃，被他把末將頸項打壞，故此敗回，韓榮慌問曰：黃家父子怎樣了，余化答曰：不知韓榮頓足曰：一場辛苦，走了反臣，天子知道，吾罪怎說，素將曰：料黃飛虎前不能出關，退不能往朝歌，總兵遣人馬把守關隘，以防乘反叛逃路，正議間，探事官來報，有一人脚穿車輪，捏鎗威武，稱名妻會已首將軍，余化在傍答曰：就是此人，韓榮大怒，傳諸將上馬等苦擒之，衆將得令，俱上馬出陣，三軍蜂擁而來，哪吒奪轉車輪，大呼曰：余化早來見我，說個明白，韓榮一馬當先，問曰：來者何人，哪吒見韓榮戴金冠，穿大紅袍，玉束帶，點額鎗，銀合馬，答曰：吾非別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姓李名哪吒，奉師命下山，特救黃家父子，方纔正遇余化，未曾打死，吾特來擒之，韓榮曰：截擒朝廷犯官，過來在此猖獗，甚是可惡，哪吒曰：成湯氣數該盡，西岐聖主已生，黃家乃西岐棟樑，正應上天垂象，爾等為何違背天命，而遭此不測之禍哉，韓榮大怒，縱馬搖鈴夾攻，哪吒奪輪轉鎗相迎，輪馬相交，未及數合，左右齊圍繞上來，怎見得好一場大戰，咚咚戰響，雜彩旗搖，三軍齊吶喊，號將執鎗刀，哪吒長鎗生烈焰，韓榮馬上這英豪，衆將精神似虎，哪吒像獅子把頭搖，衆將如猿猴擺尾，哪吒似漫海金龍，火尖鎗猶如妖婦，衆將兵殺氣滔滔，哪吒斬關落鎖，威武，韓榮催攔英雄，氣慨高，天下兵戈從此起，汜水關前頭一遭，話說哪吒火尖鎗是金光洞裏傳授，使法不同，出手如銀，探爪收鎗似走蛇，飛釘鎗挑衆將紛紛落馬，衆將抵不住，各自逃生，韓榮捨命力敵，正酣戰間，後有黃明周紀龍環吳謙飛鸞豹一齊殺來，大叫曰：這公必定拿韓榮報讎，且說余化沒奈何，奮勇催金龍獸使靈杆戟殺出府來，兩家混戰，哪吒見黃家衆將殺來，用手取金磚丟在空中，打將下來，正中守將龍環，打了護心鏡，紛紛粉碎，落荒敗走，余化大叫：哪吒勿傷吾主，忙縱獸搖戟來取哪吒，未及三四合，用鎗架住畫戟，豹皮囊忙取鞍，坤圈打來，正中余化臂膊，打得筋斷骨折，幾乎跌獸，往東北上敗走，哪吒取了汜水關，黃明等六將只殺得棚內三軍亂，任意剝除，次日黃家同飛虎等齊至，把韓榮府內之物，一總裝在車上，取出汜水關，乃西岐地界，哪吒送至金靈宮作別，黃家與飛虎衆將感謝曰：蒙公子垂救，傷生，實出意外，不知何日再戰，稍效犬馬，以盡血誠，哪吒曰：將軍前途保重，後會道不日也往西岐，後會有期，何必道養，衆人分道，哪吒回乾元山去了，不題，話說武成王同原齊三千人馬，併家將等一路上曉行夜住，山高路險，溝壑水深，有詩為證，羽却歌歸舞草主，五鞭功敗力難支，牙從此刀兵動，准備四九伐西岐，話說黃家將逃了首陽山桃花嶺，度了燕山，非止一日，到了西岐山，只七十里，便是西岐城，武成王兵至岐山，安了營寨，適黃滾曰：父親在上，孩兒先往西岐去見姜丞相，如肯納我，就討進城，如不納

我輩可作道與黃天曰我兒雲之共言黃飛虎身穿鎧甲上騎白馬年七十甲午年共在兩岐被殺由川秀讓成土厚厚大不相同只見行人言語中別尊卑人物等語地相險阻亦其嘆曰良哉稱爲聖人今果然民安無事的確是充大舜日飛虎聽之不虛進了城問姜丞相在那裏民人答曰小令橋便是黃飛虎行至今小命偷到了相府對堂候官曰借重你願承相一啓事願欲黃飛虎求見聖候官曰去飯請丞相陛上丞相問黃飛虎求見聖候官曰丞相上子牙在龍朝歌黃飛虎乃武成王也今日至此有甚麼事忙傳請見子牙官服退至龍朝候候飛虎至滴水簾前下拜子牙頂禮相讓曰解大王駕臨甚尚不份迎接有失迎罪乞勿罪飛虎曰末將黃飛虎乃武成王之子今日何故入瀆飛虎曰末將乃商之叛臣忽敢列坐丞相一傍子牙曰大王言之太直尙嫌丞相位貴曾在在大王治下今日何故入瀆飛虎曰末將身請罪曰大王何事非商武成王曰村王荒淫佛道不納忠良專近小人貪色不分晝夜不以社稷爲重燒殺忠良全無忌憚大興土木殘害萬民元旦末將元聖朝賀中宮却已設計誣陷末將元配以致懸樓而死末將妹子在西宮得知此情上揭聖明正其罪村王偏向又將吾妹抓宮去後發下摘星樓跌爲齏粉末將自揣君不正臣抄外國此亦理之當然故此反了朝歌殺出五關特來相投願効犬馬若肯納吾父子乃承相莫大之恩子牙大喜大玉說肯相投竭力扶持社稷武王不勝幸甚豈有不容納之理請大王公館休懸尙即入內庭見駕飛虎對公公館不衣且說子牙來駕推朝武王在龍堂殿閣坐當駕官啟奏丞相候旨武王官子牙進見禮畢武王曰相父有何事見孤子牙曰大王與千之萬今成湯武成下黃飛虎來投大王此西土與日之兆也武王曰黃飛虎可是朝歌國賊子牙曰正是昔先王曾蒙該官得受大恩今既來歸當請見武王傳旨相請不一時使命回旨黃飛虎候旨武王命宣坐殿前飛虎倒身下拜成湯難臣黃飛虎願大王子孫武王答禮曰久慕將軍威行天下義重四方施恩蓄德人人瞻仰真忠良君子何期相會實乃三生之幸飛虎伏地奏曰荷蒙大王提拔飛虎一門出落窮之中雖網羅之內敢不効爲駘之力以報大王武王問子牙曰昔黃將軍在南宮局何位子牙奏曰官拜鎮國武成王武王曰孤西岐只改一字罷便封鎮國武成王黃飛虎謝恩武王設宴君臣共飲席前把村王失政細細說了一遍武王曰君雖不正臣雖官恭各盡其道而已武王論子牙擇吉日動工興飛虎造下子牙領旨羣臣朝賀次日黃飛虎上殿謝罪復奏曰臣父昔與同弟飛彪飛豹子天祿天爵天祥義弟黃明兩紀龍環吳興家將一千名人馬三千未敢擅入都城今住北西岐山請旨定奪武王曰既有老將軍傳旨連入都城各官厚禮職西岐自得黃飛虎酒地干戈動紛紛士馬與不知後事如何且有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屍田兵深西岐事

黃家出穴若飛虎

盼至西岐擬到天

六通五關人痛寂

將來幾次血消涸

子牙妙算安周室

聞仲無謀改封意

縱有雄師皆獲德

見困空自涉風烟

不說聞太師從追趕黃飛虎中，臨潼關被道童真君一掃神砂，退了聞太師兵回。太師乃鳴鑼遊宮金靈聖母門下，五行大道，到海移山，用風知勝形，嘆土定軍情，恁整一捏神砂，便自不知大抵人數已歸周主。聞太師這一會陰陽交錯，一時失計，聞太師看寇兵回，自己迷了，到得朝歌，百官聽候回音，俱來見太師問其追擊原故。太師把追擊說了一遍，衆官無言聞太師沉吟半晌，自思縱黃飛虎逃去，左有青龍關張桂芳所阻，右有龐家四將可戰，中有五關，料他插翅也不能飛去。忽聽得報臨潼關新銀開鎖，殺張鳳，放了黃飛虎出關。太師不語又報，黃飛虎淨關殺陳柯，又報穿雲關殺了陳梧，又報界牌關黃滾，纜子投西岐，又報，汜水關韓榮，有告急文書，聞太師看過大怒曰：吾掌明歌，先君託孤之重，不料當今失政，刀兵四起，先反東南二路，可知嫩生潘總，元旦災來，反了股肱重臣，道之不及，中途中計而歸，此乃大命，如今成敗不知，興亡怎定，吾不敢負先帝托孤之恩，混人臣之誨，以死報先帝可也。命左右都鼓緊將，不一時衆官俱奉，參謁軍。太師問列位將軍，今黃飛虎反叛，已歸周，必生禍亂，今不若先起兵，明正其罪，方是討伐不臣，細等意下如何。內有總兵魯雄出而對曰：末將敗太師，東伯侯姜文煥，年年不怠兵戈，使道魂歸賢榮勞心費力，兩伯侯鄂順，月月三山關苦壞生靈，鄧九公睡不安枕，黃飛虎今雖反出五關，太師可點大將鎮守嚴前關防，那姬發縱起兵來，中有五關之阻，左右有青龍往夢二關，飛虎縱有本事，亦不能行，爲又何勞太師怒激，方今一掃千戈未息，又何必生此一方向兵戈，白尋多事。况如今庫藏空虛，錢糧不足，還當酌量古云：大將者，必領守通斷，方是安天下之道。太師曰：將軍之言雖是，猶恐西土不守本分，倘生禍亂，吾安得而無准。備况西岐南宮遺勇，三軍，最宜生計謀百出，又有姜尚乃道德之士，不可不防，一着空虛，百着空，臨渴掘井，悔之何及。魯雄曰：太師若是猶豫未決，可差一二將，出去五關打聽西岐消息，如動則動，如止則止。太師曰：將軍之言是也。隨問左右誰爲我往西岐走一遭，內有一將應聲曰：末將願往，應者乃佑聖上將軍，見太師欠身打躬曰：末將此去，一則探虛實，二則觀西岐進退軍情，入目便知興廢事，三寸舌頭可安邦，有詩爲證：願探西岐虛實情，提兵三萬出都城，子牙妙策權施展，管取將軍滿眼明。話說聞太師見此，欲往，大俊驛人馬三萬，即日辭行，出朝歌，一路上，只見轟天炮響，震地鑼鳴，轟天炮響，江洋大海起春雷，震地鑼鳴，萬仞山前飛霹靂，人如猛虎登山，馬似蛟龍出水，旗旛擺動，深如五色祥雲，劍戟輝煌，却是三冬瑞雪，迷空殺氣，乾坤遍地，征雲蔽宇，征夫勇猛，爭先，虎豹駭駭，利刃，銀盔鶴氅，白雲飛，鎧甲鮮明，光燦爛，滾滾人行，如泄水，滔滔馬走如猿猴，話說，見田見留人馬出朝歌，渡黃河，出五關，幾行夜宿，非至一日，哨探馬報人馬至西岐，見田傳令安營，點炮靜營，三軍吶喊，兵扎西門，且說子牙在相府閒坐，忽聽得喊聲震地，子牙問左右曰：爲何有喊殺之聲，不時有報馬至，西岐老翁朝歌人馬，往扎西門，不知何事。子牙默思，成湯何事起兵來侵，傳令擂鼓聚將，不一時，衆將上殿參

牙許之，不說晁雷歸周，說晁田在營報，二爺被擒，晁田心下不樂，聞太師令吾等來探虛實，今方出戰，不料被擒，捧動鋒銳言未了，又報二爺被擒，下馬，晁雷驚見，晁田曰：「言你被擒，為何而返？」晁雷曰：「弟被南宮适擒見子牙，吾當面梁辱子牙一番，將吾斬首，石武成王一篇言語，說的我胆靈震，吾今歸周，請你進城，晁田曰：「大罵曰：『該死匹夫，你信黃飛虎一篇巧言，降了西土，你與反賊同黨，有何面目見太師也。』」晁雷曰：「兄長不知，今不但吾等歸周，天下尚且說而歸周。」晁田曰：「天下悅而屬周者，吾也知之，你我歸降，獨不思父母，均在朝歌，吾等雖得安臥，致令父母遭其誅戮，你我心裏安樂否？」晁雷曰：「爲今之計，奈何？」晁田曰：「你快上馬，須當如此如此，以掩其功。」方好回見太師，晁雷依計，上馬進城，至相府見子牙，曰：「末將領命，招兄晁田歸降，吾兄願從麾下，只是一件：末將見說奉紂王旨，意征討西岐，此係欽命，雖末將被擒歸周，而吾兄如束手來見，恐將後來說，謂字不相抬舉，命一利字，當招讀一番，可存體面。」子牙曰：「原來你令兒要詞，方進西岐。」子牙問曰：「左右誰去請晁田走一遭？」左右黃飛虎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二將出相府去了。子牙令辛甲辛英領簡帖，連行二將得令去了。子牙又令南宮适領簡帖，連行南宮适亦領令去，說不表。且說黃飛虎同晁雷出城至營門，只見晁田執門躬身欠背，迎逐武成王，口稱子歲，請飛虎進了三層關子，見晁田，喝聲拿了。兩旁刀斧手一齊動手，撲胸搭住，卸却袍服，纏縛索紮，飛虎大罵，負義逆賊，恩將轉報。晁田曰：「踏破鐵鞋無處得，來金不費功夫，正要擒反賊，解往朝歌，你今來得湊巧，傳令起兵，連回五關，有詩爲證：『晁田設計擒周將，妙算何如何父明，畫虎不成類爲犬，弟兄網羅進都城。』」話說晁田兄弟欣然而回，炮聲不響，人無喊聲，飛虎掣電而走，行過三十五里，兵至龍山口，只見兩杆旗，布開人馬，高聲大叫：「晁田早留下武成王，吾奉姜丞相命在此等候多時了。」晁田怒曰：「吾不傷西岐將佐，焉敢中途截殺朝廷官，縱馬舞刀來戰。」辛甲使開斧，迎面交還兩馬相交，刀斧並舉。大戰二十回合，辛免見辛甲的斧，勝似晁田，自思：「既來救黃將軍，須當上前，催馬使斧，殺進營來。」晁雷見辛免馬至，輾屈鋼鞭，舉刀來戰，戰未數合，晁雷情知中計，撥馬奔荒便走。辛免將討兵殺散，殺了黃飛虎，飛虎感謝，走騎出來，看辛甲大戰晁田，武成王大怒曰：「吾有恩與吳出，這箇賊狼心之徒，縱騎持短兵來戰，未及數合，早被黃將軍擒下馬來，拿了繩繩索縛，武成王指而罵曰：『逆賊，你欺心定計擒我，豈能出姜丞相奇謀妙算，忙把晁田解回西岐不表。』且說晁雷得命逃歸，有路就走，路徑生疎，迷離大徑，方申口中，只在西岐山內，走到二更時分，方上大路，只見前面有夜不收燈籠高挑，孤孤的馬走驚，忽忽的炮聲，當頭一棒，乃南宮适也。燭光影裏，晁雷曰：「南將軍放一條生路。」後日晁雷重報，南宮适曰：「不須多言，早下馬受縛。」晁雷大怒，舞刀來戰，那裏是南宮适敵手，大喝一聲：「生擒下馬。」兩邊將繩索綁縛，拿回西岐來。此時天色微明，黃飛虎在相府前伺候，南宮适也回來，飛虎稱謝畢，少時間聽得鼓響，眾將參謁，左右報：「辛甲回令，令至殿前。」末將奉令，龍山口擒了晁田，殺了黃將軍，請令定奪。飛虎曰：「若非丞相救援，幾乎遭賊黨毒手。」子牙曰：「來

取可疑。故知此賊之詐矣。故令三將於一處伺賊果不出上之所料。又報南宮道聽命。合至殿前。兩宮道曰。奉命把守岐山二更時分。果擒吳雷。請命定奪。子牙曰。令來把一將。執至殿下。子牙大喚曰。匹夫。用此詭計。恣意嚇嚇過我。此皆甚奸詐之輩。命推出斬了。軍政官得命。把二人應捉。相相。反得見南宮大。叫。子牙曰。明明。相。人。何。父。兄。比。勞。左。右。相。轉。吳。雷。果。了。牙。曰。匹。夫。兄。以。害。忠。良。信。望。切。誦。成。不。思。天。國。已。知。之。今。又。欺。侮。以。當。斬。首。他。何。更。行。果。山。曰。承。相。上。天。下。歸。周。八。皆。盡。知。吾。兄。言。父。母。俱。在。朝。中。了。劍。主。父。兄。遇。難。自。思。無。計。可。行。故。施。小。計。今。被。承。相。石。破。擒。歸。朝。首。情。實。可。矜。子。牙。曰。你。既。有。父。母。在。朝。歌。與。吾。共。吟。或。可。贖。取。家。眷。爲。何。起。這。等。狠。心。吳。雷。曰。未。將。才。愚。誠。淺。並。無。遠。大。之。謀。早。告。明。承。相。百。無。一。應。也。道。罷。淚。流。滿。面。子。牙。曰。你。可。是。真。情。吳。雷。曰。未。將。若。無。父。母。何。說。詐。言。實。將。軍。就。知。子。牙。問。黃。將。軍。吳。雷。可。有。父。母。飛。虎。答。曰。有。子。牙。曰。何。有。父。母。此。兩。是。實。將。令。把。吳。雷。回。岐。山。二。人。跪。拜。在。地。子。牙。道。將。吳。雷。回。爲。實。吳。雷。領。簡。帖。如。此。此。往。兩。歌。賊。家。眷。吳。雷。領。命。在。心。中。不。知。吉。凶。如。何。且。獻。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張村另奉詔西征

本詔西征到守符

嘉博製醜快長

驚看武成調駿豹

更及沈花掃劍斃

張村擒軍稱號異

鳳林打將仗其殊

縱然智巧皆亡敗

無奈天心成獨夫

話說吳雷離了西岐。星夜進五關。進鹿池。過黃河。往朝歌。非止一日。進了都城。先至聞太師府來。太師正在銀安殿悶坐。忽報吳雷等到太師。即令至前。忙問西岐光景。吳雷答曰。未將兵至西岐。彼時有南宮道攔戰。未將出馬。大戰三十合。未分勝敗。兩家鳴金。次日吳雷大獲辛甲。辛甲甚回。連殺數日。勝敗未分。奈因汜水關韓榮不肯應付糧草。三軍慌亂。大抵糧草乃三軍之性命。未將不得已。故此星夜來見太師。望乞速發糧草。再加添兵卒。以作應援。聞太師沉吟半晌曰。前有火牌令箭韓榮爲何不肯發糧草。應付。果實你果三千人馬。糧草一千。星夜往西岐接濟。等老夫再點大將。共破西岐。不得遲誤。吳雷領命。連點三千人馬。糧草一千。暗暗帶家小。出了朝歌。星夜往西岐去了。有詩爲證。妙算神機世所稀。太公用計亦深微。當時後道欺聞仲。此時征伐事懶非。話說聞太師發三千人馬。糧草一千。命吳雷去了三四日。忽然想起。汜水關韓榮爲何不肯交糧。其中必有緣故。太師發箭。將三個令箭。板求八卦妙理。元機算出其中情由。太師拍案大呼曰。吾失打點反被此欺。非了家小去了。氣殺苦也。欲點兵追趕去之。奈當問徒弟吉立余慶。今令何人可伐西岐。吉立曰。老翁殺伐西岐。非青龍關張村方不可。太師大悅。隨發火牌令箭。若官往青龍關去。一面又點神威大將軍。引交代守關隘。話說吳雷人馬出了五關。至西岐。回見子牙。叩頭在地。承相妙計。百發百中。今未將父母妻子。俱進都城。承相恩德。永矢不忘。又把見太師的話說了一遍。子牙曰。聞太師必點兵前來征伐。此處也要防禦。打點有場大將。按下不表。且說聞太師的差官。到了青龍

關張桂芳得了太師令箭火牌，交代官乃神威大將軍邱引，張桂芳把人馬點十萬，先行官姓名林乃風，后苗裔等，全數日邱引來到，交代明白，箭中一聲炮響，十萬雄師盡發，過了些州縣，夕住賈行，怎見得，有詩爲證：浩浩旂旗滾翻，響帶響，雷響紅似火，刀利白如錦，奔列宜花樣，虛搖豹虎倫，覆覆瓜瓞，征雲透九霄，三軍如猛虎，戰馬怪龍象，鼓插春雷，擲耀明地角，遙桂芳爲大將，西岐事更昭，話說，張桂芳大隊人馬，非止一日，哨探報入中軍，啟總兵人馬已到西岐，離城五里，安營放炮，吶喊設下寶帳，先行參謁，張桂芳按兵不動，話說西岐報馬報入相府，張桂芳領十萬人馬，南門安營，子牙陞殿，將共議退兵之策，子牙曰：黃將軍，張桂芳用兵如何，飛虎曰：丞相下問，末將不得以實陳，子牙曰：將軍何故出此言，吾與你皆係大臣，爲王心腹，今乃說不得實陳，何也，飛虎曰：張桂芳乃左道旁門，術士俱有，幻術傷人，子牙曰：有何幻術，飛虎曰：此術異常，但凡與人交兵會戰，必先通名報姓，如未將叫黃某，正戰之期，他就叫黃飛虎不下馬，更持何物，末將自然下馬，故有此術，似相對戰，丞相須吩咐衆位將軍，但遇桂芳交戰，切不可通名，如有通名者，無不奪去之理，子牙聽罷，面有憂色，傍有諸將，不服此言，道：豈有此理，那有叫名便下馬的，若這等，我們百員將官，只消叫百十聲，便都拿盡，身將官俱各含笑而已，且說張桂芳，命先行官風林，先往西岐，見師陣，風林上馬，往西岐城下請戰，報馬忙進相府，啟丞相，有將鬪戰子牙問，誰戰首陣，走一遭，內有一將，乃文王殿下，姬叔乾也，此人性如烈火，因夜來聽了黃將軍的話，故此不服要戰，頭陣上馬提槍出來，只見翠藍旗下一將，面如藍靛，髮似硃砂，獠牙生上下，怎見得：花冠分五角，藍臉映紅金，甲袍如火，玉帶扣玲瓏，手提狼牙棒，烏雞猛似熊，胸中藏錦繡，到處定成功，封神爲弔客，先鋒自不同，大紅旗上寫，首將姓爲風，話說，姬叔乾一馬至軍前，見來將甚兇惡，問曰：來將可是張桂方，風林曰：非也，吾乃張總兵先行官風林是也，奉詔征討，反叛，今鄭主無故背德，自立武王，又收反臣黃飛虎，助紂成害，天兵到日，而不引頸受戮，乃敢拒敵天兵，快早通名來，連夜棒下，姬叔乾大怒曰：天下諸侯，人人悅而歸周，天命已是有在，怎敢侵犯西土，自取死亡，今日饒你，只叫張桂芳出來，風林大罵，反賊焉敢欺吾，縱馬使兩根狼牙棒，飛來直取姬叔乾，叔乾被棒，槍架相逼，一馬被棒并舉，一場大戰，怎見得：二將陣前心逞，纏鬥技驚人，該世上動刀兵，不由心頭發恨，槍來那分上下，棒去兩眼睜睜，你拿我，我身掛國，輔君，我捉你，鼻首快門，號令，二將戰有三十餘合，未分勝負，姬叔乾槍法，傳授神妙，活潑轉身，渾身罩定，毫無滲漏，風林是短條伏，攻不避長槍，去，姬叔乾賣個破綻，叫聲着，把風林左腳上刺了一槍，風林被馬逃回本營，姬叔乾縱馬趕來，不知風林乃左道之士，惡勢追趕，風林雖是帶傷，法術無損，回頭見叔乾趕來，口裏念念有詞，把口吐一道黑烟，噴出，就化爲一縷，裏邊現一粒紅珠，有碗口大小，望姬叔乾劈臉打來，可憐姬叔乾，下，乃文王第十二子，被此珠打下馬來，風林勒回馬，復一棒打死，鼻首級掌，鼓回營，見張桂芳報功，桂芳令轅門號令，且說西岐敗殘人馬，逃回，與姜丞相，子牙知姬叔乾陣亡，鬱鬱不樂，武王知

弟死着實傷悼，請將切齒。次日，張桂芳對陣，掛開坐騎，請子牙答話。子牙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隨傳令撥五方隊伍，兩邊擺列，龍旗虎將，打陣來，英雲出城，只見對陣旗腳下有一將，銀盔素甲，白馬銀槍，上下似一塊寒冰，如一堆瑞雪，怎見得：頂上銀盔排鳳翅，連環素甲似秋霜。白袍明視關龍嶺，腰束羊脂八寶鐙。護心鏡射光明燭，四股鬪掛香羅榜。銀合馬走龍出海，倒提安邦白杆槍。胸中習就無窮術，略按玄功寶典常。青龍關上聲名遠，村王爺下寨命程索。白旗上書大字，奉勅西征張桂芳。話說，張桂芳兒子牙人馬出城，隊伍齊整，軍法森嚴。左右有雄壯之威，前後有進退之法。金盔者英風糾糾，銀盔者氣貫昂昂。一對對，來共與驍勇。又見子牙坐青鬃馬，一身道服，落頭銀鬚，手提雌雄寶劍，怎見得：有四江月爲證，魚尾金冠。鶴鬚綠縷紗絳靴，雌雄寶劍手中提。八卦仙衣內襯着，龍山倒海價能撒豆成兵。仙風道骨果神清，極樂神仙陣。張桂芳又見寶蓋降下，武成王黃飛虎，騎提槍，心中大怒。一風闖至軍前，見子牙言曰：妾向你原爲商臣，曾受恩祿，爲何又背朝廷，而助敵作惡？又納叛臣黃飛虎，復施離計，說我出降周，惡大罪深，縱死莫贖。吾今奉詔親征，速宜下馬受縛。以正欺君叛國之罪，黨教抗拒天兵，只待踏不西土。玉石俱焚，那時悔之晚矣。子牙馬上笑曰：公言差矣，豈不聞賢臣擇主而仕，良禽擇木而棲。天下歸心，豈在西岐？料公一忠臣也，不能輔村王之殘惡。吾君臣守法奉公，謹修節度。今日提兵侵犯西土，乃是公來欺我，非我欺足下。倘或失利，遺笑世人，深爲可惜。不如依吾計，請公回兵，此爲上策。毋得自取禍端。以貽伊戚。桂芳曰：聞你在崑崙學藝數年，你也不知天地間有無窮變化。據你所言，就如嬰兒作笑，不識輕重。你非智者之言，令先行官與我把妾向拿了。農林走馬出陣，沖殺過來。只見子牙旗門角下一將，連人帶馬，如駝金赤日，瑪瑙一般。鞭馬舞刀，迎敵農林。乃大將軍南宮適也。不答話，掣鞭奔一戰場大戰。怎見得：一將陣前把臉變，備開破馬心不善。這一個指望萬載把名標，那一個聲名誰在金鑿殿。這一個掣刀起去似寒冰，那一個棒舉紅飛鷲紫電。自來惡戰果蹊蹠，二虎相爭心脾顛。話說：一將交兵，只殺的征雲繞地，響鼓喧天。且說張桂芳在馬上，又見武成王黃飛虎，在子牙寶蓋藤腳下，忍耐不住，縱馬殺將過來。黃飛虎也把五色神牛催開，入陣迎敵。怎敢沖着陣脚。牛馬相交，雙槍并舉，惡戰龍潭。張桂芳仗胸中左道之術，一心要擒飛虎。二將相戰，未及十五合，張桂芳大叫：黃飛虎不下馬，更待何時？飛虎不由自己，掙下鞍韉，軍士方欲上前擒獲，只見對陣上一將，乃是周紀飛馬沖來，掣斧直取張桂芳。黃飛虎飛豹一將齊出，把飛虎搶去。周紀大戰桂芳，張桂芳掩一槍，就周紀不知其故，隨後趕來。張桂芳知道周紀大叫：一響周紀不下馬，更待何時？周紀吊下馬來，及至衆將救時，已被衆士卒生擒活捉。拿進轅門，且說農林戰南宮適，農林殺馬就走。宮適也趕去，被農林把口一張，黑烟噴出，烟內現碗口大小一粒珠，把南宮適打下馬來，生擒去了。張桂芳大獲全勝，擊鼓回營。子牙收兵進城，見折了二將，憂鬱不惟，且說張桂芳驕傲，把周紀南宮適推至中軍。張桂芳曰：立而不跪者何也？南宮適大叫：狂狂匹夫，將身許國，豈惜一死，既被妖術所縛，但憑汝爲，有甚

聞說，特芳傳令，且將二人囚於陷車之內，待破了兩岐，解往朝歌，聽聖旨發落不提。次日，張桂芳親往城下搦戰，探馬報入，丞相曰：張桂芳搦戰，子牙因他開口叫名字，便落馬，故不敢傳令，且將免戰牌掛出去。張桂芳笑曰：姜尚被吾一陣，便殺得免戰牌高懸，故此按兵不動。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坐轡遊床，還元神，忽然心血來潮，早知其故，命金霞童兒請你師兄來，童兒領命來，桃園見哪吒口稱：師兄，老爺有請，哪吒至蒲團下拜，真人曰：此處不是你久居之所，你速往西岐去，佐你師叔姜子牙，可立你功名事業。如今三十六路兵伐西岐，你可前去輔佐明君，以應上天垂象。哪吒滿心歡喜，即刻辭別下山，上了風火輪，提火尖鎗，掛豹皮鞭，往西岐來。怎見得好快，有詩為證：風火之聲起在空中，遍遊天下，仔西東。乾坤頃刻須臾，到妙理玄功自不同。話說哪吒頃刻來到西岐，落了風火輪，找問相府，左右指引小命橋，是相府。哪吒至相府下輪，左右報入，有一道童求見，子牙不敢怠慢，傳令請進。哪吒至殿前，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子牙問你，你是那裏來的？哪吒答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姓李名哪吒，奉師命下山，聽師叔左右驅使，子牙大喜，未及擺袖，只見武成王出班稱謝，前救之德。哪吒問：有何人在此伐西岐？武成王答曰：有雷龍關張桂芳，左道驚人，連擒二將，姜丞相故懸免戰牌在外。哪吒曰：吾既下山來，佐師叔，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哪吒來見了牙曰：師叔在上，弟子奉師命下山，今懸免戰，此非長策，弟子願去見陣，張桂芳可擒也。子牙許之，傳令去了免戰牌，彼時探馬報與張桂芳，西岐摘了免戰牌，桂芳謂先行風林曰：姜子牙連日不出戰，那裏取得救兵來了？今日擒去免戰牌，你可去搦戰。先行風林領令出營，城下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哪吒答曰：弟子願往。子牙曰：是必小心。張桂芳左道呼名落馬，哪吒答曰：弟子見機而作，即登風火輪，閃門出城，見一將懸髮，綠紗髮兒，惡多端，用狼牙棒，走馬出陣，見哪吒，脚登二輪，問曰：汝是何人？哪吒答曰：吾乃姜丞相師姪李哪吒是也。爾可是張桂芳專會呼名落馬嗎？風林曰：非也，吾乃是先行官風林，哪吒曰：饒你不死，只喚出張桂芳來，風林大怒，縱馬使棒來取，哪吒手內槍兩相架，隔槍相交，槍棒并舉，大戰城下，有詩為證：下山首戰會風林，發手成功豈易尋。不是武王洪福大，哪吒城下事難禁。話說二將大戰二十回合，風林暗想：觀哪吒道骨奇特，若不下手，恐受他累，掄一棒，撥馬便走。哪吒隨後趕來，前走一似猛風吹敗葉，後隨恰如急雨打殘花。風林回頭一看，見哪吒趕來，把口一張，噴出一道黑烟，滾裏現碗口大小一珠，劈面打來。哪吒笑曰：此術非是正道，哪吒用手一指，其烟自滅。風林見哪吒破了他的法術，震聲大叫：氣殺我也。敗破吾法術，勒馬後戰，被哪吒豹皮鞭取出那乾坤圈丟起，正打在風林左肩甲，只打的筋斷骨折，幾乎落馬，收回營去。哪吒打了風林，立在城門，串名要張桂芳，且說風林敗回，進營見桂芳，備言前事，又報：哪吒串名搦戰，張桂芳大怒，忙上馬，提槍出營，一見哪吒，隨武成王，張桂芳問曰：登風火輪者，可是哪吒麼？哪吒答曰：然。張桂芳曰：你打吾先行官是爾，哪吒大喝一聲：匹夫，說你善能呼名落馬，特來擒爾，把槍一抖，來取桂芳，急架相迎，輪馬相交，雙槍並舉，好一場惡殺。一個是蓮花化身靈珠子，一個是對神

榜上一夜門，有詩爲證。征雲歸字宙，殺氣繞乾坤。這一個展鋼鎗要安此段，那一個踏髮輪幾乎無存。這一個爲江山以身報國，那一個爭世界豈肯輕論。這一個金盞撥海，那一個似大蚌翻身。幾時撒罷干戈事，老少安康見太平。話說張桂芳大戰哪吒三四十回合，哪吒槍乃太乙仙傳，使閉如飛電，繞長空風聲臨玉樹。張桂芳雖是槍法純熟，也自難威力效，不能久戰。隨用法術要擒哪吒，桂芳大呼曰：哪吒不下車來，更待何時？哪吒也吃一驚，把腳踏定一輪，却不得下來。桂芳只叫：不下輪來，大驚。老師之祕授，叫姓捉將，道名拿人，往常響應。今日爲何不準，只得再叫一聲。哪吒只是不理，連叫三聲。哪吒大罵：失時匹夫，你叫我不下來，難道你強叫我下來。張桂芳大怒，努力死戰。哪吒把槍緊一緊，似銀龍翻海底，瑞雪滿空飛。只殺得張桂芳力盡筋疲，遍身汗流。哪吒把乾坤圈飛起來打，不知張桂芳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子牙初返五京來

逢見瓊樓香霧開

綠水流殘人世少

青山消盡帝王才

軍民有難干戈動

將士多異異術能

無奈封神天惡定

岐山方去速蒼靈

話說哪吒一乾坤圈，把張桂芳左臂打得筋斷骨折，馬上晃了三四晃，不會閃下馬來。哪吒得勝進城，探馬報入相府，令哪吒來見。子牙問曰：與張桂芳見陣，勝負如何？哪吒曰：被弟子乾坤圈，打傷左臂，敗進營裏去了。子牙又問：可曾叫你名字？哪吒曰：紅芳連耳三才，弟子不會理他罷了。衆將不知其故，但見精血成胎者，有三魂七魄，被他叫一聲，魂魄不歸一體，散在各方。自然落馬。哪吒乃蓮花化身，週身俱是蓮花，那裏有三魂七魄，故此不得叫下輪來。且說張桂芳打傷左臂，先行官風林又被打傷，不能動履，只得差官用告急文書往朝歌，見聞太師求援不表。且說子牙在府內，自思哪吒雖則取勝，恐後面朝歌調動大隊人馬，有累西土。子牙沐浴更衣，來見武王。倒見武王曰：相父見孤，有何緊事？子牙曰：臣辭主公，往崑崙山去一遭。武王曰：兵臨城下，將至邊境，國內無人，相父不可逗留高山，使孤盼望。子牙曰：臣此去多則三朝，少則兩日，即時就回。武王許之。子牙出朝回相府，對哪吒曰：你與武王訂生守城，不必與張桂芳廝殺，待我回來，再作區區。哪吒領命。子牙吩咐已畢，隨道士迓往崑崙山來。怎見得有詩爲證。文後空空文內空，妙中妙法妙無窮。五行道術非凡術，一陣清風至玉宮。多請虎子牙纓土遁，到得颯颯降落下土遁，見崑崙光景，嘆嘆不已。自想：一難此山，不覺十年，如今又至，風景又帶一變。子牙不勝驚愕，怎見得好山。烟霞散彩，日月搖光。千株老柏，萬節修篁。千株老柏帶雨，滿山青染染。萬節修篁含烟，一徑色蒼蒼。門外金花布錦，柵邊瑞草生香。嶺上綉桃，紅錦輪。洞門年草空絲反，時間仙鶴鳴。每見瑞雲翔，仙鶴鳴時，靈振九霄。雲漢遠，瑞雲翔。毛氍五色彩衣光，白鹿玄猿時隱現。青鸞白象任行藏，細觀靈瑞地。果乃洞天學。子牙上崑崙，過了崑崙，摩訶至玉虛宮，不敢擅入，在宮前等候多時，只見白鶴童子出來。子牙曰：白鶴童兒，與吾通報。白鶴童子見是子牙，忙入宮

至八卦台下，跪而啟曰：妾向在外，聽候王旨，元始點首，正要她來，當兒出宮，口稱師叔，老爺有詞，子牙至台下，御身拜伏，弟子妾向，願老師父聖壽無疆，元始曰：你今上山，正好命南極仙翁取對神榜與你，可往岐山，造一封神台，臺上張掛封神榜，把你的一生事，俱完畢了，子牙跪而告曰：今有張桂芳，以左道傍門之術，征伐西岐，弟子道理機末，不能治，伏望老師大發慈悲，捉獲弟子，元始曰：你爲人間宰相，受享國祿，稱爲相父，凡間之事，我貧道怎管得你的靈，西岐乃有德之人，守你怕左道傍門，事到危急之處，自有高人相輔，此事不必問我，你去罷，子牙不敢再問，只得出宮，纔出宮門，首白鶴童兒叫曰：師叔老爺，請你子牙聽得，急忙回至八卦臺下跪了，元始曰：此子但凡有人叫你的，不可應他，若是應他，有三十六路狐戎，你東海還有一人等，你務要小心，你去罷，子牙出宮，有南極仙翁送子牙，子牙曰：師兄，我上山參謁老師，懇求指點，以退張桂芳，老師不肯慈悲，奈何奈何，南極仙翁曰：上天數定，終不能移，只是有人叫你，切不可應他，紮實要緊，我不得送送你，子牙捧定回神榜，往前行至姚峰，纔過十道，驕後有人叫妻子牙，子牙曰：當真有人，今不可應他，後邊又叫，子牙公也不應，又叫，妾丞相也不應，連聲叫三五次，見子牙不應，那人大叫曰：妾向你太薄情而忘舊也，你今就做丞相，特極人臣，獨不想在下唐宮，與你學道四十年，今日連呼你數次，應也不應，子牙聽得如此言語，只得回頭看時，見一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西上青巾一字飄，迎風大袖襯輕袍，麻鞋足下生雲霧，寶劍光華透九霄，葫蘆裏面長生術，胸內玄機隱六韜，跨虎登山隨地走，三山五嶽任逍遙，請我子牙一看，原來是師弟申公豹，子牙曰：兄弟，吾不知是你叫我，我只因師尊吩咐，但有人叫我，切不可應他，我故此不曾答應，得罪了，申公豹問曰：師兄，手裏拿着的是甚麼東西，子牙曰：是封神榜，申公豹曰：那裏去子牙，曰：往西岐造封神臺，上面張掛，申公豹曰：師兄，你如今保那個，子牙笑曰：賢弟，你說混話，我在西岐身居相位，文王託孤於我，立武王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八百諸侯，悅而歸周，吾今保武王滅紂王，正應上天聖象，豈不知鳳鳴岐山，兆應真命之主，今武王德配堯舜，仁合天心，况成湯王氣黯然，此一轉詐靈，賢弟反問，却是爲何，申公豹曰：你說成湯王氣已盡，我如今下山保成湯扶紂王，子牙你要扶周，總要你鬆肘子牙曰：賢弟，你說那裏話，師尊嚴命，怎能有違，申公豹曰：子牙，我有一言奉勸你聽，我有一全美之法，到不如同我保紂滅周，一來你兄弟同心合意，二來你我弟兄又不至參商，此不是兩全之道，申公豹怒色曰：妾子牙，料你保周，你有多大本領，道行不過四十年而已，你且聽我道來，有詩爲證，鍊就五行真妙訣，移山倒海更通天，降龍伏虎隨吾意，跨鶴乘鸞入九天，紫氣飛昇千萬丈，當時火內橫金蓮，辰踏霞光開說要，逍遙也過幾千年，話說子牙曰：你的功夫是你得，我的功夫是我得，豈在年數之多寡，申公豹曰：妾子牙，你不過五行之術，倒海移山而已，你怎比得我，似我將首級取將下來，往空中一擲，漏遊千萬里，紅軍托接，復入頸項上，依舊還元返

仍霎時間去霧相連，陰雲四起，蘆葦山峯，子牙大驚曰：怪哉！怪哉！正看間，見巨浪分開，現一人赤條條的，大叫：大仙，游魂
身皮子，未得收體。前日清虛道德真君符命言：今日今時，法師臨處，使遊魂伺候。望法師大展威光，普濟游魂，超出烟波。
扶離西海洪恩萬載。子牙仗着膽子，問曰：你是誰？在此興波作浪，有甚沉寃？靈寶道來，那物曰：遊魂乃軒轅黃帝總兵官柏
齡也，因大破蚩尤，破火器打入海中，千年未能出劫。萬望法師指超福地。恩同泰山。子牙曰：你乃柏齡，聽吾王虛法，隨往
西岐去候用，把手一放，五雷響亮，板障迷關，速超神道。柏齡現身拜謝。子牙大喜，隨駕士道往西岐山來。霎時風響來到山
前，只聽狂風大作，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
細細微微播土塵，無形過嶺透前襟。太公仔細觀何物，却似朝歌五路神。當時
子牙一看原來是五路神來接，大呼曰：昔在朝歌，蒙恩師發落，往西岐山伺候。今知恩師過，特來迎接。子牙曰：吾擇吉日
起造封神臺，用柏齡蓋造。若是造完，將榜掛掛，吾自有妙用。子牙吩咐柏齡，你就在此督造。待臺完，吾來開榜。五路神同柏
齡領法旨，在西岐建臺。子牙回西岐，幸相府武吉哪吒迎接，至野中坐下，就問張桂芳可曾來探報。武吉曰：不會。子牙往
朝中見武王，問曰：武王宜子牙至殿前，行禮畢，武王曰：相父往黃帝廟事體何如？子牙只得含糊答應，把張桂芳事掩蓋不教泄
漏。天機武王曰：相父爲孤勞苦，孤心不安。子牙曰：老臣爲國，營得如此，豈能勞苦？武王傳旨改宴，與子牙共飲數杯。子牙謝
恩回府。次日，點鼓將參謁畢，子牙傳令，衆將官領兩帖，先令黃飛虎領令箭，哪吒領令箭，又令辛甲辛免領令箭。子牙發
已畢，且說張桂芳被哪吒打傷，正在營中保養傷痕，等候朝歌援兵。不知子牙劫營，二更時分，只聽得一響炮響，喊聲
起，震動山岳，慌忙披掛上馬，風林也上了馬，及至出營，看城內兵燈籠火把，照耀天地，通紅。喊殺連聲，山搖地動。只見喊門
哪吒登風火輪，搖火尖槍，沖殺而來，勢如猛虎。張桂芳見是哪吒，不戰自走。風林在左營，見黃飛虎騎五色神牛，便鎗沖殺
進來。風林大怒，好反叛賊，高放夜劫營，自取死也。縱青鬃馬，使兩根狼牙棒，來取飛虎。牛馬相逐，夜間混戰。且說辛
甲辛免在右營沖殺，營內無將抵當，任意縱橫。只殺到後寨，見周紀南宮適監在陷車中，忙殺開柙，救出二將，步
行搶得利刃在手，只殺得天崩地裂，鬼哭神嚎。裏外夾攻，如何抵當？張桂芳與風林見不是勢頭，只得帶傷逃歸。遇野驍橫，滿
地血水成流。三軍叫苦，樂鼓丟棄，自己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張桂芳連夜逃走，至西岐山，收拾散殘人馬。風林上帳，與主將議
事。桂芳曰：吾自來提兵，未嘗有此一敗。今日在西岐，損折許多人馬，心上甚是無樂。忙修書急本京，打進朝歌，速發援兵。共
破反狀。且說子牙收兵得勝回營，衆將歡騰，齊聲唱凱。正是：
上將軍如猛虎，得勝小校似飛鷹。話說張桂芳遣官進朝
歌，來至右廟下，文書問太師聽報，衆將鼓鑼，衆將參謁。堂前將張桂芳申文呈上。太師拆開一看，大驚曰：張桂芳征伐西
岐，不能取勝，反挫兵折將，老夫須得救征。方東西土，奈因東南兩路風氣不齊，又見遊魂關總兵官榮不能取勝，方今賊盜亂
生，如之奈何？欲去，奈國空虛，吾不去，不能克服。只見門人吉立上前言曰：今國內無人，老 怎麼親征得？不若於三山五

岳之中，可選一二位道友，往西岐協助張姓方。大事自可定。何樂不師費心，有傷貴體，只這一句話，斷送修行人兩對封神榜上，且標名，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四聖西岐會子牙

王道從來先施仁。

妄加征伐自沉淪。

機名戰士如奔浪。

逐劫神仙似斷碑。

異術奇珍誰個是。

爭強鬪霸孰爲真。

不如閉目深山坐。

樂守天真養自身。

話說聞太師聽吉立之言，忽然想起海島道友，拍掌大笑曰：「只因事冗難終日碌碌，爲這些軍民事務，不得寬暇，把這些道友都忘却了，不是你方纔說起。我時得海宇滿平，吩咐吉立傳衆將知道，三日不必來見，你與余慶好生看守相府，吾去三兩日就回。」太師騎了黑麒麟，注兩根金鞭，把黑麒麟上角一拍，黑麒麟四足走起風雲，霎時間遍遊天下。有詩爲證：「四足風雲聲響亮，麟生彩影映金光。週遊天下須臾至，方顯玄門道術昌。」話說聞太師來至西海九龍島，見那些海島滔滔烟波滾滾，把坐騎落在崖前，只見那洞門外，異在奇香殿殿秀，翠柏青松色色新。正是只有仙家來往處，那許凡人到此間。正看玩時，見一童兒出來，太師問曰：「你師父在洞否？」童兒答曰：「家師在裏面下棋。」太師曰：「你可通報商都聞太師相訪。」童兒進洞來，啟老師曰：「商都聞太師相訪，只見四位道人聽得此言，齊出洞來，大笑曰：「聞兄，那一陣風兒吹你到此。」聞太師一見四人出來，滿面笑容相迎，竟邀至裏面行禮畢，在蒲團坐下。四位道人曰：「聞兄是那裏來？」太師答曰：「特來進謁。」道人曰：「吾等避跡荒島之中，有何見諱？」特至此地。」太師曰：「吾受國恩，受先王之託，官居相位，統領綱綱重務，今西岐武王纔下姜尚，乃崑崙門下，仗道欺公，助紂發作，前差張桂芳領兵征伐，不能取勝，奈因東周又亂，諸侯猖獗，吾欲西征，恐國家空虛，自思無計，俛見道兄，若肯借一臂之力，扶危拯弱，以鉅強暴，實謂仲萬千之幸。」頭一位道人答曰：「聞兄，既來，我貧道前往救授，枉爲大事，自然可定。」只見第二位道人曰：「要夫，四人齊去。」雜道說：「王兄爲得聞兄，吾等便就不去。」聞太師聽罷大喜，此乃是四聖，也是封神榜上之數。頭一位姓王名魔，二位姓楊名壽，三位姓高名友，四位姓李名興，是靈霄殿四將，看官大抵神道原是神仙做的，只因修行淺薄，不能成正果元元，修成神道。且說王魔曰：「聞兄先回，他們隨後即到。」聞太師曰：「承道兄德意，請即牽臨，不可滯滯。」王魔曰：「吾命童兒先將坐騎送往岐山，我們即來。」聞太師上了黑麒麟，回朝歌不表。且說王魔等四人，一齊駕水遁往朝歌去，怎見得有詩爲證：「五行之內水爲先，不用乘舟不駕船。大地從坤頃刻至，碧遊宮內聖人傳。」話說四位道人到朝歌，收了水遁，進城朝歌軍民一見，嚇的魂不附體。王魔戴一字巾，穿水合袍，面如滿月，楊森蓮子，似陀頭打扮，穿皂服，面如鍋底，鬚似珠砂，兩道黃眉，高友乾挽雙抓髻，穿大紅服，面如紫靛，髮似珠砂，上下獠牙，李興戴魚尾冠，穿淡黃服，面如重棗，一部長髯，俱有一丈五六尺長，晃晃蕩蕩，衆民看見，伸舌咬齒。王魔問百姓曰：「聞太師府在那裏？」有大勝的

答曰：在正南二龍橋就是四位道人來至相府。太師迎入，施禮畢，傾令擺上酒來，款待四位。左道之內，俱用童酒，持齋者少。次日，聞太師入朝，見紂王言：臣請得九龍島四位道者，往西岐破武王。紂王曰：太師爲孤佐國，何不請來相見？太師領旨，不一時，領四位道人進殿來。紂王一見，魂不附體，好兇惡像。道人見紂王曰：柎子稽首了。紂王曰：道者平身，傳旨命太師與朕代禮，顯慶殿陪宴。太師領旨，紂王同宮。且說：五位在殿歡飲，王魔曰：聞見待善等成了功來，再會酒罷。我們去也。四位道人離了朝門，太師送出朝歌。太師自回府中不表，且說四位道人，駕水遁往西岐山來。霎時到了，落下坎遁，到張桂芳轅門，探馬報入：有四位道長至轅門候見。張桂芳聞報出營，接入中軍。張桂芳風林參謁，王魔見一將欠身不便，問曰：聞太師請俺們來助你，你恨必著揚，風林把臂膊被哪吒打傷之事，說了一遍。王魔曰：與吾有一看呀，原來是乾坤圈打的。葫蘆中取一粒丹口嚼碎了，搽上即時全愈。好芳也來求丹。王魔一樣治度。又問：西岐姜子牙在那裏？張桂芳曰：此處離西岐七十里，因兵助至此。王魔曰：快起兵往西岐去。彼時張桂芳傳令：一聲砲響，三軍吶喊，殺奔西岐。東門下寨，子牙在相府，正談連日。張桂芳助兵之事，探事馬報來。張桂芳起兵在東門安營。子牙與衆將官言曰：張桂芳此來，必求有接兵存營，各要小心。衆將得令，且說：王魔在帳中坐下，對張桂芳曰：你明日出陣前，坐名要姜子牙出來，吾等俱藏在旗旛腳下，待他出來，我們好會他。楊森曰：張桂芳、風林，你把這符貼在你的馬鞍韉上，各有話說。我們的坐騎，乃是奇獸，戰馬見了，骨軟筋酥，焉能站立。二將領命，且說：次日，張桂芳全裝甲冑，上馬至城下，坐名只要姜子牙答話。報馬進相府報，張桂芳請丞相答話。子牙見張桂芳又來索戰，傳令擺五方隊伍出城。砲聲響亮，城門大開。只見青旛招展，一池荷葉舞清風，素帶拖展滿苑梨花飛瑞雲。紅塵閃灼，燒山烈火一設同。桌蓋飄揚，烏雲蓋住鐵山頂。杏黃旗兜動護中軍，戰將英雄如猛虎。兩邊擺列衆英豪，話說寶壽爺下。子牙騎着鬃馬，手提寶劍，桂芳一馬當先。子牙曰：敗軍之將，又有何面目至此。張桂芳曰：勝敗兵家常事，何得爲愧。今非昔比，不可欺敵。吾還未罪，只聽得後面鼓響。取籙開處，走出四樣異獸。王魔騎狻猊，楊森騎獬豸，高友乾騎的是花斑豹，李興霸騎的是獐獐，四獸沖出陣來。子牙兩邊戰將，都跌翻下馬。連子牙帶下鞍韉，這些戰馬，經不起那異獸惡氣沖來。各馬都骨軟筋酥，酥中只是哪吒風火輪，不能搖撼。黃飛虎騎五色神牛，不會掉鞍。以下都跌下馬來。四道人見子牙跌得冠斜袍亂，大笑不止。大呼曰：不要慌，慢慢起來。子牙忙整衣冠，再一看時，見四位道人好兇惡之相，臉分青白紅黑，各騎古怪異獸。子牙打稽首曰：四位道兄，那座名山，何處而府。今到此間，有何吩咐。王魔曰：姜子牙，吾乃九龍島鹹氣道者。王魔、楊森、高友乾、李興霸也，你我俱是道門。只因聞太師招招，特地到此。我等今欲與子牙解圍，並無他意。不知子牙可做得實道。三件事：子牙曰：道兄吩咐，莫說三件，便三十件，可以依得。但說無妨。王魔曰：頭一件，要武王稱臣。子牙曰：道兄差矣。吾主公武王，原是商臣，奉法守公，并無欺上，何不可之有。王魔曰：第二件，開了陳蔡，給沙三軍賞賜。第三件，將黃飛虎送出城，與衆將

芳偈回胡歌，你意下如何？子牙曰：道兄吩咐，極是明白，容尚回城。三日後作表，填道兄帶回胡歌謝恩，再無他講。兩邊舉手請了，正是：且將三軍權仗九二一，真箇走一遭。話說子牙回家，將進城，入相府，望殺陛下，只見武成王也跪下曰：請丞相將我父子解送桂芳行營，免罪武王。子牙忙忙扶起曰：黃將軍方纔三件事，乃權宜暫允他，非有他意，彼騎的俱是怪獸，家將未聽先自落馬，神動銳氣，故此將破設計。且連城再作區處，黃將軍謝了子牙，業將豹訖，子牙乃香湯沐浴，吩咐武吉，那吒防守，子牙駕土遁二上崑崙，往玉虛宮而來，有詩為證：道術微來按五行，不穿霧彩放輕盈，須臾飛過扶桑徑，咫尺行來至玉京。且說子牙到了玉虛宮，不敢擅入，候白鶴童子出來，子牙曰：白鶴童子通報一聲，白鶴童子至碧游床前，言曰：師老翁，師叔尚在宮外候法旨，元始吩咐進來。子牙進宮，躬身下拜，元始曰：九龍島王魔等四人，在西岐伐你，他騎的四獸，你未曾知道，此物乃萬獸統轄之時，神識各別，龍生九種，色相不同，白鶴童子，你往桃圃內牽了四不相來，怎見得，有詩為證：麟鳳呈靈如記，足踏晴光至九重，四海九州隨靈遍，三山五嶽變時逢。童兒把四不相牽至，元始曰：姜尚也是你四十年修行之功，與吾代理封禪，吾今把此獸與你，隨往西岐，好會三山五嶽四寶之中，奇異之物。又命兩極仙翁，取一本經，長三尺六寸五分，有二十六節，每一節有四道符印，共八十四道符印，名曰打神鞭，子牙跪而接受，又拜懇曰：望老師大發慈悲。元始曰：你此一去，往北海邊，還有一人等你，吾今將此中央戊己之旗付你，旗內有諸端道之際，當看此旗，俾你知道的。子牙叩首辭別，出玉虛宮，南極仙翁送子牙至麒麟崖，子牙上了四不相，把頂上角一拍，那獸一道紅光起去，鈴聲響亮，往西岐來，正行之間，那四不相靈靈落在一座山上，那山近連海島，怎見得好山，千峯排戟萬仞開，辟日映嵐光明返照，雨收霞色冷含烟，藤纏老樹，蜜舌危岩，奇花瑤草，修竹喬松，幽鳥啼響近，滔滔海浪鳴，真真行翠之龍繞，處處巉岩若削生，起伏情頭龍脈好，必有高人隱姓名。話說子牙看罷山景，只見山腳下一股怪雲捲起，雲過處生風，風響處見一物，好生蹊蹺古怪，怎見得：頭似駝，身似猿，背似鶴，折身鼻，鬚似髯，或上或下，耳似牛，凸參雙睛，身似魚，光輝燦爛，手似鷹，電閃鋼鉤，足似虎，靈山跳調，龍分種，降下異形，採天地靈氣，受日月精英，發手速石多玄妙，口吐人言，蓋世無難與，約交真可羨，來扶主助皇圖。話說子牙一見，魂不附體，嚇了一身冷汗，那物大叫一聲曰：但吃姜尚一塊肉，延壽一千年。子牙聽罷，原來是要吃我的，那東西又一跳，將來叫姜尚，我要吃你。子牙曰：吾與你無隙無仇，何為要吃我？妖怪答曰：你休想逃脫今日之厄。子牙把杏黃旗輕輕展開，看那簡帖，原來如此。子牙曰：孽障，我若該是你口裏食，料應難免，你只把我杏黃旗拔起來，我就與你吃，拔不起來，要你的命。子牙把旗望地上一丟，那旗長有二丈有餘，那妖怪伸手來拔，拔不起來，兩隻手拔，也拔不起來，用陰陽手拔，也拔不起來，便將雙手扳到旗根底下，把頭頸子掙的，老長的，也拔不起來，子牙把手望空中一撒，五雷正法，雷火交加，一番響，嚇的那東西要放手，不意把手長在旗上了，子牙喝一聲：好孽

障與吾一劍那物叫曰：上仙饒命，念吾不識上仙玄妙，此乃申公豹害了我，子牙聽說申公豹的名字，子牙問曰：你要吃我，與申公豹何干？妖答曰：上仙吾乃龍鬚虎也，自少吳時生我，採天地靈氣，受陰陽精華，已成不死之身，前日申公豹往此處過，說今日今時，子牙過時，若喫他一塊肉，延壽萬載，故此一時為味，大膽欺心，冒犯上仙，不知上仙道高術廣，自古是慈悲，道德可憐，念我千年辛苦，修得十二重樓，若赦一生，萬年功德，子牙曰：據你所言，你拜吾為師，我就饒你，龍鬚虎曰：願拜老爺為師，子牙曰：既如此，你閉了目，龍鬚虎閉目，只聽得空中一聲雷響，龍鬚虎雙手離開，倒身下拜，子牙在北海收了龍鬚虎為門徒，子牙問曰：你在此山，可曾學些道術？龍鬚虎答曰：弟子發手有石，隨手放開，便有劈斲大石頭，如飛蝗驟雨，打的滿山灰土，迷天隨發，隨應，子牙大喜，道：此人用之劫營到處可以成功，子牙收了杏黃旗，隨帶龍鬚虎上了四不相，還往西岐城，落下坐騎，來至相府，參將迎接，猛見龍鬚虎在子牙後邊，參將吃了一驚，道：姜丞相惹了邪氣來了，子牙見參將猜疑，笑曰：此是北海龍鬚虎也，乃是我收來門徒，參將進相府參謁，已畢，子牙問城外消息，武吉曰：城外不見動靜，子牙傳令，預備交戰，且說張桂芳在營，五日不見子牙出城，來領賞三軍，把黃飛虎父子解到營裏來，乃對四位道人曰：老師，姜尚五日不見消息，其中莫非有詐？王魔曰：他俱依允，羅道失信於我等，管教他叫破城血滿城池，尸成山嶽，又過三日，楊森對王魔曰：道兄，姜子牙至八日還不出來，我們出去會他，問個端的，張桂芳曰：姜尚那日見勢不好，將言俯就，姜尚外似忠誠，內懷奸詐，楊森曰：既如此，我等出去，若是誘哄我等，我們只消一陣成功，早與你班師回去，風林傳下令去，一聲炮響，三軍吶喊，殺至城下，請子牙答話，探事馬報入相府，子牙帶哪吒、龍鬚虎、武成王、騎四不相出城，王魔一見大怒，道：好姜尚，你前日跌下馬去，却原來往崑崙山借四不相，要與俺們見個雌雄，把把狂狂一頓，執劍來取子牙，傍有哪吒會開風火輪，棒火尖鎗，大叫：王魔休得傷吾師叔，沖殺過來，輪劍並舉，好一場大戰，怎見得：兩陣上旛搖掛，戰劍鎗交加，霞光吐，鎗是乾元禿，按來劍法，仙傳多威武，哪吒發怒性剛，王魔實劍神敢阻，哪吒是乾元山上寶和珍，王魔一心要把成湯輔，鎗劍並舉沒遮攔，只殺得兩邊兒郎尋羅網，話說：二將大戰，哪吒便發了那一條鎗，與王魔力敵，正戰間，楊森騎着猿猴，見哪吒鎗來得利，害劍乃短傢伙，招架不開，楊森在豹皮囊中，取一粒開天珠，劈面打來，正中哪吒，打翻下風火輪去，王魔急來取首級，早有武成王、黃飛虎、備開五色神牛，把鎗一擺，沖將過來，救了哪吒，王魔夜戰飛虎，楊森二發奇珠，黃飛虎乃是馬上將軍，怎經得一珠打下，坐騎來早被龍鬚虎大叫：莫傷吾大將，我來了，王魔一見大驚，是個甚麼妖精出來，怎見得：古怪蹊蹊相頭大，頸子長，獨足，只是跳眼內吐金光，身上鱗甲現，兩手似純鋼，鍊成奇異術，劈手石頭強，但逢龍鬚虎，不死也羞傷，話說：高友乾騎着花斑豹，見龍鬚虎兇惡，忙取混元寶珠，劈臉打來，正中龍鬚虎的腦子，打的扭着頭跳，左右救回黃飛虎，王魔楊森二騎來，攙子牙，子牙只得將劍招架，來往沖殺，子牙左右無佐，三將着傷救回去了，不防李興霸把劈地珠照子牙打來，正中

前心。子牙嗚呀一聲，幾乎墜騎，帶四不相望北海上逃走。王魔曰：待吾去拿了姜尚，來趕子牙，以飛雲掩風，如飛箭離弦，子牙避是傷了前心，他得後面趕來，把四不相的角一拍，起在空中。王魔笑曰：總是道門之術，休欺我不會騰雲，把狂狂一拍，也是在空中隨後趕來。子牙在西岐七死三災，此是遇四聖頭一死，王魔見趕不上子牙，復取開天珠望後心一下，把子牙打下坐騎來，行碌碌滾下山坡，仰面朝天，打死了四不相，站立在傍。王魔騎來，取子牙首級，忽然聽得半山作歌而來。野水瀟風拂柳，池中水雨花，飄借問安居何處，白雲深處爲家。話說：王魔謫教看時，乃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王魔道：道兄來此何事？廣法天尊答曰：王道友，姜子牙害不得，貧道奉玉虛宮符命，在此久等多時，只因五事相湊，故命子牙下山，一則成湯氣數已盡，二則西岐真主降臨，三則吾聞教犯了殺戒，四則姜子牙該享人間福祿，身帶將相之權，五則與玉虛宮代理封神道友，你教我中道違自存，無拘無束，爲甚麼惡氣紛紛，端心糾糾，可知道你那岩遊宮上有兩句說得好：緊閉洞門，靜誦黃庭三兩卷，身授西土，封神榜上有名人。你把姜尚打死，雖死還有同生時候，道友依我，你好生回去，這還是一月本缺，若不聽吾言，致生後悔。王魔曰：文殊廣法天尊，你好大話，我和你一樣道門，怎言月缺難圓，難道你有名師，我無教主，王魔動了無名之火，持劍在手，惡狗狼來，取文殊廣法天尊，只見天尊後面有一道童，攔腰穿淡黃服，大叫：王魔少待行兇，我來了，我乃文殊廣法天尊門徒，金吒是也，提劍直取王魔手中劍，對面交還，來往盤旋，惡戰數日，有詩爲證：來往交還劍吐光，二神鬪戰方龍崗，行深行淺皆由命，方知天意滅成湯。話說：王魔命吒惡戰山下，文殊廣法天尊取出一物，此實在女門爲道帶權，移在樺門爲七寶金蓮，上有三個金圈，往上一舉，落將下來，王魔急難逃脫，頸子上一圈，腰上一圈，足下一圈，直立的靠定此樺，金吒見寶縛了王魔，手起劍落，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四聖無端欲逆天，

仗他異術弄狂顛，

西來有分封神客，

幾許雄才消此地，

無邊惡孽造前愆，

雪飛七月冰三尺，

尤費驅連喪九泉。

話說：金吒一劍，把王魔斬了，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杵，用百靈幡引進去了。廣法天尊收了此寶，望嶠崑下拜，弟子開了殺戒，命金吒把子牙背負上山，將丹藥用水研開，灌入子牙口內，不一時子牙醒回，看見廣法天尊，曰：道兄，我如何於此處相會？天尊笑曰：原是天意，定該如此，不由人耳。過了一二時辰，命金吒，你同師叔下山，協助西土，我不久也要來扶子牙，上了四不相，向西岐，廣法天尊將土掩了王魔尸骸，不表。且說：西岐城，不見姜丞相，衆將慌張，武王親至相府，差探馬各處找尋，子牙同金吒至西岐，衆將同武王齊出相府，子牙下騎，武王曰：相父兵敗何處，孤心甚是不安，子牙曰：老臣若非金吒，師徒決不能生還矣，金吒爲謁武王，會了哪吒，二人自在一處，子牙進府調理，且說：成湯營裏，楊森見子牙得勝，追趕子

牙至晚不見回來，楊森憂感，怎麼不見回來，慌忙袖中一算，大叫一聲：罷了！高友乾、李興霸、齊問原由，楊森怒曰：可惜千軍道行，一旦死於五龍山三位道人，怒髮冲冠，一夜不安。次日，上騎城下搦戰，只要子牙出來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驚傷未愈，只見金吒曰：師叔既有弟子在此保護出城，定要成功。子牙從計，上騎開城，見三位道人，咬牙大罵曰：好姜尚殺吾道兄，勢不兩立。三騎齊出來，戰子牙，傍有金吒、哪吒二人，金吒、哪吒登開風火輪，便開火尖鎗抵敵。五人交兵，只殺得霧霧紅雲籠宇宙，騰騰殺氣照山河。子牙暗想：吾師所賜打神鞭，何不祭起？子牙將神鞭丟起空中，只聽雷鳴火電，正中高友乾頂上，打得腦漿迸出，死於非命。一塊已入封神臺去了。楊森見高友乾已亡，吼一聲來奔子牙，不防哪吒將乾坤圈丟起，楊森方欲收此寶，被金吒將遊龍橋祭起，逼住楊森，早被金吒一劍揮為兩段。一道靈魂，也進封神臺去了。張桂芳、風林見二位道長身亡，桂芳被金吒、風林便狼牙棒，沖殺過來。李興霸騎奔，捉方榜，殺來，金吒步戰，哪吒使一根鎗，兩家混戰，只聽四岐城裏一聲炮響，走出一員小將，還是一個光頭兒，銀冠銀甲，白馬長鎗，此乃黃飛虎第四子黃天祥，走馬殺到軍前，耀武揚威，勇貫三軍，鎗法如驟雨，天祥刺斜裏一鎗，把風林挑下馬來。一塊也進封神臺去了。張桂芳料不能取勝，敗進行營。李興霸上帳自思：吾四人前來助你，不料今日失利，喪吾三位道兄，你可修文書連報聞兄，使發兵救援，以泄今日之恨。張桂芳依言忙作告急文書，差官星夜進朝，不幾日說：姜子牙得勝，回西岐，陞銀安殿，衆將報功。子牙獎黃天祥走馬擒挑風林，金吒曰：師叔今日之勝，不可停留，明日會戰，一陣成功，張桂芳可破也。子牙曰：善。次日，子牙點衆將出城，三軍吶喊，軍威大振。坐名要張桂芳、桂芳聽報曰：吾自來提兵，未曾掣銳，今日反被小人欺侮，氣殺我也。忙上馬布開陣勢，到破門指子牙大罵曰：反賊怎敢欺侮天朝，元帥與你立見雌雄。縱馬持鎗殺來，姜子牙後面黃天祥出馬，與桂芳雙鎗並舉，一場大戰。二將坐雕鞍，征夫馬上歡，這一個怒發如雷吼，那一個心頭火一撥。這一個喪門星，步扶封王，那一個天皇星，欲保周元。這一個捨性命而安社稷，那一個擊殘生欲正江山。自來惡戰不尋常，驍門幾次鮮紅戰。話說黃天祥大戰張桂芳三十合，未分上下。子牙傳令點鼓，軍中之法，鼓進金止，周營數十騎左右槍出，伯達、伯通、仲突、仲怒、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毛公遂、周公旦、召公爽、南宮適、辛甲、辛癸、太閤、閻天、黃明、周紀等圍裏上來，把張桂芳圍在城心。那張桂芳似奔風猛虎，酒醉狂彪，抵擋周將，全無懼怯。且說子牙命金吒、道你、去戰李興霸。我用打神鞭助你今日成功。金吒聽命，拽步而來。李興霸坐在騎上，見一道宣持劍趕來，備喝猙猙，提劍就打。金吒舉劍迎架，相迎未及數合，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搖搖而來，直刺李興霸。與金吒相迎，還子牙在四不相上，方祭打神鞭。李興霸見勢不能取勝，把猙猙一拍，那獸四足騰起，風雲迷說去了。哪吒見走了李興霸，登輪直殺進桂芳城心來。晁田、弟兄二人，在馬上大呼曰：張桂芳早下馬歸降，免爾一死。與吾等共享太平。張桂芳大罵，叛逆匹夫，損傷報國，盡命忠忠，豈肯聽賢食生，而招名節也。從清晨只殺到午牌時分，桂芳料不能出，大叫：封王陛下，臣不能報國。

立功一死以盡臣節。自轉鎗一刺。桂芳掙下鞍鞵。一點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引進去了。正是：英雄半世成何用。留得芳名萬世傳。桂芳已死。人馬也有降西岐者。也有回關者。子牙得勝進城。入府上殿。各報其功。子牙道：今日衆將英雄可喜。且說李興霸逃脫重圍。慌忙逃走。李興霸乃四聖之數。怎說得大數。莽莽正行。飄然落在一山。道人見半騎落下。滾鞍下地。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尋思良久。吾在九龍島修鍊多年。豈料在西岐有失。愧回海島。羞見道中朋友。如今且往朝歌城去。與聞道兄共議報今日之恨也。方欲起身。只聽得山上一人唱道：情而來道人回首一石。原來是一道童。天使還支得做仙。做仙隨處觀青天。此言勿謂吾狂妄。得會回時合自然。話說那道童唱着行來。見李興霸打躬。道友請了興霸答禮。道童曰：老師。那一座名山。何處洞府。興霸曰：吾乃九龍島鍾氣士李興霸。因助張桂芳伐西岐失利。在此少坐片時。道童你往那裏來。道童大喜道：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不是別人。我乃九龍島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奉師命行西岐去。見師叔姜子牙門下立功討賊。我臨行時。吾師曾說：你安遇着李興霸。捉他去西岐見子牙。豈知恰遇你李興霸大笑曰：好李璋。焉敢欺吾太甚。提個頭就打。木吒執劍急架。忙迎劍刺相交。怎見得九龍島大戰。這一個移移道步。那一個急轉麻鞋。輕移道步。撒五鞭純鋼出鞘。急轉麻鞋。曳兩股寶劍難。鋼來劍架。目前斜刺一團花。劍去鋼迎。腦後千魂寒霧滾。一個是肉身成聖。木吒多威武。一個是靈霄殿上。神將逞雄威。些兒眼慢。目下皮肉不完全。候爾手鬆。眼下手分兩段。話說木吒大破李興霸。木吒背上寶劍兩口。名曰吳鉤。此劍乃干將鑄。形之流。分有雌雄。木吒把左肩一搖。那雄劍起去。橫在空中。磨了一磨。可憐李興霸。千年修鍊全無用。血染衣襟在九宮。木吒將興霸尸骸掩了。借土遁往西岐來。進城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童來見。子牙命請進。木吒至殿前下拜。子牙問曰：那裏來的。金吒在傍言曰：自是弟子兄弟木吒。在九龍島白鶴洞普賢真人門下。子牙曰：兄弟三人。齊佐明主。備編史冊。萬年傳揚不朽。西岐日盛。話說聞太師。在朝歌執掌大小國事。其實有條有法。話說汜水關韓榮。報入太師府。聞太師折開一看。拍案大呼曰：道兄。你都爲着何事。死於非命。吾乃位極人臣。受國恩如同泰山。只因國事艱難。使我不放。擅離此地。今見此報。使吾痛入骨髓。忙傳令點鼓。衆將只見銀安殿三略鼓響。一千衆將。參謁太師。太師曰：前日吾選九龍島四道友。協助張桂芳。不料死了三位。風林陣亡。今與諸將共議。誰爲國家輔張桂芳破西岐走一遭。言未畢。左軍上將軍魯雄。年紀高大。上殿曰：末將願往。聞太師看時。左軍上將軍魯雄。蒼髯皓首。上殿。太師曰：老將軍年紀高大。猶恐不足成功。魯雄笑曰：太師在上。張桂芳雖是少年。當道用兵。恃強。只知己能。願胸中將殺風林乃匹夫之才。故此有失身之禍。爲將行兵。先察天時。後觀地利。中曉人和。用之以文。濟之以武。守之以靜。發之以動。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強。柔而能剛。危而能安。禍而能福。機變不測。決勝千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無所不知。千萬之衆。無有不力。聽圖曲成。各極其妙。定自然之理。決勝負之機。神速用之。機不窮之智。此乃爲將之

道也未將一丟，便要成功，再翻一二番軍，大事自可定矣。太師聞言，魯雄雖老，似有將才，况是忠心，欲點參軍，必得見機明辨的方去得，不若令費仲、尤渾副去亦可。忙傳令，命費仲、尤渾為參軍，軍政司將二臣領至殿前，費仲、尤渾見太師行禮畢，太師曰：「方今強科勞失機，風林陣亡，魯雄協助，少二名參軍，老夫將二位大夫為參贊機務，征勦四岐，旋師之日，其功莫大，費尤臨陣，魂魄潛消，忙稟道：太師在上，職任文家，不諳武事，恐誤國家重務。太師曰：「二位有隨機應變之才，通達事務之智，可以參贊軍機，以充將軍不逮，總是為朝廷出力，况如今國事艱難，當得輔若為國，豈可彼此推諉？左右取參軍印來，費尤二人落在圈套之中，只得掛印，簪花，澆酒，太師發銅符，點人馬五萬，協助張桂芳，有詩為證：魯雄報國寸心丹，費仲尤渾心膽寒。夏月行兵將作馬，二龍火傘單征鞍。只因國難生離亂，致有妖氛起禍端。奈遣封神將已備，子牙冰凍二龍奸。話說魯雄擇吉日祭發雲旗，殺牛宰馬，不日起兵，魯雄對過師，太師放炮起兵，此是夏末秋初天氣酷暑，三軍繼甲單衣好難走，馬軍兩汁長流，步卒人人喘息，好熱天氣。三軍一路，怎見得好熱？萬里乾坤，似一輪火傘當中，四野無雲風盡息，八方有熱氣昇空，高山頂上，大海波中，高山頂上，只晒得白雲灰飛，大海波中，蒸熱得波翻浪滾，林中飛鳥，酒脫翎毛，莫想騰空展翅，水底遊魚，蒸翻鱗甲，怎得弄吐鑽泥，只晒得磚如燒，紅牆瓦熱，便是鐵石人身也汗流。三軍一路上，滾滾滾，撞天銀鑿，甲層層，蓋地兵山，軍行如膠雨，馬似跳獸，說說，閃閃銀葉甲，撥轉烏雕弓，正是喊聲振動山和澤，天地乾坤似火籠。話說魯雄人馬出五關一跡行來，有探馬報與魯雄曰：「張總兵失機陣亡，首級就令，在西岐東門，請軍令定奪，魯雄聞報，大驚曰：「桂芳已死，吾師不必行，權且安營，問：前面是西岐，是西岐山，魯雄便令，茂林深處安營，命軍政司修下文書，報與太師，不表，且說子牙自從斬了張桂芳，見李姓兄弟三人，都到西岐，一日，子牙陞相府，有報馬報入府來，西岐山有一枝人馬，扎營，子牙已知其詳，前日清福神來報，封神喜已造完，張掛封神榜，如今止要祭旗，倘令命南宮适，武吉，點五千人馬，往西岐安營，阻寒路口，不教他人馬過來，二將領令，隨即點人馬出發，一聲炮響，七十里望見岐山一枝花人馬，乃成湯旗號，南宮适對陣，安下營來，天氣炎炎，軍站立不住，空中火傘拋張，武吉對南宮适曰：「吾師令我二人出城，此處安營，難為三軍枯渴，又無糧，木遮蓋，急三軍心有怨言，一宿已過，次日有辛甲、辛乙、辛丙、辛丁，互相相見，丞相有令，命把人馬調上岐山頂上去安營，二將聽罷，甚是驚訝，此時天氣熱不可當，還上山去，死之連矣，辛甲曰：「軍令怎違，只得如此。」二將點兵上山，三軍怕熱，張口喘息，煮粥當飯，又娶造飯，取水不便，軍士俱埋怨不處，且言魯雄屯兵在茂林深處，見岐山上有人安營，封兵大笑，此時天熱，山上安營，不過二日，不戰自死，魯雄只等救兵交戰，至次日，子牙領三千人馬，出城往西岐山來，南宮适、武吉下山，迎接上山，合兵一處，八千人馬，在山上搭起了帳帳，子牙坐下，怎見得好熱？有詩為證：太陽真火鍊煉埃，烈燄煎熬實可哀。綠柳青松搖特色，飛禽走獸盡驚災。游亭上面如烟燄，水閣之中似火來。萬里乾坤只一照，行旛旅舍苦相舍。話說子牙坐在帳中，令武吉營後築一

土壕高三尺，跑去乘來，武吉領令，西枝辛免，催趕車輛許多飾物，轍與子牙，子牙令轍進行營散飾物，衆軍看見，癡呆半晌，子牙點名給散，一名一個繡襖，一個斗笠，領將下去，衆軍笑曰：吾等穿將起來，死的快了，且說子牙至晚，武吉回令，土臺造完了，牙上髮披髮使劍，望東崑崙下拜，布盟斗行支黃，念支黃發符水，但見子牙作法，霎時狂風大作，吼樹穿林，只刮的颯颯灰，霧迷世界，滑喇喇天搖地塌，驟澗澗海湧山崩，簾簾響如銅鼓，衆將校兩眼難睜，一時把金風徹去，無蹤影三軍正好賭輸贏，急動玉虛玄妙訣，靈符符授更無差，邪邪伏魅隨時應，嘩雨呼風似浪沙，且說魯雄在帳內，見狂風大作，熱氣全無，喜曰：若聞太師點兵出關，正好搗殺，灌和天氣，費仲尤渾曰：天子洪福齊天，故有涼風相助，那風一發勝了，如猛虎一般，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蕭蕭颯颯深林，無影無形駭人，旋起黃沙三萬丈，飛來黑霧百千層，穿林削木真無狀，徹骨生寒骨易論，縱火行凶尤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話說子牙在岐山布斗，刮三日大風，凜凜似朔風一樣，三軍嘆曰：天時不正，國家不祥，政有比翼事，過了一兩個時辰，半空中飄飄蕩蕩，落下雪花來，村兵怨言，并等單衣鐵甲，怎耐灑冽，嚴威正在那裏埋怨，不一時，那毛片片亂舞梨花，好大雪，怎見得：瀟瀟灑灑密密層層，瀟瀟灑灑一似豆積灰，密密層層猶如柳絮，初起時一片兩片，鷓毛似風，捲在空中，次後來千團萬團，梨花如雨，打落地下，高山堆疊，猿猴失火，怎能行溝，潤無蹤，苦殺行人，難進步，霎時間銀妝世界，一會兒粉砌乾坤，客子難沽酒，蒼翁苦覓梅，飄飄蕩蕩，飛舞蝶翅，紛紛層層，道路迷，夢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景，魯雄在軍中，對費尤曰：七月秋天，降此大雪，世之罕見，魯雄年邁，怎禁得這等寒冷，費尤二人，亦無計可施，三軍都凍壞了，且說子牙在岐山上，軍中人人穿起綳褲，帶起斗笠，感丞相恩德，無不稱謝，子牙問：雪深幾尺，武吉回話：山頂上深二尺，山脚下風旋下去，深有四五尺，子牙復上土臺，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把空中彤雲，散去，現出紅日，當空一輪火傘，霎時間雲都化水，往山下一聲響，水去的急，衆在山凹裏，子牙見日色，且勝，有詩爲證：真火原來是太陽，初秋積雪化汪洋，玉虛電掣無窮妙，欲凍兩兵盡喪亡，話說子牙見雪消水急，滾湧下山，忙發符印，又到太風，只見陰雲佈食，把太陽掩了，風狂颯烈，不勝嚴冬，霎時間把岐山凍作一塊汪洋，子牙出營來看，封營簾幕盡倒，命南宮适、武吉二將，帶二十名刀斧手，下山進村營，把首將拿來，二將下山，送入營中，見三軍凍在水裏，將死者且多，又見魯雄發件尤，派三將在中軍刀斧手上，前擒捉，如同營中取物一般，把三人捉上山來，見子牙，不知性命如何，目眇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四大王遇內姦公

摩家四將號天王，惟有宵雲劍異常，靈動琵琶人已絕，揮開珠傘日無光。

艾言烈焰能焚燹，且說花狐善食強，縱有幾多稀世寶，丙癸一遇命先亡。

話說南宮适武吉將三人拿到轅門通報，子牙命推進來，魯雄站立，費尤二賊跪下，子牙曰：魯雄時務要知，天心要順，天理

要明真假要辨方今四方知紂殺惡，寒村歸周，三分有二，何苦逆天，自取殺身之禍，今已被擒，尙有何說。魯雄大罵曰：姜尚，爾曾爲紂臣，職任大夫，今背主求榮，非良傑也。吾今被擒，食君之祿，當死君之難，今日有死而已，又何必多言。子牙命暫斃於後營，復到土臺上，布起罡斗，隨把形雲散了，現出太陽，日色如火一般，把岐山脚下水，卽刻化了，五萬人馬，凍死三五千，餘者逃進五關去了。子牙又命南宮適往西岐城，請武王至岐山，南宮適走馬進城，來見武王，行禮畢，武王曰：相父在岐山，天氣炎熱，隨地無陰，三軍勞苦，那今來見孤，有何正事。南宮適對曰：臣奉丞相令，請大王駕幸岐山，武王隨同衆文武，往岐山來，怎見得，有詩爲證。君正臣賢國日昌，武王仁德配陶唐，滎言冰凍擒軍死，且聽臺城斬將亡，祭賽封神勞聖主，馳驅國事仗臣良，古來多少英雄血，爭利圖名盡是傷。話說武王同文武往西岐山來，行未及二十里，只見兩邊溝渠之中，冰塊飄浮來往，武王問南宮適，方知冰凍岐山，君臣又行七十里，至岐山，子牙迎武王，武王曰：相父幾孤有何事商議。子牙曰：請大王請祭岐山，武王曰：山川享祭，此爲止禮，乃上山進帳，子牙設下祭文，武王不知今日祭封神臺，子牙只言祭岐山，掛下香案，武王拈香，子牙命將三人推來，武王將魯雄費仲尤渾推至，子牙傳令斬訖，報來，霎時獻三顆首級，武王大驚曰：相父祭山，爲何斬人。子牙曰：此一人乃成湯費仲尤渾也，武王曰：奸臣理當斬之，子牙與武王回兵西岐不表，且說清福神將三魂引入封神臺去了，話說魯雄殘兵敗卒，走進關，逃回朝歌，聞太師在府看各處報章，看三山關鄧九公，大敗南伯侯，忽報泥水關韓榮報到，令接上來，拆開看時，頓足叫曰：不料西岐姜尚，這等兇惡，殺死張桂芳，又捉魯雄，號令岐山，大肆猖獗，吾欲親征，奈東南二處，未息兵戈，乃問吉立余慶曰：我如今再遣調何人伐西岐。吉立答曰：太師在上，西岐足智多謀，兵精將勇，張桂芳且失利，九龍島四道者亦且不能取勝，如今可發令韓，命佳參關魔家四將征伐，庶大功可成。太師聽言喜曰：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患，忙發令牌，又點左軍大將胡雷，交代守關，將令發出，使命領令前行，不覺一日，已至佳參關下，馬報曰：聞太師有緊急公文，魔家四將，接了文書，拆開看罷，大笑曰：太師用兵多年，如今爲何顛倒。料西岐不過是姜尚黃飛虎等，割雞爲用，牛刀，打發來使，先回，弟兄四人點精兵十萬，卽日與師，與胡雷交代府庫錢糧，一應完畢，魔家四將辭了胡雷，一聲炮響，大隊人馬起行，浩浩蕩蕩，軍聲大振，往西岐而來，怎見得好人馬。三軍吶喊，旌立五方，刀如秋水，迸寒光，鎗似麻林，初出土，開山斧如同秋月，畫杆戟約尾風飄，鞭鋼瓜，緣分左右，長刀短劍，閃龍鱗，花腔鼓，搥備軍糧，將營陣，纓鳴令出，收兵榜子，馬驚防劫，寨金裝，懸，準備沖營，中軍帳，鎗鏑，守前後營，刁斗分明，臨兵金仗胸中，策用武還依紀法行。話說魔家四將人馬，曉行夜住，遙州過府，越嶺登山，非止一日，又過了桃花嶺，哨馬報入中軍，獻元帥，兵至西岐北門，請令定奪。魔家四將，安下圍營，紮了大營，三軍放炮安營，吶喊一聲，且說：子牙自冰凍岐山，軍威甚盛，將士英雄，天心效順，四方歸心，雲集，子牙正商議軍情，忽探馬報入相府，魔家四將領兵住紮北門，子牙聚將上殿，共議退兵之策，武成王黃飛虎上

前啟曰丞相在上，佳夢關魔家四將，乃兄弟四人，皆係異人，曉得奇術變幻，大是難敵。長曰：魔禮青，長二丈四尺，面如滿，鬚如銅線，用一根長鎗，步戰無窮，有寶投寶劍，名曰青雲劍，上有符印，中分四字：地、水、火、風，這風乃黑風，風內有萬千戈矛，若是迎着此風，四散成爲齏粉。若論火，空中金蛇攪繞，遍地一塊黑煙，蔽掩人目，烈焰燒人，並無遮擋，還有魔禮紅，曉得一把傘，名曰混元傘，傘皆名珠穿成，有祖母綠、祖母碧、夜明珠、辟塵珠、辟火珠、辟水珠、消涼珠、九曲珠、定顏珠，定風珠，還有珍珠穿成，裝載乾坤四字，這把傘不敢撐，撐開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轉一轉乾坤是動，還有魔禮海，用一根鎗，背上一面琵琶，上有四條弦，也按地水火風，撥動弦響，風火齊至，如青雲劍一般，還有魔禮壽，用兩根鞭，裏裏有一物，形如白鼠，名曰花狐貂，放出空中，現身如白象，會生飛翅，食盡世人，若此四人來伐西岐，吾兵恐不能取勝也。子牙曰：將軍何以知之？黃飛虎答曰：此四將昔日在末將麾下，征伐東海，故此曉得。今對丞相，不得不以實告。子牙聽罷，鬱鬱不樂，且言魔禮青對三弟曰：今奉玉命，征剿兇頑，兵至三日，必當爲國立功，不負聞太師之所舉也。魔禮紅曰：明日俺們兄弟齊會，姜尚一陣成功，旋師奏凱，其日兄弟歡飲，次早，炮響鼓鳴，塞關隊伍，立於轅門，請子牙答話，探馬來報。魔家四將請戰，子牙因黃飛虎所說利害，恐將士失利，心下猶豫未決。金吒、木吒、哪吒在傍，口稱師叔，難道依黃將軍所說，我等便不戰罷？所仗福德，在周天靈相佑，隨時應變，豈容如此怯戰？子牙猛醒，傳令擺五方旗號，整點將校，列開隊伍，出城會戰，怎見得：兩扇門開，雲旛招展，雲中殺氣透天庭，素白旗紛紜，地征雲從地起，紅旛蕩蕩離宮，秣火欲燒山，皇帝飄飄坎氣，烏雲上下，香黃旛陣中，央正道出兵來，金將如同猛虎，銀將一似毒狼，南宮適似搖山獅子，武吉似擺尾猿猴，四賢八俊，逞英豪，金木二吒，持寶劍，龍鬚虎天生異像，武成王糾神神牛，領首的哪吒，英武，掠陣的象將，卞昇，魔家四將，見子牙出兵有法，紀律森嚴，坐四不相，至陣前，怎生打扮，有詩爲證：金冠分魚尾，道服勒霞綃，重卸並鶴髮，項下長銀苗，身騎四不相，手掛劍鋒泉，玉虛門下客，封神立聖朝。話說子牙出陣前，欠身曰：四位乃魔元帥，魔禮青曰：姜尚，你不守本土，甘心亂，故納叛亡，壞朝廷法紀，殺大臣，誅令西岐，深屬不道，是自取滅亡。今天兵至日，尚不倒戈投首，猶自抗拒，直待步平城垣，俱爲齏粉，那時悔之晚矣。子牙曰：元帥言之差矣，吾等守法奉公，原是商臣，受封西土，豈得稱爲反叛？今朝廷信大臣之言，屢伐西岐，勝敗之事，乃朝廷大臣自取其咎，我等並無一兵一卒，冒犯五關，今汝等反加之罪名，我君臣豈肯舒服？魔禮青大怒曰：孰敢巧言混稱，大臣取辱，獨不思你目下有滅國之禍，故開大步，使鐘來取子牙，左哨上南宮適，縱馬舞刀，大喝曰：不要冲吾陣，用鋼刀急架忙迎，步馬交兵，刀戟併舉，魔禮紅，綽步，展方天戟，冲殺而來，子牙隊裏，辛甲，舉斧來戰，魔禮紅，魔禮海，搖鎗直殺出來，哪吒，登風火輪，播火尖鎗，迎住，二將雙鎗共舉，魔禮壽，使兩根鋼鞭，猛虎搖山，殺將過來，這姜尚武吉，銀盔素鎧，白馬長鎗，接戰陣前，這一場大戰，怎見得：滿天殺氣，遍地征雲，道陣上三軍，演武，那陣上戰將，軒昂，南宮適，斬將刀似牛頭，秋水，魔禮青，虎

頭鎗似一段寒冰，辛甲大斧猶如皓月光輝。魔禮紅鞭一似金錢豹尾，哪吒發怒抖精神。魔禮海生堪嚇，武曠、武吉長鎗。魔禮海酒殘花，魔禮海二鬚，漂漂冰山飛白雲。四天王忠心佐成湯，與戰赤頭共聖主。兩陣上響鼓鳴鑼，四哨內三軍吶喊。從辰至午，只殺得日月無光，未申初，霎時間天昏地暗。有詩爲證：爲國亡家欲盡忠，只求千載把名封。捐軀馬革何曾惜，止願皇家建大功。話說，哪吒戰住了魔禮海，把鎗架開，隨手取出乾坤圈，使在空中，要打魔禮海。魔禮紅看見，忙忙跳出陣外，把海元珍珠傘，撐開一見，先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去了。金吒見收兄弟之寶，忙使遁龍橋，又被殺將去了。子牙把打神鞭，使在空中，此鞭只得打神，打不得人。四天王乃是神門中人，打不得，後一千年受總管，因此上把打神鞭，也被拿收去了。子牙大驚，魔禮青戰住兩宮道，把鎗一掩，跳出陣來，把雲劍一見，往來三次，黑風捲起，萬千戈矛，一響響亮，怎見得，有詩爲證：黑風捲起最難當，百萬雄兵盡帶傷。此實英雄真利害，銅軍鐵將也遭殃。魔禮紅見兄用雲劍，也把珍珠傘撐開，連轉三四次，咫尺間，照暗了宇宙崩塌了乾坤，只見那黑雲裏，火發無情，金蛇攪過半空，火光飛騰滿地，怎見得好火，有詩爲證：萬道金蛇火內滾，黑烟黑霧命難存。子牙道術全無用，今日西岐盡收奔。話說，魔禮海殺動了地才，火風琵琶，魔禮壽把花狐貂放出在空中現形，如白象一隻，任憑食人。子牙舞爪風火無情，凶殺衆將，遭此一敗。三軍盡受其殃，子牙見黑風捲起，烈火飛來，人馬大亂，往後敗下去。魔家四將揮動人馬，往前沖殺，可憐三軍叫苦，戰將着傷，怎見得：趕上將任從刀劈，乘勢勢刺殺三軍。逢刀的連肩拽背，遭火的關鎖焦頭，鞍上無人，戰馬拖羈，不管營前和營後，地上屍橫折筋斷骨，怎分南北與東西。人亡馬死，只爲扶王創業，到如今將探軍逃止，苦叫苦連聲，無投處。子牙出城齊整，衆將官頂盔貫甲，好似得智狐狸，強似民，到如今只落得哀哀哭哭，歪歪舞舞，猶如退翎鸞鳳，不如雞，死的尸骸，露生的逃竄，難。騎天動地，將營悲號，山泣嶺三家，苦愁雲直上九重天。一派殘兵奔離地，話說，魔家四將，一戰損周兵一萬有餘，戰將損了九員，帶傷者十有八九。子牙坐四不相，平空去了，金木二吒，土遁逃回，哪吒風火輪走了，龍驤虎背水裏逃生，衆將無術，漏能得脫。子牙敗進城，入相府，點衆將着傷大半，陣亡者九名，殺死了文王六位，殿下三名，副將子牙傷得不已。且說，魔家四將收兵，奪得勝鼓回營，三軍勇躍，正是：喜孜孜，敵敵金鎗響，笑吟吟，唱曲韻歌回。話說，魔家四將得勝回營上帳，議取西岐大專，魔禮紅曰：明日點人馬圍城，盡力攻打，指日可破。子牙可憐，武王授首，禮青曰：賢弟言之甚善，次日，進兵圍城，城聲大振，殺奔城下，坐名請子牙降陣，探馬報進帥府。子牙傳令，將免戰牌掛在城敵樓上，魔禮青傳令四面架起雲梯，用火礮攻打，甚是危急。且說，子牙失利，諸將帶傷，忙領金木二吒，龍驤虎，哪吒，黃飛虎，不會帶傷者，上城設夜，瓶砲石，火箭火弓，硬弩長鎗，千方守禦。日夜防備，魔家四將見四門攻打三日，不下，反損傷兵卒。魔禮紅曰：暫且退兵，命軍士鳴金退兵回營。當晚兄弟四人商議，姜尚乃崑崙教下，自善用兵，我們且不可用力攻打，只可緊圍，困得他內無糧草，外無援兵，此城不攻自破。

矣。禮青曰：賢弟言之有理，安心困城，不覺困了兩月。四將心中甚是焦燥，聞太師命吾伐西岐，如今將近兩三個月，未能破敵十萬之衆，日費許多錢糧，倘太師嗔怪，情面何在，也罷今晚初更，各將異寶祭於空中，就把西岐燒成劫海，早早奏凱還朝。魔禮青曰：兄長之言妙甚，各各歡喜，不言兄弟計設停當。且說子牙在相府有事，又見失機，與武成王黃飛虎議退兵之策，忽然狂風大作，把寶靈幡杵一折兩段。子牙大驚，忙焚香把金錢搜求八卦，只嚇得面如土色。隨即沐浴更衣，拈香，望巔巔下拜。子牙倒海救西岐，有詩爲證：玉虛略授甚神奇，玄內玄中定坎離。魔家四將施奇寶，子牙倒海救西岐。話說子牙披髮仗劍倒海，把西岐平了，却說玉虛宮元始天尊，知西岐事體，把琉璃瓦中淨水，望西岐一灑，乃三光神水，浮在海水上面，再說魔禮青把青雲劍祭起，地水火風，魔禮紅祭混元珍珠傘，魔禮海撥動琵琶，魔禮壽祭起花狐貂，只見四下裏陰雲布合，冷霧迷空，響若雷鳴，勢如山倒，骨碌碌天崩，淋喇喇地塌，三軍見而心驚，一個個魂迷意怕。兄弟四人各施異術，要成大功，奏凱回朝，只怕你一場空想。正是：隔費心機空費力，雪消春水一場空。且說魔家兄弟四人祭此各樣異寶，直到三更盡纔放了回營，指望次日回兵。且說子牙借北海水，救了西岐，衆將一夜不曾安息。至次日，子牙把海水退回北海，依舊現出城來，分毫未動。且說紂營軍校見西岐城上草也不會動一根，忙報四位元帥。西岐城全然不會壞動一角，四將大驚，齊出轅門看時，果然如此。四人無法可施，一策莫展，只得把人馬緊困西岐。且說子牙倒海，救了此危，點將上城，看守非一日，鳥飛兔走，不覺又困兩月。子牙被困，無法退兵。魔家四將英勇，倚仗寶貝，焉能取勝，忽有總督糧儲官，見子牙具言，三濟倉缺糧，止可用十日，請丞相定奪。子牙驚曰：兵困城事小，城中缺糧事大，如之奈何。武成王黃飛虎曰：丞相可發告示與居民，富厚者必積有餘糧，或借三四萬，或五六萬，待退兵之日，加利給還，亦是暫救燃眉之計。子牙曰：不可，吾若出示，民慌軍亂，必有內變之禍。料還有十日之糧，再作區處。子牙不行，不覺又過七八日，子牙算止得二日糧，心下十分着急。大是憂鬱，那日來了兩位道童，一個穿紅，一個穿青，至相府門上。對門官曰：煩你通報，要見姜師叔。門官啟老爺，有一位道童求見。子牙問道：者來，便請進來。一位道童上殿下拜，口稱師叔。子牙答禮曰：一位是那廬名山，何處洞府，今到西岐，有何見諭。二道童曰：弟子乃金嶺山玉皇洞道行天尊門下弟子，姓韓，雙名壽龍，這位是姓薛，雙名惡虎。今奉師命，送糧前來。子牙曰：糧在何處。道童曰：弟子隨身帶來，加囊中取出一箇獸與子牙。子牙看時，大喜曰：師尊聖諭，事在危急，自有高人相輔，今果如其言。子牙命道童取糧，道童將豹皮囊中取出，開口大，一個斗兒，盛有一斗米，衆將又不敢笑。子牙將斗命韓壽龍，親送三濟倉去，再來回話。不一時，壽龍回來，見子牙，送去了，不上兩便時辰，管倉官來報，說小相三濟倉運氣糧上，都尚出米來。子牙大喜，今事到危急，自有高人來佐佑。此是武王福大，有詩讚曰：武王仁德能昌，增福神祇來助糧。紫陽洞裏黃天化，西岐盡滅四天王。話說子牙糧也足，將也多，兵也廣，只沒奈魔家四將奇寶傷人，因此上固守西岐，不敢擅動。且說魔家兄弟又過了兩

個月將近一年不能成功。修文書報開太師言子牙雖則善戰，今又能守，不表。一日，子牙正在相府商議軍情大事，忽報有一道者求見。子牙命請來，這道人帶扁雲冠，穿水合服，腰束絲縷，脚登麻鞋，至簷前下拜，口稱師叔子牙曰：「裏」的道人曰：「弟子乃玉泉山金闕洞玉鼎真人門下，姓楊名戩，奉師命特來師叔左右聽用。子牙大喜，見楊戩超羣出類，穆微與諸門人會了，見過武王，復來問城外屯兵者何人。子牙把魔家四將用的地水火風物件說了一遍，故此掛免戰牌。楊戩曰：「弟子既來，師叔可去免戰二字。弟子會魔家四將便知端的，若不見戰，焉能隨機應變。子牙聽言甚喜，隨傳令，擒去免戰牌，彼時有探馬報入大營，駭元戎、西岐去了免戰牌。魔家四將大喜，即刻出營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命楊戩出城，哪吒壓陣，城門開處，楊戩出馬，見四將威風凜凜，沖霄漢，殺氣騰騰，過斗星。四將見西岐城內一人，似道非道，似俗非俗，帶扁雲冠，道服絲縷，騎白馬長鎗，魔禮青曰：「來者何人？」楊戩答曰：「吾乃姜丞相叔姪楊戩是也，你有何能，敢來此行兇作怪，仗左道害人，眼前叫你知吾利害，死無葬身之地。縱馬搖鎗來攻，却說魔家四將，有半年不曾會戰，如今一齊出來步戰楊戩。四將圍困上來，把楊戩裹在垓心，酣戰城下。且說楚州有解糧官，解糧往西岐，正要進城，見前面戰場阻路，此人姓馬名成龍，用兩口刀，坐赤兔馬，心性英烈，見戰場阻路，大喝一聲：「吾來了，那馬愾在圍子內，力敵四將。魔禮壽又見一將沖殺將來，心中大怒，未及十合，取出花狐貂祭在空中，化如一隻白象，口似血盆，牙如利刃，亂搶人吃，有詩為證：此獸修成靈顯功，陰陽二氣在其中。臨時大小皆能變，喚盡人心若野熊。却說魔禮壽祭起花狐貂，一聲響，把馬成龍吃了半節去。楊戩在馬上暗驚，元來有這個孽障，作怪魔家四將，也不知道楊戩有九轉鍊就元功。魔禮壽又祭花狐貂，一聲響，把楊戩咬了半節去。哪吒見勢頭不好，進城來報姜丞相說：「楊戩被花狐貂吃了，子牙驚懼不樂，納悶在府，且說魔家四將得勝，回營治酒，兄弟共飲，吃到二更時分，魔禮壽曰：「長兄如今把花狐貂放進城裏去，若是吃了姜尚，吞了武王，大事已定。那時好班師歸國，何必與他死守。四人酒後，各發狂言。禮青曰：「賢弟言之有理，禮壽約皮囊取出花狐貂，叫曰：「寶貝，你若吃了姜尚回來，此功莫大，遂祭在空中去了。花狐貂乃是一獸，只知吃人，那知道吃了楊戩，是個禍胎。楊戩曾鍊過九轉元功，七十二變化，無窮妙道，肉身成聖，封清源妙道真君。花狐貂把他吃在腹裏，楊戩聽着四將計議，楊戩曰：「孽障，也不知我是誰，把花狐貂的心一捏，那東西叫一聲，跌將下來。楊戩現身，把花狐貂一摔兩段。楊戩現元形，有三更時分，楊戩來相府門前，叫左右報丞相，守門軍士擊鼓，子牙三更時，遣與哪吒共議魔家四將事，忽聽鼓響，報楊戩回來。子牙大驚，人死若能復生，命哪吒探虛實。哪吒奔大門首問曰：「楊戩死，你已死了為何又至？」楊戩曰：「你我道門徒弟，各玄妙不同，快開門，我有要緊事報與師叔。哪吒命開了門，楊戩同至殿前，子牙驚問：「早辰陣亡，為何又至，必有回生之術。楊戩把魔禮壽放花狐貂進城，要傷武王師叔，弟子在那孽障腹中聽着，方才把花狐貂弄死了，特來報知師叔。子牙聞言大喜，若有這等道術之客，何懼之有。楊戩曰：「弟子如今還去，哪吒曰：「道兄如何

去得楊戩曰：家儲秘授，自有玄妙，隨風變化，不可思議，有詩爲證。楊戩仙真傳妙訣，我與道中俱各別，或山或水或顯狂，或金或寶或銅鐵，或雲或鳳或飛禽，或龍或虎或蛟螭，隨風有影即無形，趕得蟠桃壽節。子牙笑道：你有此奇術，可顯一二。楊戩隨身一見，變成花狐貂滿地跳，把哪吒喜不自勝。楊戩曰：弟子去也。變一變，纔要去，子牙曰：楊戩且住，你有大術，把魔家四將寶貝取來，使他折手，不能成功。楊戩即時飛出西岐城，落在魔家四將帳上，禮聘聽得寶貝回來，忙用手接住，聽了一瞧，竟不曾吃了人來，將近四鼓時分，兄弟同進帳中睡去，正是酒酣睡倒，鼻息如雷，莫知高下。楊戩自豹皮囊中取出來，將魔家四將帳上掛有四件寶貝，楊戩用手一掏，掏出了，止拿得一把傘，那三件寶貝落地有聲。魔禮紅少中聽見有響聲，急起來看時，呀，却原來掛壞了鈎子，吊將下來，楊戩醉眼，不曾齊得，就攆掛在上面依舊睡了。且說楊戩復到西岐城來見子牙，將混元珍珠傘帶上，金木二吒，哪吒都來看傘。楊戩復又入營，還在豹皮囊中不表。且說次早，中軍帳鼓響，兄弟四人各取寶貝，魔禮紅不見游元傘，大辱爲何不見了此傘，急問營內營將校，衆將曰：內營紅帳也飛不進來，那有奸細得入魔禮紅大叫：苦立大功，只憑此寶，今一旦失了，怎生奈何？四將見如此失利，鬱鬱不樂，無心整理軍情。且說清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忽然心血來潮，叫金渡童子：請你師兄來，童兒領命，便去請黃天化來。黃天化至碧遊床下，倒身下拜，老師父叫弟子那裏使用，真君曰：你打點下山，你父子當爲開王立功。隨我來，黃天化隨師至桃園中，真君傳二柄鑪，天化見面即會，精熟停當，無不了然。真君曰：將吾的玉麒麟與你騎，又將火龍鐮帶去，徒弟，你不可忘本，必尊道德。黃天化曰：弟子怎敢辭了師父，出洞來，上了玉麒麟，把角一拍，四足起風，雲之聲，此獸乃道德真君開戲三山，開遊五嶽之騎。黃天化即時來至西岐，落下麒麟，來到相府，令門官通報，野丞相有一道童來見。子牙曰：請來。黃天化上殿下拜，口稱師叔，弟子黃天化奉師命下山，隨候左右。子牙問：那一座山，善飛虎曰：此童乃清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門下黃天化，乃末將姪子，子牙大喜，將軍有子出家修道，更當慶幸。且說黃天化父子重逢，同回王府，晉酒父子歡飲。黃天化在山吃齋，今日在王府吃葷，隨挽雙抓髻，穿王服，帶東髮冠，金抹額，穿大紅服，貫金鎖甲，束玉帶。次日，上殿見子牙，子牙一見天化，如此裝束，便曰：黃天化，你原是道門，爲何一旦變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規，論之簡，你昨日下午山，今日變服，還把絲纜束了，黃天化領命，繫了絲纜。天化曰：弟子下山，退魔家四將，故如此將家裝束耳。怎敢忘本。子牙曰：魔家四將，乃左道之術，也須緊要提防。天化曰：師命指明，何足懼哉。子牙許之。黃天化上了玉麒麟，提兩柄鑪，開放城門，至轅門請戰。四天王正遇丙應公，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開太師兵伐西岐

太師行兵出故商

西風飄颻送斜陽

君因亂政故多難

臣爲據忠命案傷

惟知去日真知返

只識興時那識亡

四將亦隨征進沒

令人幾度憶成湯

且說魔禮紅不見了珍珠傘，無心整理軍情，忽報有將在橫門討戰，四將聽說，點人馬出營會戰，見一將騎玉麒麟而來，但見忽生打扮，有詩為證：悟道高山十六容，相傳道術神通靈，灌關曾救生身父，莫耶實創斬陳桐，束髮金冠飛烈義，大紅袍上纏圍龍，連環就金鎖，腰下絨纜左右分，兩柄銀錘生八楞，穩坐走陣玉麒麟，奉命特來收四將，西岐城外立頭功，新開拱手黃天化，封神榜上內盛公，魔禮青觀看一員小將，身坐玉麒麟到陣前，曰：來者何人？天化答曰：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是也，今奉姜丞相將令，特來擒你，魔禮青大怒，挺鎗挑步來取黃天化，天化手中鎗敵面交還，步騎交兵，一場大戰，怎見得：發鼓擲天雷，鏽鳴兩陣催，紅旗如火，將軍八面威，這一個捨性命而安社稷，那一個拚殘生欲正華夷，自來也見將軍戰，不似今番槍對鎗，話說魔禮青大戰黃天化，步騎相交，拾鎗並舉，來往未及二十回合，早被魔禮青暗手祭起白玉金鋼錘，一道霞光，打將下來，正中後心，只打的金冠倒插，跌下馬來，魔禮青方欲取首級，早被哪吒大叫：不要傷吾道兄，登風火輪殺至陣前，救了黃天化，哪吒大戰魔禮青，雙槍並發，殺的天愁地怨，魔禮青祭起金鋼錘來打哪吒，哪吒也把乾坤圈丟起，乾坤圈是金的，金鋼錘是玉的，金打下，打的粉碎，魔禮青魔禮紅，一齊大呼曰：好哪吒，傷碎吾寶，此恨怎消，齊來動手，哪吒見勢不好，忙進西岐，魔禮青待用琵琶時，哪吒已自進城去了，魔禮青進營，見失去了金鋼錘，悶悶不悅，且說黃天化被金鋼錘已自打死了，黃飛虎痛哭曰：皆知纜進西岐，未安枕席，竟被打死，甚是傷情，只得把天化尸骸，停在相府門前，子牙亦是不樂，忽有人報進府來，啟丞相，有一道童來見，子牙傳令請來，道童至殿前下拜，子牙問曰：那裏來的？童子曰：弟子是紫陽洞道術真君，命弟子來，背師兄黃天化回山，子牙大喜，自雲童子將黃天化背回至紫陽洞門前放下，道童進洞回覆曰：師兄已背去了，真君出洞，看天化面黃不語，閉目無言，真君命童子取水來將丹藥化開，用劍撬開口，將藥灌入，隨下中黃，不一個時辰，黃天化已覺回生，二目睜開，見師父在傍，天化曰：弟子如何在此相見？真君曰：好畜生，下山與葷罪之一也，變服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子牙面上，決不救你，黃天化倒身下拜，真人取出一物，遞與天化曰：你速往西岐，再會魔家四將，可成大功，我不久也要下山，黃天化辭了師父，歸土遁前來，須臾，便至西岐，落下遁光，來至相府門官，報子牙命至殿前，黃天化把師父言語說了一遍，飛虎大喜，次日，黃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坐名要魔家四將軍政司報進行營，黃天化請戰，魔家四將聽報忙出營，見天化精神糾糾，大叫曰：今日定見雌雄，魔禮青搖槍來刺，天化火速來迎，步騎相交，一場大戰，未及三五回合，天化便走，魔禮青隨後趕來，黃天化回頭一看，見魔禮青趕來，挺下雙鎗，取出一顆錦囊，打開看時，只見裏有七寸五分，放出華光，火焰奪目，名曰鑽心釘，黃天化掌在手中，回手一發，此釘乃稀世奇珍，一道金光出，掌中見得，有詩為證：此寶今番出紫陽，煉就七寸五分長，玄中妙法真奇異，收伏魔家四天王，話說黃天化發出鑽心釘，正中魔禮青前心，不覺穿心而過，只見魔禮青大叫一聲，跌倒在地，魔禮紅見兄長打倒在地，心中大怒，急忙跑出陣來，把

方丈俄一驚，緊緊趕來，黃天化收回釘，仍復打來，魔帶紅線不及，又中前心，此釘見心，繞過一盤，跌在塵埃，魔帶海大呼曰：小畜生，將何物傷吾二兄，急出時，早破黃天化，連發此釘，又將魔帶海打中，也是該四天王命絕，正遇內鸞公，此乃天數，只有魔帶海見三兄死於非命，心中甚是火怒，忙忙走出，用手往豹皮囊裏，取出花狐貂，出來，欲傷黃天化，不知此狐貂乃是楊戩變化的，藏在豹皮囊裏，魔帶海把手來拿此物，不知楊戩把口張着，等魔帶海手，往狐貂嘴裏來，被花狐貂一口，把魔帶海的手咬將下來，只得一個骨頭，怎禁得這般疼痛，又被黃天化一釘打來，正中胸前，可憐正是。治家英雄成何濟，封神臺上把名標。話說黃天化打死魔家四將，方纔來取首級，忽見豹皮囊中一陣風兒過，只見花狐貂化爲一人，乃是楊戩，黃天化認不得，楊戩天化問曰：風化人形者，是誰？楊戩答曰：吾乃楊戩是也，姜師叔有命在此，以爲內應，今見兄長連克四將，正應上天之兆，正說間，只見哪吒輪鎗趕來，對黃天化楊戩言曰：二兄今立大功，不勝喜悅，三人彼此聚酌，同進城，至相府內來，見子牙三人將發釘打死四將，楊戩傷手之事，訴說一遍，子牙大喜，命把四將斬首，說令城上，且說魔家人馬，逃回進關，隨路報於汜水關韓榮，韓榮聞報，大驚曰：姜尚在西關用兵如此利害，心上甚是着忙，乃作書急表章，星夜奏上朝歌，去訖不提，且說聞太師在相府閑坐，聞報遊魂朝寶，慶勝東伯侯，忽然又報三山關鄧九公之女鄧嬋玉，連勝南伯侯，今已退兵，太師大喜，又報汜水關韓榮有報，太師命進來，差立將文書呈上，太師拆開一看，見魔家四將盡皆誅戮，號令城頭，太師拍案大怒，再曰：誰知四將英勇，卻也喪於西岐，姜尚有何本領，博得朝庭軍將，聞太師當中心目，睜眼白光，有二尺遠近，只氣得三尸神暴燥，七竅內生烟，自思自討道，也罷如今東南二處，漸已平定，明日面君，必須親征，方可克敵，當日作表，次日朝賀，將出師表章，來見紂王，紂王曰：太師要伐西岐，爲孤代理，命左右連發黃錢，白鹿，得專征伐，太師擇吉日，祭黃雲旗，紂王親自饒，兩蒲扇一盃，遍與聞太師接酒，躬身奏曰：老臣此去，必克除反叛，清靜邊隅，願陛下言聽計從，百事詳察而行，毋令君臣隔絕，上下不通，臣多不過半載，便自奏凱還朝，紂王曰：太師此行，朕自無慮，不久候太師佳音，命掛黃錢白鹿，命聞太師起行，太師飲過數盃，紂王看聞太師上騎，那黑麒麟久不曾出戰，今日聞太師方欲騎上，被黑麒麟叫一聲，跳將起來，把聞太師跌將下來，百官大驚，左右扶起，太師忙整衣冠，時有下大夫王變，上前奏曰：太師今日出兵，落騎實爲不祥，可再點別將征伐可也，太師曰：大夫差矣，人臣將身許國，而忘其家，上馬擒兵，而忘其命，將軍上陣，不死帶傷，此理之常，何足爲異，大抵此騎久不出戰，未曾試，筋骨不能舒伸，故有此失，大夫幸勿再言，隨傳令點炮起兵，太師復上騎，此一別，正不知何年再會，君臣兩別，只落得獸獸兵魂帶血歸，太師一點丹心，三年征伐，俱是爲國爲民，用盡機謀，扶帝業，上天垂象，不能成話，說聞太師提大兵三十萬，出了朝歌，渡黃河，兵至瀋池縣，總兵官張奎，迎接至帳前，行禮畢，太師問：往西岐那一條路近，張奎答曰：往青龍關，近一百里，太師傳令：往青龍關去，人馬離了瀋池縣，往青龍關來，一路上旗旛招展，繡帶飄颻，真好人

上山來，夥二位千歲，有一穿紅的道人，把大千歲引入一陣黃氣之內，就不見了。一將急問報事，如今在那裏？小校答曰：如今現在山上，爭着二人，大怒，忙上馬持兵，乘甲囉聲喊，殺上山來。聞太師看見，慢慢的上了黑麒麟，把金鞭一指，大呼曰：「將俺來！」將見聞太師，是三隻眼的道人，也自驚訝，乃上前喝曰：「你是何人，敢在此行兇？將吾兄長屍在那裏去了？好好送還，饒你一命。」聞太師曰：「方纔那藍臉的無知觸我，被我一鞭打死了。你二人又來做甚麼？我非有別意，欲在此黃花山修煉，你二人肯麼？」二人大怒，把馬攔開，一個使槍，便取那一個使雙劍打來。聞太師便開金鞭沖殺，上下三騎交加。聞太師勒轉黑麒麟，往南就走。二將趕來，太師把鞭一指，將水遁過了張天君，木遁過了陶天君。此一回，乃聞太師收斂辛張陶四天君。聞太師依舊還坐在山坡之上，且說囉囉來報辛天君、辛天君正在山後收糧，忽見小嘍囉來報，二千歲禍事不小。辛環問曰：「有何事？」小校曰：「三位千歲被一道人打死了。」辛環聽說，大叫一聲：「氣殺我也！」忙提鎗，將會下雙肉翅一夾，飛起空中。一陣風響，只聽得半空中聲似雷鳴，至山上大呼曰：「好妖道！將吾弟兄打死，豈可讓你獨生乎？」聞太師當眼中睜着看時，好兇惡之像，二翅飛來，怎見得：二翅空中響，頭戴虎頭冠，面如紅棗色，頂上寶光寒，劍鑿定天下，獠牙嘴上安，一怒無遮擋。飛來勢若翼，話說聞太師見面大喜，真奇異，愛憐那人，照聞太師頂上一鎚打來。太師用鞭架架忙迎，鎗鞭勇，殺法精奇。太師掩一鞭，望東便走。辛環大呼妖道：「那裏去！」苦來了，把雙翅一夾，即到頂上。他不知聞太師有多大本領，任意行兇。聞太師自打五遁之中，遁不得此人，且將金鞭照路傍一塊山石，連指兩指，即命黃巾力士，將此山石把這人壓了，力士得法，忙將此山石平空飛起，把辛環拔腰壓下來。怎知聞太師，玄中這術多奇異，個海移山談笑中，兩總把辛環壓住了。聞太師勒轉黑麒麟，牽鞭照頂門上打來。辛環大叫曰：「老師慈悲，弟子不識高明，冒犯天威，望老師赦宥，若得再生，感恩非淺。」太師把鞭放在辛環頂上曰：「你認不得我，吾非道者，我是欲取聞太師是也。因征伐西岐，從此經過，你那藍臉的人，無故來傷我，你還是欲生乎？欲死乎？」辛環大叫：「老師老爺，小的不知是老師駕過此山，早知應當遠避。」聞太師曰：「天顏萬望，恕小人死罪。太師曰：你既欲生，吾便救汝。只是要在我門下，往征西岐，若是有功，不失破玉之福。」辛環曰：「若是貴人肯接拔下士，末將愿從。」應下指揮。太師把鞭一指，黃巾力士將山石揭去，辛環站不起來，半晌方能站立。拜倒在地。聞太師扶起太師，收了辛環，方倚松蘿石坐下。辛環立在一旁。聞太師問曰：「黃花山有多少人馬？」辛環答曰：「此山方圓有六十里，聚眾嘯嘯一萬有餘，糧草頗多。太師不覺大喜。辛環跪下哀告曰：「前來三將，望老師老爺一例慈悲赦宥，若得回生，愿誓為報。」以報知遇之恩。聞太師曰：「你還要他來？」辛環曰：「名姓雖殊，情同手足。」聞太師曰：「既然如此，你等也是有義氣的，站開了。」太師發手，一聲雷鳴，撼動山岳。且說，遁的三將，一時揉眉擦眼，尋天君不見了，金鑿鑿天君不見了，大海陶榮不見了，大林三將走馬回山，只見辛環站在那穿紅的道人傍邊，鄧忠大怒，聲若巨雷，叫：「賢弟與吾拿住那妖道，話還未了，張陶二將齊叫：「拿妖道，也不知聞太師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黃花山收郭辛表陶

劫數相逢亦異常。

諸天神部涉經場。

任地奇術俱遭敗。

那怕仙凡盡帶傷。

周寧興隆時共泰。

咸湯表亂日愴亡。

黃花山下收強將。

總向岐山土內藏。

話說三將齊來發誓，辛環念上前忙止曰：兄弟們不得妄爲，快下馬來參謁。此是朝歌聞太師老爺，三將聽說聞太師，滾鞍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太師，久慕大名，未得親歡，曾願今幸天緣大駕過此，末將等有欠迎，致多冒瀆，適纔誤犯，望太師老爺恕罪。末將等不欺愛幸，衆將請太師上山，謁太師聽說亦喜，隨同衆將上山，衆將請太師上坐，復行參謁。太師亦自灑爵，因問四將尊姓何名，今日幸逢，老夫亦與有榮焉。郭忠曰：此黃花山，係弟兄四人，結義多年，末將奸鄧名忠，次名辛環，三名張節，四名陶榮，只因諸侯荒亂，暫借居此山，權且爲安身之地，其實皆非末將等本心。聞太師聽罷，你等肯隨吾征伐西岐，候有功之日，俱是朝廷重子，何苦爲此綠林之事，埋沒英雄，辜負生平本事。辛環曰：如太師不棄，我等願隨鞭撻。聞太師曰：列位既肯出力王事，正是國家存慶，你們可將山上項嚙計有多少。辛環答曰：有一萬有餘。聞太師曰：你可說說衆人，惡隨征者去，不願隨征者，寧釋還家，仍給賞財物，也是他願聽你們一場。辛環領命，傳與衆人，有願去的，有不願去的，俱將歷年所積，給與諸人，衆人無不悅服，除不去的，尚餘七千多人馬，糧草計有三萬，俱打點停當，燒了牛皮實帳。聞太師即日起兵，又得四將，不覺大喜，把人馬過了黃花山，徑往前進，浩浩蕩蕩，甚是軍威雄猛，有詩爲證：烈烈旗旛飛殺氣，紛紛戰馬似蛟龍。西岐豪傑如雲集，太師親征若浪拋。話說聞太師人馬正行，忽抬頭見一石碣，上書三字，名曰絕龍嶺。太師在馬頭騎上，默默無言，半晌不語。鄧忠見問太師勸騎不行，面上有驚恐之色。鄧忠問曰：太師爲何停騎不語。聞太師曰：吾當時潛道在碧遊宮，拜金靈聖母爲師之時，學幾五十年，吾師命我下山，佐成湯，隨行問師曰：弟子歸來如何。吾師道：你一生逢不得絕字，今日行兵恰見此石碣上書絕字，心上遲疑，故此不決。鄧忠等四將笑曰：太師差矣，大丈夫豈可以一字定終身禍福。況且吉人天相，只以太師之才德，豈有不克西岐之理。從古云：不疑何卜。太師亦不笑，不語，衆將催人馬速行，刀槍似水，甲士如雲，一路無詞，哨馬報入中軍。啟太師，人馬至西岐南門，請令定奪。太師傳令安營，一聲炮響，三軍吶三聲喊，安下營，結下大寨，怎見得，有詩爲證：營安南北，陣擺東西。按木命，圍子手平添殺氣，虜狼成長起征旗。房子馬齊齊，整整堂堂，響旛捲起威風，陣前小校披金甲，傳槍兒郎掛錦袍。先行官猛如鬪虎，佐軍官惡似彪熊，定營施天崩地裂，催陣鼓一似雷鳴。白日裏出入有法，到晚間轉箭支更。只因太師安營寨，鳥鴉不敢空行。不說聞太師安營西岐，只見報馬報進相府，報聞太師調三十萬人馬，在兩門安營，子牙曰：當時我在朝歌，不曾會聞太師，今只領兵到此，看世紀

法如何。隨帶諸將上城，寨門下相隨，同到敵樓上，觀聞太師行營，果然好人馬，怎見得，有詩爲證：滿空殺氣，一川鐵馬兵戈，映日征雲，五色旌旗耀耀，千枝畫戟，豹尾描金，五彩旛，萬口鎗刀，誅賊斬虎，青銅劍，密密鎗斧，槍旗大小，水晶聲，對對長槍，盡口粗細，銀畫桿，幽幽虎角，猶如東海老龍吟，慷慨跟盜，滾滾冰霜，如雪練，錦衣補襖，談笑走馬先行，玉帶征夫，待聽中軍元帥，觀將上，點英雄，打陣兒，錦兒似虎，不亞軒轅皇帝，御蚩尤，一塵兵山，從地起，話說，子牙觀看良久，嘆曰：聞太師平日有將才，今觀如此，整練，人言尚未盡其所學，隨下城入府，同大小門下，衆將商議退兵之策，有黃飛虎在側曰：丞相不必憂慮，況且麗家四將，不過如此，正所謂國主洪福，大愆巨惡，自然消散，子牙曰：雖是如此，民不安生，軍苦甲冑，將累鞍馬，俱不是齊秦之象，正議間，報聞太師差官下書，子牙傳令來，不一時，開城放一員大將至相府，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看，上云：成湯太師，征西天寶，大元帥，聞仲，書依丞相，委子牙，率下，蓋聞王巨作叛，大逆於天，今天王在上，赫赫威靈，茲聞西土，敢行不道，不遵國法，自立爲王，有傷國體，復納叛孽，明欺憲典，天子累興問罪之師，不爲俯首伏辜，尙敢大肆猖獗，拒敵天吏，殺軍帶將，輒敢說令，張威王法，何在，雖食肉寢皮，不足以盡厥罪，縱修廟宗祀，削爾疆土，猶不足以償其失，今奉詔下征，你若若惜一城之生靈，速至轅門，投首，候歸朝，以正國典，如若拒抗，真火炎崑崙，俱爲齏粉，噫，嗚呼，及戰書到日，速爲自裁，不宣，子牙看書畢，子牙曰：來將何名，鄧忠答曰：末將鄧忠，子牙曰：鄧將軍回營，多拜上聞太師，原書批回，三日後會兵城下，鄧忠領命出城，進營回復了，聞太師將子牙回話聽了一遍，不覺就是三日，只聽得成湯營中炮響，喊殺之聲，撼天，子牙傳令，把五方隊伍，調遣出城，聞太師正在轅門，只見西岐兩門，開處，一聲炮響，有四桿青旗，招展，旗下一員戰將，按劍宮方位，青袍青馬，雙穿青，步將層層列馬兵，手挽鐵牌，人似虎，短劍長槍，若鐵城，一聲炮響，四桿紅旗，招展，旗下一員戰將，按劍宮方位，紅袍紅馬，綠紅纓，收陣銅鑼，帶角鳴，將士雄糾，戰騎強弓，火炮列行營，三聲炮響，四桿素白旗，招展，旗下一員戰將，按劍宮方位，白袍白馬，銀鑲盔，寶劍，昆台，耀日輝，火焰槍，同金裝，大刀，猶似白龍飛，四聲炮響，四桿皂旗，招展，旗下一員戰將，按劍宮方位，黑人黑馬，皂袍，斬將飛鏢，箭更豪，宜化斧共棗木，架，虎頭，紅配，雁翎刀，五聲炮響，四桿杏黃旗，招展，旗下一員戰將，按劍宮方位，金盔金甲，杏黃旗，將坐中央，守一元，殺氣騰騰，滿臉，沖鋒，銳卒，旗下一員戰將，按劍宮方位，話說，聞太師，看見子牙，把五方隊伍，調出兩旁，大小將官，一對對，整整齊齊，哪吒，登風火輪，手提火尖槍，對着楊戩，金吒，木吒，韓奇，龍，薛惡虎，黃天化，武吉，等，侍衛兩傍，寶蓋，旗下一員戰將，四不相，右手下有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而出，只見，聞太師，在龍鳳簾之下，左右有鄧辛，張陶，四將，太師面如淡金，五柳長鬚，飄揚，臉後，手提着金鞭，怎見得，聞太師，威震九寰，冠，金霞，縹緲，綺綺衣，越舞，雲飛，陰陽，纏結，束，朝服，應玄機，坐下，麒麟，如墨，染，金鞍，擺動，光生，拜上，通天，教下，三除，五遁，施爲，胸中，包羅，天地，運籌，萬斛，珠，丹，心貫，乎，白日，忠貞，萬載，名，龍鳳，簾，下列，旌旗，太師，行兵，自有，異，話說，子牙，佛騎，向

前欠身打躬，口稱太師，卑職委尚不能全禮。聞太師曰：姜丞相聞你乃崑崙名士，爲何不請事體，何也？子牙答曰：尚泰王虛門下，周旋道德，何敢違背天帝，上違王命，下順軍民，奉法守公，一循乎道，敬誠緝惡，克勤天戒，分別賢愚，佐守本土，不敢虐民亂政，惟子撫政，民安物阜，萬姓歡娛，有何不諛事體之處？聞太師曰：你只知巧於立言，不知自己已有過。今天王在上，你不遵君命，自立武王，欺君之罪，孰大於此？收納叛臣，賣飛虜，明知欺君，安心拒敵，叛君之罪，孰大於此？及至開罪之師一至，尙不認罪，擅行拒敵，殺戮軍士，命官大逆之罪，孰加於此？今吾自至此，猶恃己能，不就降服，私自興兵拒敵，巧言飾非，真可令人痛恨。子牙笑而答曰：太師差矣，自立武王，固是吾國未行請奏，然子戮父，爲不可，况天下諸侯盡反成湯，也是欺君不成，只是人君先自滅綱紀，不足爲萬姓之主，因此皆叛背不臣，此其過豈盡在臣也？如武成王，正是君不正臣投外國，亦是禮之當然，今爲人君，尙不自反，乃厚於黃鼠，不亦差乎？若論殺朝建命官士卒，是自到此取死討辱，尙等並不會領一軍一卒，或助諸侯，或伐諸國，太師名振八方，今又到此，未免先有輕舉妄動之意，在尙怎敢抗拒，不若依尙意，老太師請暫回營，各守疆界，還是好顏相看。若太師務任一己之私，逆天行事，然兵家勝負，未可知也。還請太師三思，毋損威重。聞太師被此數語，說得面皮通紅，又見黃飛虎在寶蓋之下，乃大叫曰：逆臣黃某出來見我，飛虎親面難回，只得向前欠身曰：末將自別太師，不覺數載，今日一會，不才窮屈，庶可伸明。聞太師曰：滿朝富貴，盡在黃門，一旦負君，違反，助惡殺害命官，逆惡貫盈，還來強辯，命那一員將官先把反臣拿了。左哨上鄧忠大叫曰：末將願往，上馬搖斧，來取黃飛虎。飛虎縱五色神牛，手中鎗劈面交還張節使鎗也來助鄧忠，周營內有大將南宮適敵住，兩榮使鬪飛馬，前來助戰，這駐廟武吉撥馬揚鎗，抵住兩榮，兩陣上六員戰將，三對交鋒，夾來往往，沖沖撞撞，香騰上下，交加只殺得天愁地暗，日月無光。辛環見三將不能取勝，把膝下肉翅一夾，飛起半空，手持鎗，望子牙打來，時有袁天化催開玉麒麟，兩柄銀鎗，抵住辛環，周營衆將見成湯營內飛起一人來，虎頭冠，面如紅棗，尖嘴獠牙，猙獰狀，惟黃天化戰件辛環，聞太師見黃天化半空，驟騎，知是道德之士，令催開黑麒麟，使兩條金鞭，沖殺過來，忙取子牙，子牙忙催動四不相，金架相迎，一擊交加，竟生雲霧，這是聞太師頭一場西岐大戰，忽見與兩下裏排開隊伍，軍政司搥鼓鳴鑼，前後不安，排開左右，將准備夾攻，一等等有牙有爪，一等等能走能飛，猴猿鷹鷂，獅子麒麟，獠猴怪獸，猛虎蛟龍，猿猴豹，狂風，萬惡，癩子，日色，神獸，獅子，獅來風，驟驟，麒麟，冷氣，森森，種種，翻來，行雲，霧，怪獸，遍地，地燒，火，蚊，蛇，龍，彩雲，布，合，猛虎，驅，狂風，大，一，一場，怎，竹，休，英雄，無，戰，鬼神，愁，話說，聞人師，輝煌，雙鞭，共是利害，祭起空中，如有風雷之響，子牙如何敵得住，去那招架，被聞太師祭起雄鞭，飛在空中，此鞭原是兩條蛟龍，化成雙鞭，按陰陽分二氣，那鞭在空中打將下來，正中子牙肩臂，翻鞍落騎，聞太師方欲來取首級，此時哪吒登風火輪，搖鎗大叫：勿要傷吾師叔，聞太師頭上一鎗，太師急架鎗時，早被辛甲將子牙救回，聞太師與哪吒戰三五回合，又舉鞭打哪吒，哪吒不會防備，也被一

鞭打下輪來，早有金吒躍步趕來，將寶劍架住金鞭，欲教那吒。太師大怒，運劍雙鞭，雖推不定，或起或落，連打金木二吒，又歸壽記幸有楊戩在側，看見聞太師好鞭，只得將落花流水，纏把銀合馬飛走出陣，使給使刺，聞太師見楊戩相貌非俗，心下自忖，西岐有這些奇人，安得不反，便把鞭來迎戰，數合之內，祭起雙鞭，正打中楊戩頂門上，只打得火冒進出，全然不理，一若平常，太師大驚，駭然嘆曰：此等異人，真乃道德之士，不說聞太師讚嘆，且說陶榮戰武吉，兄諸將都未分勝負，忙把聚風旗取出，運搖數搖，霎時間，飛沙走石，掃土揚塵，天昏地暗，怎見得好風，只打得衆軍如風播殘雲，丟旗棄鼓，將士盡盡歪甲，斜莫辨東西，敗下陣來，有詩爲證：霎時間天昏地暗，一會兒霧起雲迷，初起時塵沙瀟瀟，次後來礮石紛紛，狂風影裏三軍亂，浪裏之中戰將心忙，會武的刀鎗亂使，能文的顏面慌張，聞太師令鞭聲擺尾，郭忠鐵斧似車輪，辛環肉翅世間稀，張節鎗傳天下，少陶榮奇異鼓風旗，這纔是雷部神威施猛烈，西岐衆將各逃生，棄鼓丟鎗拋滿地，尸橫馬倒不堪行，爲國亡身遭劍劈，盡忠捨命定迷傷，聞太師西岐得勝，四天君掌鼓回營，話說聞太師掌得勝鼓回營，升寶帳，衆將來賀，太師頭陣之功，揮動西岐鋒銳，破此城只在指日，且說子牙收敗兵進城入府，衆將上殿見子牙，子牙曰：今日着傷諸將，李氏三人歸壽龍等，盡被聞太師打了，有楊戩在側曰：丞相且歇息一二日，再與他會戰，定勝聞仲，若得勝之時，乘機劫營，先挫其鋒，後面勢如破竹，聞仲可擒矣，子牙曰：善，直至第三日，西岐炮響，衆將出城，安排斬殺，報馬報入營來，聞太師見報入營，隨即出陣，左右四將分開，太師卒陣前，子牙曰：今日與太師定決一雌雄，各不答話，一獸相交，鞭劍並舉，子牙左有楊戩，右有哪吒，敵住太師，郭忠走馬前來助戰，有黃飛虎前來截住斷殺，張陶二將來助，有武吉南宮適敵住斷殺，辛環飛來，有黃天化阻住，聞太師備戰之際，又把雌雄鞭起在空中，子牙打神鞭，也飛將起來，打神鞭乃玉虛宮元始所賜，此鞭有三七二十一節，一節上有四道符印，打八部正神，聞太師鞭往下打，子牙鞭往上迎，鞭打鞭，把聞太師雌鞭一打兩斷，落在塵埃，聞太師大叫：一聲好妾，尙念放過吾寶貝，吾與你勢不兩立，子牙將打神鞭擡起去，聞太師鞋逃這一鞭之禍，一聲響，把聞太師打下騎來，幸有門下吉立余慶，躍馬急救，太師借土逃去了，子牙與衆將大殺一陣，方收兵進西岐城，入相府，只見楊戩進曰：今夜若去劫營，定是大勝，子牙曰：善，衆將呼曰：午後聽令，正是：挖下賊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且說聞太師兵進營，睡帳坐下，四將參謁，聞太師曰：自來征伐，未嘗有敗，今被妾尙打斷吾雌鞭，想吾師說授蛟龍金鞭，今日已絕，有何面目再見吾師也，四將曰：勝敗軍家常事，目說子牙掌鼓，衆將上殿，子牙令黃飛虎飛彪彭黃明等，沖開太師左營，令南宮適辛甲辛免四賢，沖右營，令哪吒黃天化爲頭，對沖大旗門，木吒金吒韓琦龍薛惡虎爲一對，龍鬚虎武吉保子牙作三對，令楊戩你去燒聞太師行營，老將黃滾守城垣，調遣已定，且說聞太師敗兵進營，坐於帳下，鬱鬱不樂，忽然見殺氣罩於中軍帳，太師焚香將金錢一卜，早知其意，笑曰：今却吾營，非爲奇計，忙傳令，郭忠張節在左營，敵周將辛環陶榮在右營，敵周將吉立余慶守行機。

老夫守中營，自然無虞也。聞太師安排迎敵，却說子牙把衆將發落已畢，只等炮響，各人行李當日將人馬踴躍出城，四面八方俱有記號，標高挑，齊按方位，時至初更，一聲炮響，三軍吶一聲喊，大旗門哪吒黃天化先殺進來，左營黃家父子右營乃四賢衆將，各沖進來，這一陣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黑夜交兵實可傷，拋盡衆甲未披裘。

冒烟突火碎歸路，

志失魂飛覓夫鄉。

多少英雄忘味死，

幾許壯士夢中亡。

誰知吉立多饑舌，

又送天君入北邙。

話說子牙與衆將來，聞太師行營勢如風火，只見那吒昏風火輪，持火尖鎗殺來，聞太師忙上了黑麒麟，搦鞭迎敵。黃天化自時英雄，持兩柄銀鎗，倒騎下麒麟前來接戰，衆件聞太師不放，金木二吒，揮寶劍上前助戰，韓琦龍薛應虎各持劍，左右相攻，殺氣紛紛，兵戈閃閃，忽見得一夜好戰，有讚爲證：黃昏兵到，黑夜軍臨，黃昏兵到，神駒隊任怎支持，黑夜兵臨，掉倒相攔，焉可立馬聞金鼓之聲，驚膽亂走，軍聽喊殺喧嘩，辨你我刀槍亂刺，那知上下交鋒，將士相迎，孰識東西南北，却營將宛同猛虎臨營，軍一似神龍，鳴金小校，搥鼓兒郎，鳴金小校，灰迷二目，看難睜，搥鼓兒郎，兩手慌忙，搥亂打，初起時兩下抖擻精神，次後來勝敗難分敵手，敗了的似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得勝的如猛虎吞旗，鬪羣羊而奇猛，若刀的連肩長背，邊斧的頭斷身開，搥劍的劈開甲冑，中鎗的腹內流紅，人推人自相踐踏，馬撞馬，遍地尸橫，傷殘軍士，哀哀叫苦，帶箭兒郎，感啼聲，衆金鼓聲，喧滿地，燒糧草，四野通紅，只知道奉命征討，誰知道片甲無存，愁雲直上九重天，遍地尸骸真慘切。話說子牙却聞太師行營，哪吒等把聞太師圍困城心，黃飛虎父子沖左營，與鄧忠張節大戰，殺的乾坤暗暗，兩營苦辛甲等沖右營，與辛環瓊瑤接戰，俱係夜閉，只殺的悲風慘慘，愁雲滾滾，正酣戰之際，楊戩從聞太師後營殺進去，縱馬搥鎗，直殺至糧草堆上，放起火來，忽見得有詩爲證：烈焰冲霄勢更兇，金蛇萬道透空中，烟飛揚蕩三千甲，燒毀行糧大助功。話說楊戩借胸中三昧真火，將糧草燒着，照徹天地，聞太師正戰之間，忽見火起，心中大驚，自思：糧草被燒，大營難立，把金鑿架鎗搥劍，無心戀戰，又見子牙來到，把打神鞭祭於空中，聞太師難逃這一鞭之厄，只打的聞太師三昧火噴出三四尺遠，近太師把黑麒麟縱出圈子，且朝日走，黃飛虎等追襲，鄧忠張節見中軍失守，只得保着聞太師奪路而走，南宮适等追趕辛環，陶榮吉立，余慶見勢頭不好，護持不下，只得敗走，辛環肉翅飛在空中，保着聞太師退走，往岐山不表，且說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在碧遊床，忽然想起聞太師征伐西岐，正是雷震子下山之時，忙命金雷童兒，請你師兄來，童子去不多時，將雷震子請至碧遊床前，俯身下拜，雲中子曰：徒弟，你可往西岐去見周武王姬發，便可謁見你師叔姜子牙，助他伐紂，你可立功進去，倘或中途遇有肉翅之人，便可立功，方不負貧道傳你兩翅玄妙，正是：兩枚仙杏安天下，方保周家八百年。話說雷震子出洞，把真

領一兵，騎空頭往下二翅騰開頃刻萬里，怎見得有讀爲證。大雨燕山曾出世，一聲雷響鬼神驚。終南略授先天訣，八卦爐邊師訓成。七歲臨潼會會父，回山學藝更精明。二枚仙杏分難坎，兩翅飛騰有虛盈。洞府傳就黃金棍，左右展開雲霧生。率師法旨離王柱，方見岐山舊有名。且說雷震子離了終南把一翅一夾，有風雷之聲，飛至西岐山，遠遠望見開太師兵影而來，雷震子大喜，幸遇敗兵，正好用心殺他一陣。且說太師正揮鋒銳，慌忙疾走，猛然墮頭，見空中飛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披牙生於上下，好凶惡之像。開太師叫辛環，你看前面飛來一人，甚是兇惡，你可仔細用心話猶未了，雷震子大叫曰：吾來了，舉棍就打。辛環鎗迎面交還，空中四翅翻騰，鎗棍交加，甚是響亮。雷震子乃仙傳棍法，手環生就英雄，怎見得有讀爲證。四翅在空中，風雷愈亮，沖這一併殺氣三千丈，那一個鎗光透九重。這一個肉身成正道，那一個凡體受封神。這一個棍起生烈焰，那一個鎗鑽透英雄，平地征雲起，空中火焰紅。金棍光輝分上下，鎗鎗精通最有功。自來也有將軍，不似空中翻轉蓬。話說雷震子中途一戰，只殺的辛環抵擋不住，抽身望岐山逃去。雷震子自思不可追趕，見了師叔皇兄，料他過來終久會我，遂望西岐城相府中來不提。只見衆人俱在子牙府裏報功，却覺得勝，拜了開太師的鋒銳。子牙大喜，慰勞諸將曰：今之勝者，皆出汝等之力。聖王社稷生民之福，衆將答曰：武王洪福，丞相德政，故使開仲不識時務，失其利也。正話間，忽報有一道童求見子牙，傳請少時雷震子進府下拜。口稱師叔，子牙曰：是那處名山弟子，今至此地。雷震子答曰：弟子乃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門下雷震子。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一則誦師叔立功，二則見皇兄相會。子牙曰：你皇兄是誰。雷震子曰：皇兄乃是武王。子牙問兩邊站立殿下，你們可認得衆人。衆人曰：認不得。雷震子曰：弟子七歲曾救文王出五關，弟子乃燕山雷震子。子牙方信，謂諸將曰：此子先王曾言，出五關遇雷震子救護。今日進西岐，乃當今之洪福，得此異人，遂引雷震子往見武王。子牙至皇城，有執事官啟武王，丞相候旨。武王傳宣，子牙進殿行禮畢，曰：大王，御弟朝見。武王曰：孤弟何人。子牙曰：昔日先王在燕山收的雷震子，一向在終南山學藝。今日方歸。武王命請來。雷震子進內庭，翻身下拜。口稱皇兄。武王稱御弟。昔日先王曾言賢弟之功，救危出關，復回終南，今日相逢，實爲慶幸。武王見雷震子形像兇惡，不敢命入內庭，恐驚太姬等。武王曰：相父與孤代勞，相府安弟。子牙曰：雷震子持齋，只隨臣府宅，以便立功。武王甚喜。雷震子當時歸王，回相府不得，且說開太師兵收岐山七十里，收拾敗殘人馬，結下營寨，查點損折軍兵，二萬有餘。太師陞帳，長嘆曰：自來提兵征伐多年，未嘗有挫鋒銳。今日到此，失機喪師，殊爲痛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無策，欲調別將，各有鎮守。太師乃丹心赤膽，恨不得一刻還平西岐。其心方決，竟意如今失機，做時只急的當中神目睜開，長吁短嘆。青立上前奏曰：太師不必憂慮。況且三山五嶽之中，道友頗多，或請一二位大事可成矣。太師聽說，老夫因軍務煩冗，素亂心懷，一時忘却，遂上帳吩咐齊子二將，好生看守大營，吾去了。太師乘了黑麒麟，把風雲角一拍，那獸獸在空中，正是：金龜島內逸仙客，封神榜上

早標名，話說聞太師的黑麒麟遊天下，霎時可至千里，其日行得走海金龜島，太師觀看大海青山幽靜，因嘆曰：我因為國事煩瑣，先王託孤之重，何日能脫却煩惱，靜坐蒲團，參妙悟玄，開看黃庭一卷，任鳥兔如梭，何有與我，真個好海島，有無窮奇景，怎見得有證為證，勢鎮汪洋，威寧浩海，潮湧銀山魚入穴，波翻雪浪聲離湖，木火方隅高積土，東西岸畔舞鸞，嶺丹嶽怪石，峭壁奇峰，丹崖上彩鳳雙鳴，峭嶺前麒麟獨臥，峯巒時隱錦鸞鳴，石窟每轉龍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玄鳥，瑞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仙桃常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瀉壑藤蘿密，四面源堤草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話說聞太師到了金龜島，下了黑麒麟，看了一回，各處洞門緊閉，並無一人，不知往那裏去了，靜悄悄，聞太師沉吟半晌，自思不如往別處去罷，上了黑麒麟，方出島來，後有人叫曰：聞道兄，往那裏去，聞太師回頭，見來者乃苗芝仙也，忙上前稽首曰：道友往那裏去，苗芝仙答曰：特來會你，金龜島衆道友，為你往白鹿島去，緣陣圖，前日申公豹來請，俺們往西岐助你，我如今在八卦爐中鍊一物，功尚未成，若是完了，隨即就至，衆道友現在白鹿島道兄，你可速去，聞太師聽說大喜，遂辭了苗芝仙，還往白鹿島來，霎時而至，只見衆道人或帶一字巾，九揚巾，或魚尾金冠，碧玉冠，或挽雙抓髻，或陀頭打扮，俱在山坡前閒話，坐在一處，聞太師看見大呼曰：列位道友好自在也，衆道友回頭見是聞太師，俱起身相迎，內有秦天君曰：聞得道兄征伐西岐，前日申公豹在此相邀，助你吾等在此練十陣圖，方纔完備，適道兄降臨，真是千萬之幸，聞太師問：道兄練的那十陣，秦天君曰：吾等這十陣，各有妙用，明日至西岐擺下，其變化無窮，聞太師聽罷曰：為何只有九位却少一位，秦天君曰：金光聖母，往白鹿洞去，練他的金光陣，其玄妙大不相同，因此少他一位，董天君曰：列位陣圖可會完麼，衆道人曰：現今俱已完了，我們先往西岐，聞兄在此等金光聖母全來，你意下如何，聞太師曰：既蒙列位道兄雅愛，聞仲感戴仙光萬萬矣，此是極妙之事，九位道人辭了聞太師借水遁，先往西岐而來，怎見得有詩為證，天下嬉遊半月功，倏來倏去任西東，仙家妙用無窮際，豈似凡夫駕彩虹，不說九位道者往西岐山到了營裏，且說聞太師坐在山坡，倚松石，未及片時，只見正浦上五點釣魚翁上坐一人，帶魚尾金冠，身穿大紅八卦衣，腰束絲絛，脚登雲履，背一包袱，掛兩口寶劍，如飛雲掣電而來，望見白鹿島前，不見衆人，只見一位穿紅三鞭眼，黃臉長鬚的道者，却原來是聞太師，金光聖母急下後騎曰：聞兄何來，二人施禮，聞九位道友往那裏去了，太師曰：他們先往岐山去，留宮在此等候，今行二人大喜，齊上坐騎，駕起雲光，往岐山而來，霎時便至，到了行營，吉立領衆將迎接上中軍帳，與衆道人相見，秦天君曰：西岐城在那裏，聞太師曰：因晝前夜收兵，退至七十里安營，此處乃是岐山，衆人曰：我們速夜起兵前去，聞太師令鄧忠前隊起兵，整點人馬，一聲炮響，殺奔西岐城來，安了行營，三軍放定營大炮，吶喊傳更，子牙在相府，自得勝後，與衆將逐日講論天下大事，忽聽喊聲，子牙曰：聞太師想必取得援兵至矣，傍有楊戩答曰：聞太師新敗，去了半月，弟子聞此人，乃敝教門下，必定另請左道傍門之客也。

要仔細防諷子牙聽罷心下疑惑乃向哪吒楊戩等都上城來觀看聞太師行營今番大不相同子牙見營中雲霧慘淡霧氣飄殺光閃閃悲風切切又有十數道黑氣沖於霄漢透中軍帳內子牙看罷驚訝不已諸弟子默默不言只得下城入府共議破敵實是無策且說聞太師安了營寨與十天君共議破西岐之策袁天君曰吾聞姜子牙崑崙門下想二教皈依總是一理如紅塵殺伐吾等不必動此念頭既練有十陣我們先與他副智方顯兩教中玄妙若要倚勇鬥力皆非我等道門所為聞太師曰這兄之言甚善次日成湯營裏炮聲一响布開陣勢聞太師乘黑龍騎坐名請子牙答話報進相府子牙隨調三軍撥出城來旗分五色衆將軒昂子牙坐四不相上看成湯營裏布成陣勢只見聞太師坐黑龍騎執金鞭在前後面有十位道者好兇強殺分五色青布赤白紅俱皆騎鹿而來怎見得右詩爲證青絲上搭一輪巾腹內玄機敵萬人無礙成仙稱道德封神榜上列其身話說秦天君乘鹿上前見子牙打稽首曰姜子牙請了子牙欠背躬身答曰道兄請了不知列位道兄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秦天君答曰吾乃金鷄島鍊氣士秦完是也汝乃崑崙門客吾是我教門人爲何你倚道術欺侮吾教莫非你我家體面子牙答曰道友何以見得我欺侮貴教秦完曰你將九龍島鹿家四將降虜豈非侮吾教我等下山今與你見個雌雄非是倚勇吾等各以略授略見工夫况且又不是凡夫俗子恃強鬥勇皆非仙體秦完說罷子牙曰道兄通明達顯普照四方復始還終週流上下原無二致紂王無道絕滅紀綱王氣黯然西土仁君已現當順天時莫迷己性况鳳鳴在岐山應生聖賢之兆從來有道克無道有福無禍正邪克邪邪不能犯正道兄幼訪名師深悟大道豈可不明此理秦完曰據你所言固爲真命之主紂王乃無道之君吾等此來助紂討周難道便是不應天時道也不在口中說姜子牙言在島中曾練有十陣誰與道兄過曰不必箭強恐傷上帝好生之仁果此無辜黎庶勇悍兒郎智勇將士遭此劫運而糜爛其肌體也不識子牙意下如何子牙曰道兄說有此意妾尚豈敢違命只見十道人俱回騎進營一兩個時辰把十陣俱擺將出來秦完復至陣前曰子牙實道十陣圖已完請公細玩子牙曰領教了隨帶哪吒黃天化雷震子楊戩四位門人來看陣聞太師在轅門與十道人細看子牙領來四人一個站在風火輪上握火尖鎗是哪吒玉麒麟上是黃天化雷震子豹狻異相楊戩遺氣昂然只見楊戩向前對秦天君曰吾等看陣不可以暗兵暗算暗算吾師叔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秦完天曰叫你等早成死不敢午時亡豈有梅梢實傷你等之理哪吒曰口說無憑發手可見道者休得誇口四人保定子牙看陣見頭一陣挑起一牌上書天絕陣第二上書地烈陣第三上書風吼陣第四上書寒冰陣第五上書金光陣第六上書化血陣第七上書烈焰陣第八上書落魂陣第九上書紅水陣第十上書紅沙陣子牙看畢復至陣前秦天君曰子牙識此陣否子牙曰十陣俱明吾已知之袁天君曰可能破否子牙曰只在道中怎不能破袁天君曰幾時來破子牙曰此陣尙未完全待你完日用皆知會方破此陣請了聞太師全路遣友回營子牙進城入相府好愁真是雙鎖眉尖無雲可展楊

飛在側曰：師叔方纔言能破此陣，其實可能破得否？子牙曰：此陣乃截教傳來，皆稀奇之幻法，陣名罕有，焉能破得？不言子牙煩惱，日說聞太師今十位道者入營，治酒款待，飲酒之間，聞太師曰：道友此十陣，有何妙用，可破西岐？秦天君問：請十難大陣，不知有何奧妙，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遊崑崙山

左道妖魔事更偏，咒咀迷魔古今傳。傷人不用飛神劍，秦賊何須取命箋。

多少英雄皆棄世，任他秦傑盡歸泉。非知天意俱前定，一賦遊魂去復還。

話說秦天君講天絕陣，對聞太師曰：此陣乃吾師曾演先天之數，得先天清氣，內藏混沌之機，中有三首幡，按天地人三才，共合爲一氣。若人人入此陣內，有雷鳴之處，化作灰塵。仙道若逢此處，肢體盡爲粉碎。故曰天絕陣也。有詩爲證：天地三才顛倒，惟支中玄妙更難猜。神仙若遇天絕陣，頃刻較礮化成灰。聞太師聽罷大喜，又問：地烈陣如何？越天君曰：吾地烈陣，亦按地道之數，中藏濃厚之體，外現隱隱之妙，變化多端。內隱一首紅幡，招動處上有雷鳴，下有火起。凡人仙進此陣，再無復生之理。縱有五行妙術，怎逃此厄。有詩爲證：地烈鍊成分濁厚，上雷下火太無情。就是五行乾健體，難逃骨化與形傾。聞太師又問：風吼陣何如？越天君曰：吾風吼陣，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風之數，內有風火，此風火乃先天之數，三昧真火，百萬兵力，從中而出。若人仙進此陣，風火交作，萬刃齊攢，四肢立成齏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異術，難逃身體，化成膿血。有詩爲證：風吼陣中兵刃齊，暗藏玄妙若天羅。傷人不怕神仙體，消盡渾身血肉多。聞太師又問：寒冰陣內，有何妙用？越天君曰：此陣非一日功，行，乃能鍊就名爲寒冰，實爲刀山內藏，玄妙中有風雷，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塊如刀劍。若人仙入此陣，風雷動處，上下一破，四肢立成齏粉，縱有異術，難免此難。有詩爲證：玄功鍊就號寒冰，一座刀山上下礙。若是神仙逢此陣，連皮帶骨盡無憑。聞太師又問：金光陣妙處何如？金光聖母曰：貧道金光陣，內寄日月之精，藏天地之氣，中有二十一面寶鏡，相二十一根高桿，每一面懸在高桿頂上，一鏡上有一食，若人仙入陣，將此套拽起，雷聲震動，鏡子只一二轉，金光射出，照住其身，立刻化爲膿血，縱會飛騰，難越此陣。有詩爲證：寶鏡非銅又非金，不向爐中火內尋。縱有天仙逢此陣，須臾形化更難禁。聞太師又問：血風陣如何用度？越天君曰：吾此陣法用先天靈氣，中有風雷，內藏數片黑沙，但人仙入陣，雷聲震風捲黑沙，些須着處，立化血水。縱是神仙，難逃利害。有詩爲證：黃風捲起黑沙飛，天地無光動殺威。任你神仙聞此氣，消消血水踐征衣。聞太師又問：烈焰陣，又是如何？白天君曰：吾烈焰陣妙用無窮，非同凡品，內有三火，有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併爲一氣，中有三首紅幡，若人仙進此陣內，三幡展動，三火齊飛，須臾間，成爲灰燼，縱有避火真言，難躲三昧真火。有詩爲證：爐人方有空中火，鍊養丹砂爐內藏。半守難官爲首領，紅幡招動化空亡。聞太師又問：落魂陣奇妙如何？越天君曰：吾此陣非同小

可乃閉生門，開死戶，中藏天地風氣結聚而成，內有白紙幡一首，上畫符印，若人仙入陣內，白幡展動，魂消魄散，頃刻而滅，不論神仙，隨入隨滅，有詩爲證：白紙幡搖黑氣生，鍊成妙術透虛盈，從來不信神仙體，入陣魂消魄自傾。聞太師又問：此何爲紅水陣？其中妙用如何？王天君曰：吾紅水陣內，奉王天之精，藏太乙之妙，變幻莫測，中有一八卦臺，臺上有三個葫蘆，任隨人仙人陣，將葫蘆往下一擲，傾出紅水，汪洋無際，若其水漫出一點粘在身上，頃刻化爲血水，縱是神仙，無術可逃。石詩爲證：爐內陰陽似寶，鍊成壬安裏邊，鍊成就是金剛體，遇水粘身頃刻亡。聞太師又問：紅砂陣畢竟愈出愈奇，更煩指教，以快愚衷。張天君曰：吾紅砂陣，果然奇妙，作法更精，內按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氣，內藏紅砂三斗，看似紅砂，着身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仙沖入此陣，風雷迅處，飛砂傷人，立刻散骨俱成齏粉，縱有神仙佛祖，護此再不能過，有詩爲證：紅砂一撮道無窮，八卦爐中玄妙功，萬象包羅爲一家，方知裁教有鴻濛。聞太師聽罷，不覺大驚，今得衆道友到此，西岐指日可破，縱有百萬甲兵，千員猛將，無能爲矣，實乃社稷之福也。內有姚天君曰：列位道兄，據貧道論起來，西岐不過彈丸之地，姜子牙不過淺行之夫，怎難得一絕陣起？只小弟略施小術，把姜子牙處死，軍中無主，西岐自然瓦解，當於蛇無頭而不行，軍無主而自亂，又何必區區與之較勝負哉。聞太師曰：道兄若有奇功妙術，使姜尚自死，又不張弓均矢，不發軍士塗炭，此真萬千之幸也，敢問如何治法？姚天君曰：不動聲色，二十一日自然命絕，子牙纔是脫骨神仙，超凡佛祖，也難逃變。聞太師大喜，更問詳細。姚天君附太師身曰：須如此如此，自然命絕，又何勞費道兄費心。聞太師喜不自勝，對衆道友曰：今日姚兄施大法力，爲我開仲治死妾向，尙死請將自然瓦解，功成至易，真所謂樽俎折衝，談笑而下西岐，大抵今皇上洪福齊天，豈感動列位道兄扶助衆人曰：此功姚姚賢弟行之，總爲開兄，何言勞逸。姚天君讓過衆人，隨入落魂陣內，築一土臺，設一香案，臺上築一草人，草人身上，寫姜尚的名字，草人頭上，點三盞燈，脚下點七盞燈，上三盞名爲催魂燈，下七盞名爲捉魂燈。姚天君披髮仗劍，步罡念咒於臺前，發符用印於空中，一日拜三次，連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的頭三四回，坐臥不安，不說姚天君行法，且說子牙坐在相府，與諸將商議破陣之策，默默不言，半露英雄，楊戩在側，見姜丞相或驚或怪，無策無謀，容貌比前大不相同，心下便自疑惑，亦相會在玉虛門下出身，今將重寄，况上天垂災，應運而興，豈是小可，難道就無計破此十陣，便自翻倒如此，其實不明，楊戩甚是憂慮，又過七八日，姚天君在陣中把子牙拜去了一魂二魄，身子在相府心煩意燥，進退不齊，十分不爽利，幾日不理軍情，懶懶常眠，衆將門徒，俱不解是何緣故，也有疑無策破陣者，也有疑深思靜慮者，不說相府衆人猜疑不一，又過十四五日，姚天君將子牙精魂氣魄，又拜去了一魂二魄，子牙在府，不時感嘆，鼻息如雷，且說，哪吒楊戩與衆大弟子商議曰：方今兵臨城下，陣擺多時，師叔全不以軍情爲重，只是整睡，此中必有緣故，楊戩曰：據愚下觀丞相所爲，恁效翻倒，連日如在醉夢之間，似此動作，不像前番，似有人暗算之意，不然，丞相學道寬

尚能知五行之術，善察陰陽禍福之機，安有昏迷如是，置大事而不理者，其中定有蹊蹺，衆人齊曰：必有緣故，我等同入臥室，請上殿來商議破敵之事，看是如何，衆人至內堂前，問侍人等，丞相何在，左右侍兒應曰：丞相濃睡未醒，衆人命侍兒請丞相于殿上議事，侍兒忙入內，請了牙出得內室門外，武吉上前告曰：老師每日安寐，不顧軍國重務，關係甚大，將士憂心，懇求老師速理軍情，以安周土，牙只得勉強出來，過了殿，衆將上前議論軍情等事，牙只是不言不語，如癡如醉，忽然一陣風響，哪吒夜叉何來，試試子牙陰陽如何，哪吒曰：師叔在上，此風甚是凶惡，不知主何凶吉，子牙屈指一算，答曰：今日正該刮風，原無別事，衆人不敢抵觸，看官此時子牙披髮天君拜去了魂魄，心中恍惚，陰陽算錯了，故曰該刮風，如何知道禍福，當日衆人也無可奈何，只得各散，言休煩，不覺又過了二十日，姚天君把子牙二魂六魄，俱已拜去了，只剩得一魂一魄，其日竟拜出泥丸宮，子牙已死在相府，衆子弟進門下請將官，連武王駕至相府，俱環立而泣，武王亦泣而言曰：相父爲國勤勞，不曾受享安寧，一旦致此於心何忍，言之痛心，衆將聽武王之言，不覺大痛，楊姬含淚，將子牙身上摸一摸，只見心頭還熱，忙來啟武王曰：不要忙，丞相胸前還熱，料不能就死，且停在臥榻，不言衆將在府慌亂，單言子牙一魂一魄，飄飄蕩蕩，飄香杳冥，竟往封神臺來，時有清福神迎迓，見子牙的魂魄，清福神柏鑑知道天意，忙將子牙魂魄輕輕的推出封神臺，來但子牙原有稔行的人，一心不忘崑崙，那魂魄出了封神臺，隨風飄蕩，如絮飛騰，迤迤崑崙山來，適有南極仙翁聞遊山下，採芝鍊藥，猛見子牙魂魄渺渺而來，南極仙翁仔細觀看，方知是子牙的魂魄，仙翁大驚曰：子牙絕矣，慌忙趕上前，一把綽住了魂魄，裝在葫蘆裏面，塞住了葫蘆口，迤迤三虛宮，啟拿教老師，纔進得宮門，後面有人叫曰：南極仙翁不要走，仙翁及至回頭看時，原來是太華山雲霄宮赤精子，仙翁曰：道友那裏來，赤精子曰：聞屈無事，特來會你，遊海島，遍山巖，訪樵境之高明野士，看其齊拱，閑要如何，仙翁曰：今日不得聞，赤精子曰：如今止了講，你我正得聞，他日若還開講，你我俱不得聞矣，今日反說是不得聞，兄乃欺我，仙翁曰：我有要緊事，不得陪兄，豈爲不得聞之說，赤精子曰：吾知你的事，姜子牙魂魄不能入察之說，再無他意，仙翁曰：你何以知之，赤精子曰：適來言語，原是戲你，我正爲子牙魂魄趕來，我因先到西岐山，封神臺上見清福神柏鑑說了牙魂魄方纔至此，被我推出，今至崑崙山去了，故此特地趕來，方纔見你進宮，故意戲言，今子牙魂魄果在何處，仙翁曰：遠間間游歷，前只見子牙魂魄飄蕩而至，及仔細觀看，方知今已被吾裝在葫蘆內，要啟老師知之，不意兄至，赤精子曰：多大事，情驚動教主，你將葫蘆拿來與我，待吾去救子牙走一番，仙翁把葫蘆付與赤精子，赤精子心慌，急急借土遁離了崑崙，霎時來至西岐，到了相府前，有樛散接住，拜倒在地，口稱師伯，今日駕臨，想是爲師叔而來，赤精子答曰：然也，快爲通報，楊戩入內，報與武王，武王親自出迎，赤精子至銀安殿，對武王打個稽首，武王竟以師禮待之，尊於上坐，赤精子曰：貧道此來，特爲子牙下山，如今子牙死在那裏，武王令將士引赤精子進了內榻，赤精子見子牙合目不言，仰面

而臥，赤精子曰：賢王不必悲啼，毋得驚慌，只令他魂魄還體，自然無事。赤精子令武王復至殿上，武王請問曰：道長相父不絕，只是用何藥餌？赤精子曰：不必用藥，自有妙用。楊戩在傍問曰：幾時救得？赤精子曰：只消至三更時，子牙自然回生。衆人俱各歡喜，不覺中曉，已到三更，楊戩來請赤精子，盪頭衣袍，起身出城，只見十陣內黑氣漫天，陰雲布合，悲風颯颯，冷霧飄飄，有無鬼哭呻吟，竟無底止。赤精子見此陣，十分險惡，用手一指，足下先現兩朵白蓮花，爲護身根本，遂將腳踏空蓮花，輕輕起在空中，正是仙家妙用，忽見得有詩爲證：道人足下白蓮生，頂上祥光五色呈，只爲神仙犯殺戒，落魂陣內去留名。話說赤精子站在空中，見十陣好生凶惡，殺氣貫於天界，黑霧罩於西岐，赤精子正看，只見落魂陣內，姚斌在那裏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於雷門，又見草人頂上一盞燈，昏昏慘慘，足下一盞燈，半滅半明，姚斌把令牌一擊，那燈往下一滅，一魂一魄在胡亂中一迸，幸胡亂中口兒塞住，那魂迷得出來，姚斌君連拜數拜，其魂不滅，大抵燈不滅，魂不絕，姚斌不覺心中焦燥，把令牌一揮，大呼曰：二魂六魄已分，一魂一魄爲何不語，不日姚斌君發怒連拜數拜，且說赤精子在空中見姚斌方拜下去，把足下二蓮花往下一坐，來搶草人，不意姚斌拜起，姚斌看見有人將下來，乃是赤精子，姚斌曰：赤精子，原來你敢入吾落魂陣，險差尙之魂，忙將一把黑沙罩上一蓋，赤精子慌忙疾走，姚斌走的快，把足下二朵蓮花落在陣裏，赤精子幾乎失陷，落魂陣中，急忙駕遁，進了西岐，楊戩接住，見赤精子面色恍惚，喘息不定，楊戩曰：老師可曾救回魂魄？赤精子搖頭連曰：好利害，好利害，落魂陣幾乎連我陷於裏面，饒我走得快，猶把我足下二朵白蓮花，打落在陣中。武王跪說大哭曰：若如此言，相父不歸回生矣。赤精子曰：賢王不必憂慮，料是無妨，此不過係子牙災殃，如此遲滯，貧道如今往個所在去來。武王曰：老師往那裏去？赤精子曰：吾去洗來，你們不可走動，好生看守子牙吩咐已畢，赤精子離了西岐，腳踏祥光，借土遁來至崑崙山，不一時有南極仙騎出玉虛宮而來，見赤精子至，忙問子牙魂魄可曾回，赤精子把前事說了一遍，借重道兄，敢師尊問個端的，怎生救得子牙？仙翁聽說入宮，至寶座下行禮畢，把子牙事細細陳說一番，元始曰：吾雖掌此大教事體，尙有疑難，你叫赤精子可去八景宮，見大老爺便知始末。仙翁領了子牙，來到赤精子曰：老師吩咐你，可往八景宮去參謁大老爺，便知端的。赤精子辭了南極仙翁，駕雲往玄宮而來，不一時已到仙山，此處乃大羅宮玄都洞，是老子所居之地，內有八景，仙境異常，令之把玩不暇，有詩爲證：仙峯險峻峻崑崙，放生瑞草，地長靈芝，根連地秀，頂接天齊，青松綠柳，紫藥紅梅，碧桃銀杏，火棗交梨，仙翁刊畫，隱者幽然，雲仙談道，靜講玄機，閒經誦法，孤狸彪熊，長尾豹，舞鶴鸞，龍吟虎嘯，鳳鸞鸞，犀牛望月，海馬嘶嘶，異禽多變化，仙鳥世閒稀，孔雀談經句，仙童玉笛吹，修松鬱古柏，寶樹映沙堤，山高打日近，澗澗水流低，清幽仙境院，風景勝勝池，此間無景世上少，人知赤精子在玄都洞外，不敢擅入，等候一會，只見玄都大法師出宮外，看見赤精子問曰：道兄到此，有甚大事，赤精子打稽首口稱：道兄，今無甚事，也不敢擅入，只因妻子牙魂魄遊蕩的事，細說一

番特奉師命來見老爺，敢煩通報。玄都大法師聽說，忙入宮至蒲團前行禮，啟曰：赤精子宮門外聽候法旨。老子曰：叫他進來。赤精子入宮，倒身下拜。弟子惡老師萬壽無疆。老子曰：你等犯了此劫，落魂陣，姜尚有災，吾之寶亦遭落魂陣之厄，都是天數。汝等各要小心，叫玄都大法師取太極圖來，付與赤精子，將吾此圖如此行去，自然可救姜尚，你速去罷。赤精子得了太極圖，離了大羅宮。一時來至西岐，武王聞說赤精子回來，與眾將迎至殿前。武王忙問曰：老師那裏去來？赤精子曰：今日方救得子牙，眾將聽說，不覺大喜。楊戩曰：老師還到此時候，赤精子曰：也到三更時分。薛弟等尊等至三更，赤精亦隨子牙，隨即起身出城，行至十陣門前，拍土成道，霧在空中，只見姚天君還在那裏拜伏。赤精子將老君太極圖打散，抖擻此圖，乃老君劈地開天，分清理濁，定地水火風，包羅萬象之真，化了一聲命論，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道。護持着赤精子，往下一躍，一手正抓住草人，往空飛走。姚天君忽見赤精子一連連飛來，大叫曰：好赤精子，你又來搶我草人，甚是可惡。忙將一斗黑砂，望上一發。赤精子叫一聲：不好，把左手一放，將太極圖落在陣裏，被姚天君所得。且說赤精子，是把草人抓出陣來，反把太極圖失了，嚇得魂不附體，面如金紙，喘息不定。在土遁內幾乎失利，落下遁光，將草人放下，把葫蘆取出，收了子牙二魂六魄，裝在葫蘆裏面，往相府前而來，只見眾弟子正在此等候，遠遠望見赤精子忻然而來，楊戩上前請問曰：老師，師叔魂魄可曾取得來麼？赤精子曰：子牙事雖完了，吾將眾教大老爺的奇貨，失在落魂陣，吾未免有陷身之禍。眾將全進相府，武王聞得子牙魂魄已至，不覺大喜。赤精子子牙身以掛，將子牙頭髮分開，用葫蘆口合住了子牙泥丸宮，運把葫蘆敲了三四下，其魂魄依舊人發，少時子牙睜開眼，口解好睡，四面看時，只見武王與赤精子眾門人俱在臥榻之前。武王曰：若非此位老師費心，焉得相父今生再面，這會子牙方纔醒來，便問道：兄何以知之，而救不才也？赤精子托十絕陣內，有一落魂陣，姚斌將你魂魄拜入草人腹內，止得一魂一魄，天不絕你魂遊崑崙，我為你趕入玉虛宮，討你魂魄，復入大羅宮，眾掌教大老爺賜太極圖救你，不意失在落魂陣中，子牙聽了，自悔誤行甚廣，不能自知始末。太極圖乃玄妙之珍，今日誤陷奈何？赤精子曰：子牙且調養身體，待平復後，共議破陣之策。武王回鏡，子牙調養數日，方纔全愈。翌日陞殿，赤精子與諸人共議破陣之法。赤精子曰：此陣乃左道傍門，不知深奧，既有真命，自然安安。言未畢，楊戩啟子牙曰：一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到此，子牙迎接至鎮安殿，行禮畢，分賓主坐下。子牙曰：道兄今到此，有何事見說？黃龍真人曰：特來西岐，共破十絕陣，方今吾等犯了殺戒，輕重有分。眾道友咫尺，即來此處，凡俗不便，貧道先至，與子牙議論。可在西門外搭一蘆篷，席設結綵燈花，以便三山五嶽道友齊來，可以安歇。不然，有喪眾聖，甚非尊敬之理。子牙傳令，着兩宮適武吉起造蘆篷，安放席設，又命楊戩在相府門首，但有眾老師至，隨即通報。赤精子對子牙曰：吾等不必在此商議，候蘆篷工完，蓬上議事可也。不消一日，武吉來報工完。子牙同二位道友，眾門人都出城來聽用，止留武成于掌府事。話說子牙上了蘆篷，鋪設坐地，懸花結采，專候諸道友來。

至大抵武王爲應天順人之主，仙人自不絕而來，來的是：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夾龍山、飛雲洞、擺留生、後入山成佛、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靈顯山、元陽洞、靈寶大法師、五龍山、張雲洞、文殊廣法天尊、後成文殊菩薩、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後成普賢菩薩、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後成觀世音菩薩、玉泉山、金澗洞、玉鼎真人、金鼎山、玉皇洞、道行天尊、青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子牙選往迎接上界，坐下，內有廣成子曰：衆位道友，今日前來，與我可知，真假自辨。子牙公幾時破十絕陣，吾等聽從指教。子牙聽得此言，連忙立起，欠身曰：列位道兄，料不才不過四十年毫末之功，豈能破得此十絕陣，乞列位道兄，俯委尙才疏學淺，生民塗炭，將土水火，敢煩那一位道兄，與吾代理，釋君臣之夢思，解黎庶之倒懸，眞社稷生民之福矣。妾尙不勝幸甚。廣成子曰：吾等自身，難保無虞，雖有所學，亦不能敵此左道之術，彼此互相推諉，正說間，只見半空中有鹿鳴，異香滿地，遍處氤氳，不知是誰來，且看下面分解。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天絕陣中多猛烈，

若逢地烈更難堪。

秦完湊數皆天定，

袁角遭誅是性貪。

雷火燒殘今已兩，

網仙縛去不成三。

區區十陣成何濟，

幸得封神榜上談。

話說衆人正議破陣，主將彼此推讓，只見空中來了一位道人，鈴鹿乘雲，香風襲襲，怎見他相貌稀奇，形容古怪，眞是仙人，與首，佛顏源流，有詩爲證：一天瑞彩光搖拽，五色祥雲飛不徹，鹿鳴空內九皋聲，紫芝色秀千層葉。中間現出眞人相，古容容顏原自別，神舞虹霓透雲漢，腰懸寶鏡無生滅。靈鷲山下號燃燈，時赴蟠桃添壽域。衆仙知是靈鷲山圓覺洞燃燈道人，齊下界來，迎接上蓬行聘坐下。燃燈曰：衆道友，貧道來遲，幸勿以此介意，方今十絕陣，甚是兇惡，不知以何人爲主。子牙欠身打躬曰：專候老師指教。燃燈曰：吾此來實與子牙代勞，執掌符印，二頭衆友有厄，特來解禱。三則了吾念頭，子牙公請了，可將符印交與我，子牙與衆人俱大喜曰：道長之言，其是不謬，隨將符印拜送燃燈，燃燈受印符，過衆道友，打點議破十絕之策，正是：雷部正神施神力，神仙殺敵也難逃。話說燃燈道人，安插破陣之策，不覺心上香呀，此一切必相吾十友，日說聞太師在營中，請十天君上戰，坐而問曰：十陣可曾完全。秦完曰：完已多時，可着人下戰書知會，早早放功，以便祈禱。聞太師忙修書，命鄧忠往子牙處，下了戰書，有哪吒見鄧忠來，子牙便問曰：有何事至此。鄧忠答曰：來下戰書，那吒執與子牙，鄧忠下書，子牙命接上，來書曰：征西大元戎太師聞仲，吾奉丞相妻子牙摩下，古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無放造反，是得罪於天下，爲天下所共棄者也。屢奉天討，不行悔罪，又恣肆強暴，殺害玉師，致辱朝廷，罪在萬載，今據此十絕陣已完，與爾共決勝負，特將書通會，可準定日期，候爾破敵。戰書到日，卽此批宣，子牙看罷，原書擲團三日，後會戰鄧忠。

回見太師三日後會陣，聞太師乃在大營中設席款待十天君，大吹大飲酒，飲至三更，出中軍帳，猛見周家廣運裏衆道人頂上現出紫雲瑞彩，或金燈，或紫燈，或珠，似箭前滴水，滔滔不斷，十天君驚曰：崑崙山諸人到了。衆皆駭異，各歸本陣，自去留心，不覺便是三日。那日早晨，成湯營裏炮響聲齊起，聞太師出營，在城門口左右分開隊伍，乃鄧辛張閔四將十陣，主各按方向而立，只見西岐處差裏懸膠輪，瑞彩瑞雲，兩邊列三山五嶽門人，只見頭一對是哪吒黃天化出來，一對是楊戩雷震子，三對是韓游龍與薛惡虎四對是金吒木吒，怎見得有詩爲證：玉辮金鐘卷兩分，西岐城下吐祥雲，從今大破十絕陣，雷祖英名萬載聞。話說炮聲響畢，成湯營中，對面仙人，急急下城，步行掛掛，緩緩而行，只見赤精子，對廣成子，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道德真君，對懼留生，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慈航道人，對普觀真人，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十二位上仙，齊齊整擺在當中，梅花鹿上，李鬱燈道人，赤精子，擊金鐘，廣成子，擊玉磬，只見天絕陣內一響鐘響，陣門開處，兩杆幡搖，見一道人，怎生模樣，面如藍靛，髮似銀砂，騎黃靈鹿出陣，但見：蓮子羅頭上，紫綳衣，袖白袖，手持四楞黃金鑪，暗帶拂塵，玄妙索，瀟三山，遊五嶽，金鬚島內，曉丹葵，只因煩惱共嘆，不在高山受快樂，且說天絕陣內，秦天君飛出陣來，燃燈道人看左右，暗思：並無一個在劫，先破此陣之人，正話說未了，忽然空中一陣風響，飄飄落下一位仙家，乃玉虛宮第五位門人，霹華是也，落一根方王畫戟，見衆道人，打個稽首曰：吾奉師命，特來破天絕陣，燃燈點頭自思曰：數定在先，怎逃此厄，尚未回言，只見秦天君大呼曰：玉虛教下，誰來見吾此陣，霹華向前言曰：秦完，秦完，不必恃強，自肆猖獗，秦完曰：你是何人，敢出大言，霹華曰：業業，你連我也認不得了，吾乃玉虛門下霹華是也，秦完曰：你敢來會我此陣否，霹華曰：既奉勅下山，怎肯空回，提畫戟就刺秦完，霹華相避，步履交加，殺在天絕陣前，怎見得：這一個輕移進步，那一個兜轉黃斑，輕移進步，展動那金五色旗，兜轉黃斑，金鑪使開龍擺尾，這一個道心退後，惡心生，那一個那頭長生真妙訣，這一個藍臉上殺光直透三千丈，那一個粉臉上得氣冲破五雲端，一個是雷部天君，施威仗勇，一個是玉宮神聖，氣概軒昂，正是：封神臺上標名客，怎免現身殺體，災話說，秦天君與霹華戰，未及三五回合，空丟一鋼柱陣內就走，霹華隨後趕來，見秦完走進陣門去了，霹華也趕入陣內，秦天君見霹華趕來，急上了板壁，壁上有几案，案上有三首輪，秦天君將旗執在手，左右連轉數轉，將旗往下一擡，雷聲交作，只見霹華昏昏慘慘，不知南北西東，倒在地下，秦完上板壁，將霹華取了首級，擲出陣來，大呼曰：真命教主，真妙再觀吾天絕陣也，燃燈看見霹華首級，不受者呀，可憐數年修行，今日結果，又見秦完復來叫陣，乃命文殊廣法天尊，先破此陣，說燈吩咐：務要小心，文殊曰：知道，領法符作訣出口：欲滅鋒芒取輪勞，雲霄寶匣玉龍騎，手中紫氣三千丈，面上霞雲百尺高，金闕臨臨談道徑，玉京時去種蟠桃，奉師法旨離仙府，也到紅塵走一遭，文殊廣法天尊問曰：秦完你殺我無何無束，原自快來，爲何如此，人絕陣，爾害生靈，我今欲來破陣，必開殺戒，非是我等滅却慈悲，無非了此，前因你等勿自後悔，秦完大

笑曰：你等是問樂神仙怎的也來受此苦惱，你也不知吾所練陣中無盡無窮之妙，非我逼你，是你等自取大厄。文殊廣法天尊笑曰：也不知是誰以絕命之災，秦完大怒，執劍亂打。天尊道：善哉！將劍掃架格兩，未及數合，秦完敗走。真陣，天尊走到天絕門首，只見裏面颯颯風聲，滿前悲風，也自遲疑，不敢擅入，只得得後面全鐘響處，只得要逃陣去。天尊把手往下一指，平地有兩朵白雲現出，天尊足踏二雲，飄飄而進。秦天君大叫曰：文殊廣法天尊，縱你開口有命，我隨手有白光，也出不得吾天絕陣也。天尊笑曰：此何物哉？把口一張，有斗大一朵金蓮噴出，左手五指裏有百道白光噴地，回往上接白光頂上，有一朵蓮花，花上有五盞金燈引路，且說秦完將三首應如前施展，只見文殊廣法天尊頂上，有紫雲昇起，五色毫光，內有纏絡垂珠，掛將下來，手托七寶金蓮，現了化身，怎見得：
得得靈臺體，自由自在法難拘。蓮花久已朝元海，纏絡垂珠頂上珠。話說秦天君把藤搖了數十搖，搖不動廣法天尊，天尊在光裏言曰：秦完貧道今日放不與你，要開吾殺戒，把這藤搖空中，一擲，將秦天君困住了。此藤搖三才，藤上卜有三圈，將秦完縛得通直。廣法天尊對眾打個稽首曰：弟子今日開此殺戒，將寶劍一擲，取了秦完首級，提出天絕陣來，開太師在裏，賊賊上，一見秦完被制，大叫一聲：氣殺老夫，催動坐騎，大叫：文殊休走，吾來也。天尊不理，賊賊來得甚急，仰一頭黑雲滾來，怎見得：後人有詩爲證：
怒氣凌空怎按摩，一心只要動干戈。休言此陣無敵日，縱有奇謀俱自飛。且說燃燈後面黃龍真人乘鶴飛來，阻住關太師曰：秦完天絕陣裏，吾師弟，想秦完身亡，足以相敵，今十陣方纔破，一還有九陣未見，難難，原是闢法，不必恃強，你且暫退，只聽得地烈陣一聲鐘響，趙江坐在梅花廳上，作歌而出，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動言俱演道，默語是神仙。在掌如珠亮，當空似月圓。功成歸物外，直入大羅天。趙天君大呼曰：黃法天尊，既破了天絕陣，誰敢會我地烈陣，衝殺而來，燃燈道人命韓壽龍破地烈陣走一遭，韓壽龍躍身而出，大呼曰：不可亂行，吾來也。趙天君問曰：你是何人，敢來見我韓壽龍？道行天竹門下，奉燃燈師父法旨，特來破你地烈陣。趙江笑曰：你不過毫末道行，怎敢來破吾陣，空喪性命，提手中劍飛來，直取韓壽龍手中劍，迎面交還，劍來劍架，猶如紫電飛空，一似寒冰出谷，戰有五六合，趙江掩一劍擊陣內敗走，韓壽龍隨後跟來，趙天君上了板臺，將五方旛搖動，四下裏雲捲起，一聲雷响，上有火罩，上下夾攻，雷火齊發，可憐韓壽龍，一時身體成爲齏粉，一遭靈魂，往封神臺來，有清福神仗引進去了。且說趙天君復上梅花廳，出陣大呼，厲教道友，別着個有道行的來見此陣，再得使道行淺薄之人，如此枉費性命，非敢再會此陣。燃燈道人曰：懼留生去走一番，懼留生領命作歌而來：
爰光日月鍊金英，二枚靈珠透帝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遠移生死見功成。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玄都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駕朱鶴自來迎。懼留生步步而出，見趙天君縱鹿而來，念生收束，仙兒，碧玉冠一點紅，翡翠袍花一叢，絲羅結就乾坤樣，足下常登兩朵雲。太河劍現七星，誅龍虎斬妖精，九龍島內寶靈土，要與成湯立大功。懼留生曰：趙江，你乃殺教之仙，與吾輩大不相同，立心險

急等晁田來同渡，只見晁田馬前，他認得是方朔方相，兄弟二人在此整河，晁田曰：方將軍，方朔看時，認得是晁田，方朔曰：兄弟，你往那裏去來，晁田曰：原你渡我過河，方朔臨將棹，問宜生，晁田渡過黃河岸上，方朔方朔相見，敘其舊日之好，方朔又問：何位是何人，晁田曰：此是西岐上大夫散宜生，方朔曰：你乃紂臣，爲甚事同他走，晁田曰：紂王失政，吾已歸順武王，如今聞太師征伐西岐，擺下十絕陣，今要妙風吼陣，借此定風珠來，今日有幸，得遇你兄，方朔曰：昔日反了朝歌，得罪紂王，一向流落，今日將定風珠搃去，將功贖罪，却不是好，我兄弟還可復仇，因問曰：散大夫，怎麼樣的就叫做定風珠，借吾一看，以長見識，宜生見方朔渡他過河，況是累用，得忙忙取出，遞來與方朔，方朔打開看過了，把包兒往腰裏面一塞，道：此珠當作過河船，不若話行往南大路去了，晁田不曉擺陣，方朔方相身高三丈有餘，力大無窮，怎敢表他，把宜生嚇的魂飛魄散，大哭曰：此來跋涉，影下轉途，今一旦被他搃去，怎生是好，將何面見丞相，語人，袖身在黃河中，安眠，晁田把宜生搃住曰：大夫不要性急，吾等死不足惜，但丞相命我二人取此珠，破風吼陣，急如風火，不幸被他劫去，吾等死於黃河，委丞相不知音信，是誤國家大事，是不忠也，中途被劫，是不智也，我和你且去見丞相報知，所以，令他別作良圖，寧死勿下，庶幾少減此不忠不智之罪，你我如今不明不白死了，兩下擔誤，其罪更甚，宜生嘆曰：誰知此處遭殃，二人上馬往前，加鞭急走，行不過十五里，只見前面兩桿旗，旗飛出口，後聽糧車之響，宜生馬至跟前，看見是武成王黃飛虎，攔路過，宜生下馬，武成王下騎曰：大夫往那裏來，宜生笑拜在地，黃飛虎答禮，問晁田曰：散大夫爲甚事，這等悲涼，宜生把取定風珠渡黃河，遇方朔搶去的事，說了一番，黃飛虎曰：幾時劫去，宜生曰：去尚不遠，飛虎曰：不妨，吾與大夫取來，你們在此略等片時，飛虎上了神牛，此騎兩頭，日走八百里，擺開營門，趕不多時，已是趕上，只見兄弟二人，在前面浪蕩蕩而行，黃飛虎大叫曰：方朔方相慢行，方朔回頭見是武成王黃飛虎，多年不見，忙在這傍跳下，問武成王曰：千歲那裏去，飛虎大喝曰：你爲何把散宜生定風珠搶了來，方朔曰：他與我作過渡錢的，飛虎曰：你二人一向在那裏，方朔曰：自別大王，我兄弟盤過河，日子飛虎曰：我棄了成湯，今歸周國，武王真乃聖主，仁德如堯舜，三分天下，已有一分，今聞太師在西岐征伐，屢戰不能取勝，你既無所歸，不若同我歸周，武王御前，亦不失封侯之位，不然，辜負你兄弟本領，方朔曰：大王若肯收我，乃我兄弟再生之恩，矣，有何不可，飛虎曰：既然如此，隨吾來，二人隨武成王飛騎而來，霎時間，宜生晁田見方朔兄弟，跟着而來，嚇的魂不附體，武成王下騎，將定風珠付與宜生，你二位先行，吾帶方朔方相後來，且說，宜生晁田星夜趕至西岐，遂下，來見子牙，子牙問取定風珠的事，如何，宜生便將渡黃河渡劫之事，說與飛虎取回，並收得方朔兄弟二人，一箇說了一遍，子牙不語，忙把定風珠上邊，獻與燃燈道人，衆仙曰：既有此珠，明日可破風吼陣，不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仙佛從來少怨尤

只因煩惱惹詞愁

特強自棄千年業

用髮須拚萬劫修

幾度看來悲往事

從前思首爲誰歸

可惜羽化封神日

俱作南柯夢裏遊

話說燃燈道人次日與十二弟子排班下蓬，將金鐘玉磬歸藏，一齊出陣，只見成湯營裏一響炮響，隔太師乘騎早至轅門，看

子牙破風吼陣，董天君作歌而來，騎八叉鹿，操剛口太阿劍，歌曰：得見清平有甚憂，丹爐乾馬聖坤牛，從來看破紛紛亂，一

點靈臺只自由，話說董天君鹿元如飛，神前高叫燃燈觀左右無人，可先入風吼陣，忽然見黃飛虎，俯方弼方相來見子

牙，稟曰：末將催糧收此二將，乃紂王部下新設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子牙大喜，猛然問燃燈道人石見兩個大漢，問

子牙曰：此是何人？子牙曰：黃飛虎新收二將，乃是方弼方相，燃燈嘆曰：天數已定，萬物難逃，就命方弼破風吼陣，走一遭子

牙遂令方弼破風吼陣，可憐方弼不過是俗子凡夫，那裏知道其中幻術，便應聲頭行，持鎗拔步如飛，直奔至陣前，董天君見

一大漢，身長二丈有餘，面如重棗，一部落腮鬚鬚，四隻眼睛，甚是兇惡，董天君看罷，著實駭然，怎見得，有詩爲證：三叉

冠烏雲滿澤，跌掩心剛，亂龍麟翠，池園花燦爛，畫棟巍然，烈征去，四圍生光，真顯騰，險如重臺，像錦紅，一步落聽，飄飄後平

生正直最英雄，曾反朝歌保太子，帶河渡口遇宜生，歸周未受封官爵，風吼陣上見奇功，只因前定弄天象，顯道封神久注

名，話說方弼見董天君大呼曰：妖道慢來，就是一戟，董天君那裏招架得住，只是一合，便往陣裏走了，子牙命左右搖鼓，方

弼耳聞鼓聲響，拖戟趕來，至風吼陣門前，迎沖將進去，他那裏知道陣內無窮奧妙，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將黑旗搖動，黑

風捲起有萬千兵刃，殺將下來，只聽得一響響，方弼四肢已爲數段，跌倒在地，一道靈魂往封神臺，清福神拍經引進去

了，董天君命士卒將方弼尸首推出陣來，董全催使復至陣前，大呼曰：玉虛道友，爾等把一凡夫誤送性命，汝心安乎？既是高

明道德之士，來會吾此陣，便見玉石也，燃燈乃命慈航道人，你將定風珠拿去，破此風吼陣，慈航道人領法言，乃作歌曰：自

隱玄都不起春，幾回蒼海變成塵，玉京金闕仙元始，紫府丹霄神妙真，真集化成千歲鶴，聞來高臥萬年身，吾今已得養生

術，未肯輕傳與世人，話說慈航道人謂董全曰：道友，吾輩幸此役，爾等最是逍遙，何苦擺此陣勢，自取滅亡，當時簽押封

神榜，你可曾在岩邊，你掌教師尊說有兩句偈詞，貼在宮門，靜誦黃庭緊閉，如榮西土受災殃，董天君曰：你闖教

門下，自僞道術精奇，屢屢將吾策欺，我等方穩下山，道友，你是爲善好梁之客，速回去再着別個來，休若苦惱，慈航曰：速

你一身也剝不來，還要誤我，董全大怒，執寶劍望慈航直刺，慈航架劍，口稱著戰，方纔用劍相還，來往有三五回合，董天君

往陣中便走，慈航道人隨後趕來，到得陣門前，亦不敢進入裏面去，只聽得戰後鐘聲頻催，乃徐徐而入，只見董天君上了板

臺，將黑旗搖動，黑風捲起，却如雲力，弼一散，慈航道人頂上有定風珠，此風焉能得至，不知此風不至，刀刃怎麼得來，慈航

將清淨琉璃瓶祭於空中，命黃巾力士將瓶底朝天，瓶口朝地，只見瓶中一道單氣，一聲響，將董全吸在瓶中去了，慈航命力

士將瓶口轉上，帶出風吼陣來。只見剛太師坐在望鏡駝身上，專聽陣中消息。只見慈航道人出來，對剛太師曰：「風吼陣已被吾破矣。命黃巾力士將瓶傾下，來，怎見得，只見。」慈航道人幾聲麻鞋，在冰身皮肉化成塵，黃全一道靈魂，封住神靈，清幽神相，籠引進去了。聞人師見面大呼曰：「氣殺吾也，將麒麟劍。」提金鞭沖殺過來，看黃觀真人乘危急止之曰：「剛太師，你十陣方破三陣，何必又動無明來，亂片琪火，只聽得寒冰陣主大叫，聞太師且不要爭先，待吾去也。」乃行口作戲曰：「玄中奧妙少人知，變化隨機亦不奇，九轉功成爐內寶，從來應笑世人癡。話說，剛太師只得立住，那寒冰陣內，袁大君威震大呼，罵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燃燈道人命道行天尊門徒薛惡虎，你破寒冰陣走一遭，薛惡虎領命提劍蜂擁而來，袁大君見是一個道童，乃曰：「那道童速自退去。」你師父來，薛惡虎怒曰：「奉命而來，豈有挽回之理，執劍欲來，袁大君大怒，將劍來迎，祇有數合，便走入陣內去了，薛惡虎隨後趕入陣來，只見袁大君上了板臺，用手將皂旛搖動，上有冰山，即似刀山一樣，往下滾來，下有冰塊如狼牙一般，往上湊合，任你甚麼人，遇之即爲齏粉。薛惡虎一入其中，只聽得一響響，磕成肉泥，一道靈魂，還往封神臺去了。陣中黑氣上升，道行天尊嘆曰：「門人兩個，今絕於二陣之中，又見袁大君跨鹿而來，便叫你們十二位之內，乃是上仙名士，誰來會吾此陣，乃令此無甚道術之人，來送性命，燃燈道人命普賢真人走一遭，普賢真人作歌而來。道德根源不敢忘，寒冰看破火消霜，舉心不解遇障礙，眼前咫尺失天堂。普賢真人歌罷，袁大君怒氣紛紛，持劍而至，普賢真人曰：「袁大君，你何苦作孽，擺此惡陣，貧道計來。」人陣時，一則開片殺戒，二則你道行工夫，一旦失却，後悔何及。袁大君大怒，仗劍直取普賢真人，將手中劍架住，口稱善哉。二人戰有三五合，袁大君走入陣中去了，普賢真人隨即走入陣來，袁大君上了板臺，將黑旛搖動，上有冰山一座，打將下來，普賢真人用手指上放一道白光，如練長出一朵慶雲，高有數丈，上有八角，角上乃金燈，纏絡垂珠，護持頂上，其冰見金燈自然消化，塞不能傷，有一個時辰，袁大君見其陣已破，方欲抽身，普賢真人用吳鉤劍飛來，將袁大君斬於臺下，袁大君一道靈魂，被清福神引進封神臺去了。普賢收了雲元大袖迎風，飄飄而出，聞太師又見破了寒冰陣，欲爲袁角報讎，只見金光陣主，乃金光聖母，撒開五點靈約，詢禹聲作歌而來。真大道，不多說，運用之開，恒自然，故開二日見天光，此即是神仙，話說金光聖母，騎五點靈約，提飛金劍，大呼曰：「聞教門人，誰來破我金光陣，燃燈道人看左右無人，先破此陣，正沒計較，只見空中飄然降下一位道人，面如傅粉，唇似丹珠，怎見得，有詩贊曰：『道服先天氣，飄揚竹冠，仙履異常，絲羅腰下飛，劍鋒中起，輝光全氣，金神真道士，伏體伏虎仗仙方，袖裏奇寶欽神鬼，封神榜上把名揚。』話說道人看時，乃是玉虛宮門下蕭臻，蕭臻對姜桓楚曰：「吾奉師命下山，特來破金光陣，只見金光聖母大呼曰：『聞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吾未見蕭臻轉身曰：『吾來也。』金光聖母認不得蕭臻，問曰：『來者是誰。』蕭臻笑曰：『你連吾也不認得了，吾乃玉虛宮門下蕭臻的便是。』金光聖母曰：『爾有何道行，敢來會吾此陣，』執劍來取，蕭臻撒步迎面對面交還，二人戰未及三五合，金光

聖母撥騎往陣中飛走，滿聲大叫：「不要丟我來了！」還趕入金光陣內，至一臺下，金光聖母下駒上京，將二十一根杆上吊着鏡子，每鏡子上面有一套，套住鏡子，聖母將繩子抽起，其鏡現出，把手一放，明雷響處，振動鏡子，連轉數次，放出金光，射滿蕭公，大叫一聲，可憐正是。百年道行從今滅，衣袍身影影無蹤。蕭臻一道靈魂，清福神柏靈引進封神臺去，金光聖母復上了斑豹駒，走至陣前，曰：「蕭臻已絕，誰敢會吾此陣，恐將道人命廣成子，你去走一遭。」廣成子卻命作歌曰：「有緣得爾本來真，曾在終南遇聖人，指出長生千古秀，生成玉兔萬年新。渾身是口鑿爲道，大地飛塵別有春，吾道了然成一貫，不明一字最堪珍。話說金光聖母見廣成子飄然而來，大叫曰：「成成子，你也不敢會吾此陣。」廣成子曰：「此陣有何難破，祇爲兒戲耳。」金光聖母大怒，仗劍來取。廣成子執劍相迎，戰未及三五合，金光聖母轉身往陣中走了。廣成子隨後趕入金光陣內，見臺前有絲杆二十一根，上有物件掛着，金光聖母上臺將繩子攔住，拽起套來，現出鏡子，發雷振動，金光射將下來。廣成子忙將八卦仙衣打閃，帶頭裏定，不見其身，金光纒有精奇鬼妙，包不得八卦紫雲衣，有一個時辰，金光不能透入其身，雷聲不能撼動其形，廣成子暗將香天印，往八卦仙衣底下打將上來，一聲響，把鏡子打碎了十九面，金光聖母着慌，忙拿兩面鏡子在手，方欲搖動，急發金光來照廣成子，早被廣成子發急番天印打來，金光聖母躲不及，正中頂門，腦漿迸出，一道靈魂，早進封神臺去了。廣成子破了金光陣，方出陣門，聞太師得知金光聖母已死，大叫曰：「廣成子休走，吾與金光聖母報讎。」麒麟走動如飛，只見化血陣內，孫天君大呼曰：「聞兄不必動怒，待吾擒他與金光聖母報讎。」孫天君面如重棗，一部短髯，豹虎頭，冠乘黃，珠鹿飛滾而來，燃燈道人、願左右，俱無一人去得，偶然見一道人慌忙而至，與衆人打稽首曰：「衆位道兄請了。」燃燈曰：「道者何來？」高姓大名，道人曰：「禿子乃五夷山白雲洞散人，吾却是也。」聞十絕陣內化血陣，吾當協助子牙，言未了，孫天君叫曰：「誰來會吾此陣？」喬坤抖擻精神曰：「吾來了。」仗劍在手，向前問曰：「爾等雖是敎教，總是出家人，爲何起心不良，擾此聖陣？」孫天君曰：「爾是何人，敢來破吾化血陣，快快回去，免遭枉死。」喬坤大怒罵曰：「孫良，你休誇海口，吾定破爾陣，拿你屍首，號令西岐。」孫天君大怒，縱鹿仗劍來取，喬坤迎頭交還，未及數合，孫天君取入陣，喬坤隨後趕入陣中，孫天君上臺，將一片黑沙往下打來，正中喬坤，正是：沙沾袍服身爲血，化作津津遍地紅。喬坤一道靈魂，已進封神臺去了。孫天君復出陣前，大呼曰：「燃燈道友，你着無名下士來破吾陣，枉喪其身，燃燈命太乙真人，你去走一遭。」太乙真人作歌而來：「當年有志學長生，今日方說道行精，運動乾坤顯地理，轉多日月互爲明。若龍有戶歸雲臥，白虎多時貸坎行。欲喚九還何處是，靈宮雷動地四成。」太乙真人歌罷，孫天君曰：「這兒，你非是只我此陣之妙。」太乙真人笑曰：「道友休誇大口，吾進此陣，如人無人之疑耳。」孫天君大怒，備鹿仗劍直取太乙真人，用劍相還，未及三五合，孫天君便往陣中去了。太乙真人聽得後金鐘催響，平陣門，將手往下一指，現出兩朵青蓮，真人脚踏二花，騰騰而入，真人用手一指，指上放出一道白光，高有一丈，頂上現一朵慶雲，旋在空中護於

百上，孫大君在海上抓一把黑沙，打約下來，其沙方至頂，如雪見烈焰一般，自滅無跡。孫大君大怒，將一斗黑沙，往下一
擲，其沙飛揚而去，自滅自消。孫大君見此，微不應，抽身逃遁。太乙真人忙抽九龍神火罩，祭於空中。孫大君命該如此，將身罩
住，真人雙手一拍，只見現出九條大龍，將眾盤繞，山崩地陷，成灰燼。一百靈魂，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在老營外，見太乙真人
又破了化血陣，大叫曰：「太乙真人休去，吾來了。」只見真龍真人乘鶴而至，立誦開太師曰：「大人之語，豈得失信？十陣方纔
破六，爾日曾回明日再會，如今不必這等誇強。雖雖自有分定，聞太師氣沖牛斗，神目光輝，怒髮皆豎，回進老營，忙請四陣
主人帳。太師泣對四天君曰：「吾受國恩，官居極品，以身報國，理之當然。今日六友遭殃，吾心何忍？四位請回海島，待吾與姜
尚決一死戰，誓不俱生。大陣遭罷，天如雨下，四天君曰：「爾見自自寬，此是天數，吾等各有主張，俱回本陣去了。」且說，燃
燈與太乙真人，回至鹿臺，默坐不言。子牙打點前後，請得聞太師獨自尋思，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心下
躊躇，若得此人來，大事庶幾可定。忙喚吉立余慶，好生守營，我往峨嵋山去來。二人領命，太師騎上雲龍，掛金鞭，騎風
雲，往羅浮洞而來。正是：神風一陣行千里，方顯支門道術高。霎時到了峨嵋山羅浮洞，下了麒麟，太師觀看其山，真清幽僻
淨，鶴鹿紛紜，猿猴來往。洞門前懸掛錦綉，太師問：「有人否？」少時有一童子出來，見太師三隻眼，問曰：「老爺那裏來的？」太師
曰：「你師父可在？」童子答曰：「在洞裏靜坐。」太師曰：「你受商都聞太師來訪，童兒進來，見師父報曰：『有聞太師來拜訪，趙公明
聽說，忙出洞迎接。』」聞太師大笑曰：「聞道兄，那一陣風兒吹你到此，你這人倒富貴，受用全履繁華，全不念道門光景，清溪風
味，二人攜手進洞，行禮坐下。聞太師長吁一聲，未及開言，趙公明問曰：「道兄爲何長吁？」聞太師曰：「我聞仲康招征西討伐，叛
逆不歸，竟命教下，妾向善能謀，助起者，朋黨作奸，屢屢失機，無計可施，不得已，往金龜山邀聚完等十友，協助乃攔十
絕陣，指望擒獲妾向，那知今破其六，反損六位道友，無故遭殃，實爲可恨。今日自思，無門可投，忝愧到此，煩兄一往，不知道
兄尊意如何？」公明曰：「你當時怎不早來，今日之敗，乃自取之也。既然如此，兄且先回，吾隨後即到。」太師大喜，辭了公明，上
騎風雲，回營不表。且說趙公明喚門徒陳九公、姚少司，隨我往西岐去。兩個門徒領命，公明打點起身，喚童兒，好生看守洞
府，吾去就來。帶兩個門人，駕土遁往西岐，正行之間，忽忽落下來，是一座高山上，正是：巽景奇花觀不盡，分明生就小
蓬萊。趙公明正看山中景致，猛然山脚下一陣狂風，捲起灰塵，公明看時，只見一隻猛虎來了，笑曰：「此去也無坐騎，跨虎登
山，正是好事。」只見那虎，虎尾搖，虎頭而來，怎見得：咆哮咆哮出深處，幾點英雄汗血斑。利爪如鉤，心似針，鋼牙似劍，勢兇，未
會行動，風先到，擺作奔騰，草白灰，正是：怒髮遮長髮，敢擲威猛等閒閒。話說，公明見一黑虎前來，喜不自勝，正用得着，你掉
步向前，將二指伏虎在地，用絲繩套住虎頭，跨在虎背上，把虎頭一拍，用符籙一道，畫在虎項上，那虎四足，就起風雲，霎時
間，來成揚揚，頓下虎，虎頭大叫：「虎來了。」陳九公曰：「不妨，乃是家虎，快報與聞太師，趙老爺已至轅門。」太師聞報，忙出營迎

選二人至中軍帳坐下，有四陣主來相見，其談軍務之事。趙公明曰：四位道兄如何擺十彪陣，反扣了六位道友，此情真是可恨。正說間，猛聽拍頭，見兒子牙盧蓬上吊着趙江，公明問曰：那吊上吊的是誰？白天尊曰：道兄，那便是地烈陣主趙江。公明大怒，豈有此理？三教原來總一體，彼將趙江如此之辱，吾輩道何有？待吾也將他的人拿一個來吊着，看他意下如何。說上虎提鞭，問太師向四陣主出營看趙公明來會妻子牙，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周太師

吳寶雖多莫立奇，須知盈滿有參差。西山此際多踴勝，狹路懸思失意悲。

跨虎有感聲屬幻，降龍無術轉當時。城壕割日西山近，無奈匡君欠所思。

話說趙公明乘虎提鞭出營來，大呼曰：着妾尚快來見吾，哪吒聽說，鞍上鋒來，有一路虎道者請師叔答話。然雖謂子牙曰：來者乃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是也，你可見機而作。子牙領命下蓬，乘四不相，左右有哪吒、雷震子、黃大花楊戩、金木二吒擁出，見香黃旗招展，黑虎上坐一道人，怎見得：天地玄黃修道德，宇宙洪荒練元神。虎龍噴氣風雲鼎，烏兔迴旋卯酉晨。五遁三途開戲演，移山倒海等閑論。掌上曾安大地訣，一雙草履任遊巡。五氣朝元貫宰事，三花聚頂自長春。峨嵋山下聲名遠，得到羅浮有幾人。話說子牙見公明向神施禮，口稱道友，是那一座名山，何處洞府。公明曰：吾乃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是也，你破吾道友六陣，恰仗你等道術，壞吾六友，心實痛切。又把趙江高吊蓬蓬，情實可恨。妾尚，我知道你玉虛宮門下，我今日下山，必定與你見個高低。那龍虎來取子牙，子牙仗劍急架忙還，二獸相交，未及數合，公明祭籙在空中，精光閃閃，如道其質驚人，子牙躲不及，被一鞭打下鞍轡，哪吒急來，使尖尖鎗攔住公明，命吒救回妻子牙，子牙被鞭打傷後心，死了。哪吒使閉鎖法，戰未數合，又被公明一鞭，打下風火輪來，黃天化看見，催龍玉麒麟，使兩個舖抵住公明，又飛起雷雲子，展開黃金棍，往下打來，楊戩縱馬提鎗，將趙公明裏在核心，好殺，只得。天昏地暗無光彩，宇宙涼然黃霧迷。趙公明被三人塞住了，雷震子是上三路，黃天化是中三路，楊戩暗將天犬放起，形如白象，怎見得好大。仙犬修成細腿，形如白象，勢如象，鋼頭鐵項，難招架，遭遇因鋒骨亦消。話說楊戩暗放天犬，趙公明不防，被天犬一口，把頭咬咬，將袍服扯碎，只得飛虎逃歸，進龍門，聞人師見公明失利，慌忙上前慰勞。趙公明曰：不妨，忙將葫蘆中仙藥取出，即時金愈。不表且說，子牙被趙公明一鞭打死，拾進相府。武王知子牙打死，忙同文鳳、姜桓楚、相府來看子牙，只見子牙面如白紙，合目不言，不覺雙首嘆曰：名利二字俱成虛誑，寤實偏掉，正歡之間，報廣成子進相府來看子牙，武王迎接至殿前，武王曰：道兄，相父已亡，如之奈何。廣成子曰：不妨，子牙該得此厄，叫取水一盞，道人取一鞭，用水化開，搗開口，將藥灌下，十二重樓，有一個時辰，子牙大叫一聲，痛殺吾也。二目睜開，只見武王廣成子俱站於臥榻之前，子牙方知中傷已死，正欲撐起。

身來致謝廣成子搖手曰：你奸生調理，不要妄動。吾去處詳照，恐趙公明猖獗，廣成子至邊上，回了燃燈的話，已救回子牙。還生，且在城內調養，不表。話說趙公明日，上虎提鞭出營，至逢下，坐名要燃燈答話，哪吒報上邊來，燃燈遂與衆道友排班而出，見公明威風凜凜，眼露凶光，非道者氣象。燃燈打稽首，對趙公明曰：道兄請了。公明回答曰：道兄，你等欺吾教太甚。吾道你知，你道吾見你聽吾道來。混漚從來不記年，各將妙道補真全。當時未有界河斗，先有古藤後有三。道兄，你乃闡教玉虛門下之士，我乃截教門人，你偏我師，總是一師。說受了道成仙，共爲教主。你們把趙江吊在逢上，將吾道殺如灰土，串他一繩，有你半繩，道理不公，豈不知翠竹黃牙，白荀芽，龍冠道履白蓮花，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要總一家。燃燈答曰：趙道兄當時答押封神榜，你可曾在邊遊宮，趙公明日：吾豈不知燃燈曰：你既知道，你師曾說榜中之姓名，三教內俱有彌封無影，死後見明，爾師言得明明白白，道兄今日至此，乃自昧己心，逆天行事。是道兄自取吾輩注此劫數，古未可知。吾自天造修成正果，至今尚難收紅典，道兄無拘無束，却要強爭，你且聽我道來。翠古修來不記年，致陽二氣在先天。熬中生煞肌膚換，精囊含精性命調。玉液乃成真道士，六根清淨產胎仙。捉天拗地心難正，徒費功夫落髮淵。趙公明大怒曰：冊道吾不知，你且聽我道來。能便須領翻轉過，又將日月道週旋。從來天地生吾後，有甚玄門道德仙。趙公明道罷，黃龍真人踴躍至前，大呼曰：趙公明，你今日至此，也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合該此處盡絕。公明大怒，舉鞭來取，真人忙將寶劍來迎，棍劍交加，未及數合，趙公明將縛龍索祭起，把黃龍真人平空拿去。赤精子見拿了黃龍真人，大呼：趙公明少得無禮。聽我道來。會得陽丹外物立了，然得意自忘。若知物外長生路，自是逍遙不老仙。鉛汞未合產先天，倒顧日月配坤乾。明明指出無生妙，無奈凡心不自捐。話說赤精子執劍來取公明，公明舉法飛騰來，往有三五合，公明取出一物，名曰定海珠，珠有二十四顆。此珠後來興於樞門，化爲二十四諸天。公明將此寶祭於空中，有五色毫光，縱然神仙，觀之不明，賺之不見。一刷下來，將赤精子打了一交。趙公明正欲用鞭復打赤精子頂上，有廣成子急步大叫：休得傷吾道兄。吾來了。公明見廣成子來得凶惡，急忙迎架，廣成子兩家交兵，木及一合，又祭此珠，將廣成子打倒。跌道行天，急急來扶住公明，公明連發此寶，打傷五位上仙。玉鼎真人、靈寶大法師、五位散回蘆津。趙公明滿臉回營，至中軍，聞太師見公明得勝大喜，公明命將黃龍真人也吊在幡杆上，把黃龍真人泥丸宮上，用符印壓住元神，容易不得脫逃。營中聞太師一面吩咐設酒，四陣主陪飲。且說燃燈向上邊來坐下，五位上仙俱着了傷，面面相覷，默默不語。燃燈問衆位道友曰：今日趙公明用的是何物件打傷衆位靈寶大法師？只知着人甚傷，不知是何寶物，看不明白。五人齊曰：只見紅光閃閃，不知是何物件。燃燈即言：共是不樂，忽然拾頭見黃龍真人，吊在幡杆上面，心下越覺不安。衆道者歎曰：是吾輩逢此劫厄，不能擺脫，今黃龍真人被如此厄難，我等此心何忍，誰能與他解厄方好。玉鼎真人曰：不妨，至晚間再作處治。道友俱不言，不覺紅輪西墜。玉鼎真人、喚楊戩曰：你今

夜去，把黃龍真人放來，楊戩救命，至一更時分，化作飛驢，飛在黃龍真人身邊，悄悄言曰：師叔弟子楊戩，奉命特來放老翁，怎麼接應神使，真人曰：你將告頂上符印去了，吾日得取楊戩符印去了，正是：天門大開賜神出，去了真龍三果仙，真人來至黃龍真人，陪首謝了玉鼎真人，衆道人大喜，且說趙公明飲酒半酣，正歡呼大笑，忽聞忠來報，版老爺，臉上不見了道人了，趙公明拍指一算，知道是楊戩放去了，公明笑曰：你今日去了，明日何處逃，被時二更放，各歸寢榻，次日四更，趙公明上虎提鞭，早到尋下，他名喚燃燈，答請燃燈在邊上，見公明跨虎而來，謂衆道友曰：你們不必出去，待吾出去會他，燃燈乘鹿數門人相隨，至於陣前，趙公明曰：楊戩收了黃龍真人來了，他有變化之功，叫他來見我，燃燈笑曰：道友乃斗符之辭，此事非是他能，乃仗武王洪福，姜尚之德，公明大怒曰：你將此言惑亂軍心，甚是可恨，我縱執打，燃燈口稱：我急急忙用劍招架，未及數合，公明將定海珠發起，燃燈信感眼有時一淚五色毫光，燃不見是何寶物，看看將下來，燃燈發覺便走，不進蓮花，望西而上去了，公明追將下來，待前趕行多時，至一山坡，松下有一人下棋，一位穿青，一位穿紅，正在分局之時，忽聽鹿蹄響，二人何顏，見是燃燈道人，二人忙問其故，燃燈認不得二人，燃燈把趙公明伐西岐事說了一遍，二人曰：不妨，老師站在一邊，待我二人問他，只說趙公明虎走如風，馳電驟，俄忽而至，二人作歌曰：可憐四大靈虛名，認賊方能說死生，慧性猶如天際月，幻情却似水中冰，撥過關探頭，看破迷宮物物明，缺行虧功俱是假，丹爐火煉道難成，且說趙公明正程燃燈，聽得歌聲古怪，定目觀之，見二人各穿青紅二色衣袍，臉分黑白，公明問曰：爾是何人，二人笑曰：你逆我也不認得，還稱你是神仙，聽我道來，異父公明問我來，我家原住在烟霞，巖巖火雷，非關設手，揮金運步自誇，三尺焦桐爲活計，一壺美酒是生涯，騎鶴遠出游江海，夜靜無人玩月華，吾乃五夷山散人，蕭升蕭實是也，俺弟兄開對一局，以遣口月，今見燃燈老師，被你欺逼太甚，強渡天道，扶假討真，自不知己罪，反恃強追逼，吾故問你端的，趙公明大怒，你好大本領，焉敢如此，發鞭來打，二道人急以寶劍來迎，鞭來劍去，宛轉仙身，未及數合，公明把縛龍索繫起來，拿二個道人蕭升一見此案，笑曰：來的好，急忙向豹皮囊，取出一個金鈴，有響名曰：響寶金錢，也祭起空中，只見縛龍索跟着金錢，落在地上，蕭實忙將索收了，趙公明見收了此寶，大呼一聲：好妖孽，敢收吾寶，又取定海珠，祭起於空中，只見瑞彩千團，打將下來，蕭升又發金錢，定海珠隨錢而下，蕭實忙忙搶了定海珠，公明見失了定海珠，氣得三尸神暴跳，急祭起神鞭，蕭升又發金錢，不知鞭是兵器，不是寶，如何落得，正中蕭升前門，打得龜裂迸出，做一場散淡閒人，只落得封神臺上去了，蕭實見道兄已死，欲爲蕭升報仇，燃燈在高阜處觀之，嘆曰：二友俱同歡笑，豈知爲我遭如此之苦，待吾暗助一臂之力，忙將乾坤尺祭起去，公明不會提防，被一尺打得公明幾乎斃命，大呼一聲：瘋虎往南去了，燃燈近前下塵施禮，深感道兄施術之德，堪憐那一位穿紅的道友，這鴻吾心不忍，二位是那羅名山，何處洞府，高姓大名，道者答曰：我等乃五夷山散人，蕭升蕭實是也，因聞無

事假此一局遺興。今遇老師，實爲不平之忿。不期蕭兄絕於公明毒手，實爲可嘆。燃燈曰：方纔公明祭起二物，欲傷二位，實道見一金錢起去，那物隨錢而落，道友忙忙步起，果是何物？蕭實曰：吾實名爲落寶金錢，連落公明二物，不知何名，取出來與燃燈觀看。燃燈一見定海珠，鼓掌大笑曰：今日方見此奇珠，吾道成矣。蕭實忙問其故。燃燈曰：此實名定海珠，自元始以來，此珠曾出現光輝，照耀玄都，後來杳然無聞，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今日幸逢道友，收得此寶，貧道不覺心爽神快。蕭實曰：老師既欲見此寶，必是有可用之處。老師自當收去。燃燈曰：貧道無功，焉敢受此。蕭實曰：一物自有一主，既老師可以助道，理當受得。弟子收之無用，燃燈打稽首謝了蕭實。二人同往西岐，至蘆蓬，衆道人起身相見。燃燈把遇蕭升一事說了一遍。燃燈又對衆人曰：列位道友，被趙公明打傷，撲跌在地者，乃是定海珠，衆道人方悟。燃燈取出衆人觀看，一個倒噤氣不已。不說燃燈得寶，再說趙公明被打了一乾坤尺，又失了定海珠，轉龍索回進大營，聞太師撥住，聞其追燃燈一事，公明長吁一聲，聞太師曰：這兄爲何這等。公明大叫曰：吾自修行以來，今日失利，正趕燃燈，偶逢二子，名曰蕭升蕭實，將吾縛龍索定海珠收去。吾自得道，仗此奇珠，今被無名小輩收去，道心碎矣。公明曰：陳九公孫少司，你好生在此，吾往三仙島去來。聞太師曰：這兄此去速回，免吾懼首。公明曰：吾去即回，遂乘虎馮風雲而起。不一時來至三仙島上虎馮洞府前，咳嗽一聲，少時童兒出來道：原來是人老爺來了，忙報與三位娘娘。大老爺至此，三位娘娘起身，齊出洞門迎接。口稱：兄長請入裏面，打稽首坐下。雲霄娘娘曰：大兄至此，是往那裏去來。公明曰：聞太師伐西岐，不能取勝，請我下山，會廣教門人，連勝他幾番。後是燃燈道人會我，口出大言，吾將定海珠祭起。燃燈逃避，吾便道：不意趕至中途，偶遇數人，奮升蕭實，兩個無名下士，把吾二物收去。白思剛地開天，成了道果，得此一寶，方欲鍊性修真，在濯龍洞中，以說元始。今一旦落於兒曹之手，心甚不平。特到此間，借命蛟剪也罷，或說元金斗也罷，拿下山去，務要復回此二寶。吾心方安。雲霄娘娘聽罷，只得搖頭說道：大兄此事不可行。童書曰：三教共議，簽押封神榜，吾等俱在碧遊宮，我們被教門人，封神榜上頗多，因此禁止，不出洞府。只爲此也。吾師有言，御封名姓，當宜避諱宮門，又有兩句，貼在宮外，誦誦洞門，誦誦書籤二兩卷，身投西土，封神榜上有名人，如今聞教道友犯了殺戒，吾等被教實是遺棄。昔日鳳鳴岐山，今生聖主，何必與他爭論。聞非，大兄你不該下山，你我只等子牙封述神，纔見神仙玉石，大兄請回峨嵋山，待平定封神之日，吾親自往靈鷲山，問燃燈討珠還你。若是此時要借命蛟剪，許元金斗，妹子不敢從命。公明曰：難道我來借你，也不肯交與蕭娘娘曰：非是不肯，恐怕一時失手，遺悔何及。欲求兄請回山，不久封神在邊，何必太急。公明嘆曰：一家如此，何苦外人。雲霄娘娘曰：欲出洞門，十分怒色，正是。他人有寶他人用，果然開口告人難。三位娘娘聽公明之言，內有雲霄娘娘要借，乃姐姐雲霄不從，且說公明跨虎離洞，行不上一二里，在海面上行，驢後人叫曰：趙道兄，公明回頭看時，一位道姑，腳踏風雲而至，急見得：雲霄青絲殺氣浮，修真鍊性隱山邱。爐中玄妙超三

界掌上風雷震九州，十甲金城黑霧來。仙島蓮神若還胸，後仙姑怒，翻倒乾坤不肯休。趙公明看時，元來是菡芝仙。公明曰：這友爲何相搗，道姑曰：道兄那裏去，趙公明把伐西岐大了定海珠的事，說了一遍，方纔向菡芝仙借金蛟剪去，復奪定海珠，他堅執不允，故此往別處借些寶貝，再作區處。菡芝仙曰：豈有此理，我同道兄回去，一定不借。何況外人。菡芝仙把公明請將回來，復至洞門下虎，童兒竄三位娘娘，大老爺又來了，三位娘娘復出洞來迎接，只見菡芝仙同來，入內行禮坐下。菡芝仙曰：三位姐姐，道兄乃你三位一脈，爲何不立綱紀，難道玉虛宮有道術，吾等以無道術，他既收了道兄二寶，理當爲道兄出力。三位姐姐爲何不允，還是何故，倘或道兄往別處借了奇珍，復得西岐燃燈之寶，你姊妹面上不好看了。況且至親一脈，又非別人，今親妹子不借，何況他人。遂我八卦爐中鍊的一物，也要協助開兄去，怎的你倒不肯。碧霄娘娘在傍一力贊助，姐姐也能把金蛟剪借與兄長去罷。雲霄娘娘怒罷，沉吟半晌，無法可處，不得已取出金蛟剪來，雲霄娘娘曰：大兄你把我蛟剪拿去，對燃燈說，你可把定海珠還我，我便不借金蛟剪，你若不還吾寶珠，我便放金蛟剪，那時月缺難圓，他自然把寶珠還你。大兄千萬不可造次行事，我是真言。公明聽了，接了金蛟剪，拜謝三仙島。菡芝仙送公明曰：吾爐中鍊成奇珍，不久亦至，彼此作謝，而別。公明別了菡芝仙，隨風雲而至成湯大營，旗幟帶進營中，見太師爺，趙老爺到了，聞太師迎接入中軍帳下，正是：入門休問榮枯事，觀見容顏便得知。太師問曰：道兄往那裏，借寶而來。公明曰：往三仙島，吾妹子處，那裏借他的金蛟剪來。明日務要復奪吾定海珠。聞太師大喜，治酒款待。四陣主相陪，當日散席。次早成湯營中炮響，聞太師上了黑麒麟，左右是鄧辛、張陶、趙公明、跨虎臨陣，專而燃燈答話，哪吒、祁進、蓮蓬、燃燈早具其意。今公明已借金蛟剪來，請衆道友曰：趙公明已有金蛟剪，你們不可出去，吾自去見他。遂上了仙鹿，白臨陣前。公明一見燃燈，大呼曰：你將定海珠還吾，萬事休。若不還我，定與你見個燃燈。燃燈曰：此以乃佛門之寶，今見主必定要取，你那左道傍門，豈有福慧壓得住他。此珠還是我等了道證果之珍，你也不必妄想。公明大叫曰：今日你既無情，我與你月缺難圓，遂縱虎沖來。跨虎臨鋒，胆氣雄，睜眼怪目吐長虹，神鞭閃閃龍搖尾，蛟虎飛騰，霧裏風，借來蛟剪，無價要奪奇珠立大功，只爲不知周主福，千年道行一場空。話說燃燈道人見公明縱虎沖來，只得催鹿披架，鹿虎交架，往來數合。趙公明即將金蛟剪祭起，不知燃燈性命如何。且看回分。

第四十八回 壓獸計射公明

周家國問應天符，何處區區定海珠。 驀有青龍射影，公明無計許頭顱。

應知幻化多奇士，誰信凶殘活獨夫。 聞仲拼天原爲主，忠計留向在龍圖。

話說公明祭起金蛟剪，此剪乃是兩條蛟龍，採大地靈氣，受日月精華，起在空中，往來上下，祥雲護體，頭交頭如剪尾交尾，如股，不怕你得道神仙，一聞兩段，那時起在空中，往下開來，燃燈忙拚了梅花鹿，借土遁去了，把梅花鹿一開兩段，公明怒氣

不息，暫回老松不提。目送然悉，他回道：「某仙接着，問金蛟剪的緣故，燃燈點頭道：「好利害，起在空中，如二龍絞結，落下如利刀一般，其見勢不釘，預先借土近走了，可惜把我的梅花鹿一兩兩段，衆道人聽說，俱各心寒，共議將何法可施，正議間，哪吒走上，湊來，啟老道：「有一道者求見，燃燈道：「請來。」哪吒下座，對道人曰：「老師有請，這道人上得蓬萊，打躬曰：「列位道兄，請了，燃燈與衆道人俱不認識此人，燃燈笑答問曰：「道友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閑遊五嶽，聞說四海，吾乃野人也，昔有歌鳥，曾遺下足履，命寄，台橋南，有讀書，修行得道，混元初，繼了長生，知相避，休誇爐內紫金丹，預知火燒焚，玉液，跨青鸞，騎白鶴，不去歸，燒煥，寄樂，不去支那拜老君，不去玉虛門上講，三山五岳，任我遊，海島蓬萊，隨意樂，人人稱我爲仙，縹緲內，慈惠自有情，陸壓道人到此，西岐要伏道公明，貧道乃崑崙閑人也，姓陸名壓，因爲道公明，保假誠真，又借金蛟剪下山，有區某位道友，他只知道兩無窮，豈見得玄中更妙，故此貧道特來會他一會，管教他金蛟剪也用不滅，他自然休矣。」當日道人默坐無言，次日，道公明來虎到蓬前，大呼曰：「燃燈，你既有無窮妙道，如何昨日逃回，可速來早決，權維，哪吒報上，蓬來，陸壓曰：「貧道自去，道人下得蓬來，還至軍前，道公明忽見一矮道人，帶魚尾冠，大紅袍，異相長鬚，作狀而來，烟霞深處，訪玄真，坐向沙頭洗幻塵，七情六欲，消磨盡，早把功名付水流，任道遙自在，閒身，尋野叟，同乘釣，竟聽人共賦吟，樂陶陶，別是乾坤，道公明認不得，問曰：「來的道者何人？」陸壓曰：「道公明，你是也，認不得我，我也非仙，也非聖，你聽我道來。」性似浮雲，意似風，飄流四海不停蹤，或在東洋觀時月，或臨南海又乘龍，三山虎豹，俱窮盡，五嶽青鸞，足下從，不富貴，不壽考，王虛宮裏，亦無名，支那觀內，桃千樹，白醜三杯，任我行，喜將棋局，邀玄友，閑坐山岩，聽鹿鳴，閑吟詩句，驚天地，靜理瑤琴，樂性情，不誦高名，容費力，吾今到此，把公明，貧道乃崑崙閑人，陸壓是也，道公明大怒曰：「好妖道，焉敢如此，出口傷人，欺吾太甚，罷虎提鞭來取，陸壓持劍對面交還，未及三五合，公明將金蛟剪發在空中，陸壓聽之，大呼曰：「來的好，化一道長虹而去，公明見走了，陸壓怒氣不息，又見盧蓬上，燃燈等昂然，而坐，公明回面而回，且說陸壓逃歸，此非是與公明會戰，實看公明形容，以便定計，正是：千年道行，隨流水，水絕在釘頭，七箭穿，且說，陸壓回蓬，與諸道友相見，燃燈問：「會公明一事如何？」陸壓曰：「柄子自有靈治，此事請子牙自行，子牙道：「領命。」陸壓揭開花帶，取出一幅畫，寫得明白，上有符印口訣，依次而用，可往岐山，立一營，營內衆一交結，一草人，人身上，書道公明三字，頭上一盞燈，足上一盞燈，足下一盞燈，脚步罡斗，香符結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禮，至二十一日之午時，貧道自來，助你，公明白然，絕也，子牙領命，前往岐山，暗調三千人馬，又令南宮，誘武吉先去安插，子牙後隨軍，至岐山，南宮適乘起將，安插停當，裝一草人，依法製成，子牙披髮仗劍，脚步罡斗，香符結印，連拜三五日，把道公明，只拜得心如火發，意似油煎，帳前走到帳後，抓耳撓腮，聞太師見公明，如此不安，心中甚是不樂，無心理淘軍情，且說，然煩陣主白太君，進營來，見問太師曰：「趙道兄，我等無情無緒，恍惚不安，不如且留在營中，吾將烈焰陣法，會戰敵門人，聞太師

欲阻白天君，白天君大呼曰：十陣之內，無一陣成功，如今若坐視不理，何日成功？遂不聽太師之言，轉身出營，走入烈焰陣內，錦符響處，白天君乘鹿大呼於空下，烈焰同衆道：人下蓬排班，方纔出來，未曾站定，只見白天君大叫：王感教下，非來會吾。此陣，然符響處，左右無一人答應，陸壓在傍問曰：此陣何名？然符曰：此是烈焰陣，陸壓笑曰：吾去會他一番，作歌而出。烟霞深處，運元功，睡醒茅顯日已紅，翻身跳出那埃境，把功名付轉蓬，受用些明月清風，人世間，逃名士，實水中，自在錢防青鸞。遊遍山峯，陸壓歌罷，白天君曰：爾是何人？陸壓曰：你既設此陣，陣內必有玄妙處，我貧道乃是陸壓，特來會你。天君大怒，仗劍來取，陸壓用劍相還，未及數合，白天君望陣內便走，陸壓身開錦符，隨即趕來，白天君下鹿上臺，將三面紅旗，招展陸壓進陣，見空中火，地下火，三昧火，三火將陸壓圍裏居中，他不知陸壓乃火內之珍，離地之精，三昧之氣，三火攪透，共在一。家焉能壞得此人，陸壓被三火燒有兩個時辰，在火內作歌曰：他人曾鍊火中陰，三昧攪來用意深，烈焰空燒香砂我，何勞白禮費其心。白天君聽得此言，著心看火內見陸壓精神百倍，手中託着一個胡爐，胡爐內有一條毫光，高三丈有餘，上邊現出一物，長有七寸，有眉有目，眼中兩道白光，反罩將下來，釘住了白天君泥丸宮，白天君不覺昏迷，莫知左右。陸壓在火內一躬，請寶以轉身，那寶物在白頭頭上一轉，白禮首級早已落下埃境，一道魂兒，往封神臺上去了。陸壓收了胡爐，破了烈焰陣，方出陣時，只見後面大呼曰：陸壓休走，吾來也。落魂陣主姚天君，騎鹿持鋼，面如黃金，海下紅鬍，口擦牙，聲如霹靂，如飛雷而至，燃燈命子牙曰：你去喚方相破落魂陣，走一遭子牙急令方相，你去破落魂陣，其功不小，方相點聲而出，手攪方天畫戟，飛步出陣，大喝曰：吾奉將令，特來破你落魂陣，更不答話，一戟就刺，方相身長力大，姚天君招架不住，掩一鋼往陣內便走，方相耳聞鼓聲，隨後追來，趕進落魂陣中，見姚天君已上臺，把黑沙一把，灑將下來，可憐方相，那知其中奧妙，大叫一聲，頃刻而絕，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姚天君復上鹿出陣，大呼曰：燃燈道人，你乃名士，爲何把一俗子凡夫，枉受殺戮，你們可知道這德清高之士，來會吾此陣，然符響處，命赤精子，你當去矣。赤精子領命，提寶劍，作歌而來，何幸今爲物外人都因夙世說凡孽，要知生死無差別，開了天門，妙法論，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微不神神，目前總是長生理，海角天涯都是春，赤精子歌罷曰：姚童，你前番將妻子牙魂魄拜來，言一次進你陣中，雖然救出子牙魂魄，今日你又攝方相，殊爲可恨。姚天君曰：太極玄妙，也不過如此，今已做吾囊中之物，你是玉虛門下神通，雖高不妙，赤精子曰：自是天意，該是如此，你今違絕地，性命難逃，悔將何及。姚天君大怒，執鋼就打，赤精子口稱普哉，招架閃躲，未及數合，姚童便進落魂陣去了。赤精子聞後，向鐘聲隨後進陣中，這一次乃三次了，豈不知陣中利害，赤精子將面上慶雲一朵，現出，先護其身，又將八卦紫霧仙衣披在身上，光華顯耀，使黑沙不沾其身，自然安妥。姚天君上臺見赤精子進陣，忙將一斗黑沙，往下一灑，赤精子上有慶雲，下有仙衣，黑沙不能侵犯。姚天君大怒，見此術不應，隨欲下臺，復來戰爭，不防赤精子暗將陰陽鏡，穿姚童胸面一見，姚天君便

薛下臺來赤精子對東嶽帝打稽首曰：弟子開了殺戒，提劍取了首級，姚黃一道靈魂，付封神臺去了。赤精子破了落魂陣，取回太極圖，定還支那洞，且言：聞太師因趙公明如此，心中不樂，懶理軍情，不知一陣主又失了機，太師聞報，破了一陣，只念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而是嘆曰：不期今日吾累諸友，遭此災厄，忙請二陣主、張王兩位天君、太師泣而言曰：不幸奉命征討，累諸位道兄，受此無辜之災，吾受國恩，理當如此，衆道友却是爲何遭此荼毒，使聞仲心中如何得安，又見趙公明昏迷，不知軍情，只是嘆曰：吾聞他鼻息之聲，古云：神仙不脫凡骨，淨六根，如何今已六七日，只是昏睡，且不脫湯雲亂紛紛，計議不一，且說：子牙拜得那趙公明元神暫且不歸，但神仙以元神爲主，遊八極，任逍遙，今一旦被子牙拜去，不覺昏沉，只是要睡。聞太師心下甚是着忙，自思：趙道兄，爲何只是睡而不醒，必有凶兆。聞太師愈覺靈鬱不樂，且說：子牙在岐山拜了半月，趙公明越覺昏沉，長睡不省人事，太師人內懷見公明鼻息如雷，用手推而問曰：道兄，你乃仙體，爲何只是沉睡，公明答曰：我並不會睡，二陣主見公明頓悟，謂太師曰：聞兄，我我等親趙道兄，莫不險好事，想有人暗算他的，取金錢一卜，便知何故。聞太師曰：此言有理，便忙排舍案，親自拈香，搜求八卦卦，謂太師大驚曰：術士陸壓，將釘頭七箭書在西岐山，要射殺趙道兄，這事如何處？王天君曰：既是陸壓如此，吾輩須往西岐山，搶了他的書來，方能解得災厄。太師曰：不可，他既有此意，必有準備，只可暗行，不可明取，若是明取，反爲不利。聞太師入後營，見趙公明曰：道兄，你有何說，公明曰：道兄，你有何說，太師曰：原來術士陸壓，將釘頭七箭書射你，公明聞得此言，大驚曰：道兄，我爲你下山，你當用何解救我，聞太師這一會神魂飄蕩，意亂如麻，一時間走投無路，張天君曰：聞道兄不必着急，今晚命陳九宮姚少司二人，借土遁往西岐山，搶了此書來，大事方纔可定。太師大喜，正是：天意已歸冥命主，何勞太師暗安持。話說：陳九宮二位徒弟，去搶箭書不表，且說：陸壓與衆門人靜坐，各運元神，陸壓忽然心血來潮，道人不語，屈指一算，早解其意。陸壓曰：衆位道兄，聞仲已察出原由，今着他二門人去岐山，除此箭書，箭書搶去，吾等無生，快遣能士報知子牙，須知防備，方保無虞。陸壓隨遣楊戩與哪吒二人，連往岐山去報子牙。哪吒登風火輪前行，楊戩在後，風火輪去得快，楊戩的馬慢便遲，且說：聞太師着趙公明一位徒弟，陳九宮姚少司，去岐山搶釘頭七箭書，二人領命連往岐山來，時已是二更，二人駕若士遁在空中，果見子牙披髮仗劍，步履踏於臺前，書作法念咒，正拜下去，早被二人甘下一把，搶了案上箭書，似雲而去，子牙聽見響，急抬頭看時，案上早不見了箭書，子牙不知何故，自己沉吟，正憂慮之間，忽見哪吒來至，南宮适報入中軍，子牙急令進來，問其原故。哪吒曰：奉陸壓道者命，有聞太師遣人來搶箭書，此書若是搶去，一概無生，今差弟子來報，令師叔預先防禦，子牙聽罷，大驚曰：方纔吾正行法，箭書不見了，箭書原來如此，你快去搶回來，哪吒領命出得營來，穿風火輪便走來，趕此書，不表。日靜，楊戩馬徐徐而來，未及數里，只見一陣風來，甚是古怪，怎見得好風，

嘈碌碌如同虎吼，滑喇喇猛獸咆

咻揚摩士逞英姿，投海翻江華鬪圖。招林木如回勇欲，霎時節節花齊凋。備雲陣霧雲相饒，無影無形真個巧。楊戩見其風，來得其降，想必是搶了箭書來，楊戩下馬，連忙將士抓一把，望空中一洒，呢一聲疾，坐在一邊。正是先天祿長，妙妙無窮，保真命之主。臨時醫醫，且說陳九宮姚少司二人，搶了書來，大喜，見面是老營，落下土遁。來見鄧忠，巡外營，忙忙報人，二人進營，見師太師在中軍帳坐定，二人上前回話。太師問曰：「你等槍書事如何？」二人答曰：「奉命去搶書，姜子牙正行法術，等他拜下去，發了飛箭，將書搶回。太師大喜，叫二人將書拿上來。二人將書獻上。太師接書一看，放於袖內，便曰：「你們後邊去，回覆你師父。二人轉身往後營正走，只聽得腦後一聲雷響，急回頭不見大營，二人站在空地之上，二人如癡如醉，正疑之間，見一人白馬長戟大呼曰：「還吾書來。陳九宮姚少司大怒，四口劍來取，楊戩急避戟，相迎，黑夜交兵，只殺得天昏地昏，戟劍之聲不能斷絕。正戰之際，只見空中風火輪響，哪吒聽得兵器交加，落下輪來，插槍助戰。陳九宮姚少司，那裏是楊戩敵手，况又有接戰之人，哪吒奮勇一搶，把姚少司刺死。楊戩把陳九宮，勸下一殺，二人懸魂，俱行身神靈去了。楊戩告哪吒曰：「前書已奪回，哪吒曰：「師叔已被搶了書去，着吾趕來。楊戩曰：「方纔見二人騎土遁，風聲古怪，吾想必是搶了此書。吾願設一策，使武王洪福，把書取過來。又得道兄協助可也。二人俱死，楊戩與哪吒復往岐山，來見子牙。二人行至岐山，天色已明，有武吉報入營中，子牙正納悶時，只見來報，楊戩、哪吒來見子牙，命入中軍，問其搶書一節。楊戩把事說一事，說與子牙。子牙將論楊戩曰：「智勇俱全，奇功萬古。又論哪吒協助，英雄赤心，輔國揚威，將書獻與子牙。二人回營，遂不表。且說子牙日夜用意，提防驚心提胆，又恐來搶，且說聞太師等槍書回來報喜，等到第二日巳時，不見一人回來，又令辛環去打聽消息。少時辛環來報，說太師、陳九宮姚少司不知何故，死在中途。太師拍案大叫曰：「一人已死，其書必不能返，挫胸跌足，大哭於中軍。只見一陣主進營來，見太師如此悲痛，忙問其故。太師把前事說了一遍。二天君不語，同進後營，來見趙公明、公明鼻息之聲如雷，雷三位來至榻前，太師垂淚叫曰：「趙道兄，公明鼻息曰：「見聞太師來至，就開槍書一事。太師就對公明說曰：「陳九宮姚少司俱死，趙公明將身坐起，雷三曰：「聞呼，大呼曰：「罷了，吾物早不聽吾妹之言，果有喪身之禍。太師只聽得渾身汗出，無計可施。公明嘆曰：「想吾在天島時，得道修行，成玉肌仙骨，豈知今日遭殃，反被醜壓而死，真是可憐。聞兄，料吾不能再生，今追悔無及。但我死之後，你將金蛟剪連吾袍服包住，用絲繩縛定我死，必定雲霧諸妹，來看吾之尸骸，你將金蛟剪連袍服遞與他。吾三位妹子，見吾袍服，如見親兄，道流淚滿面，猛然一聲大叫曰：「雲霄妹子，悔不聽你之言，致有今日之禍。言罷，不覺呼吸不能言。師太師見趙公明這等苦切，心如刀絞，只氣得髮沖冠，鋼牙刺碎，當有紅水陣主，乘見他如此傷心，忙出老營，將紅水陣排開。急急下天，大呼曰：「玉虛門下，誰來會吾紅水陣也。哪吒楊戩，在蓬上，回營，燈籠壓的詩，又聽得紅水陣開了，懸燈只領頭下蓬，家弟子分開左右，只見王天君乘鹿而來，好兇惡，怎見得，有詩為證：「一字古紗頭上蓋，腹內玄

機無比賽紅水陣內細其能，修鍊下界身，話說燃燈命道友，你去破陣走一遭，道寶曰：既得真命之主，安得推辭，忙提寶劍出陣，大叫王莽慢來，王天君認得是燃燈命道友，王莽曰：弟兄，你乃聞人，此處與你無干，爲何來受此殺戮，道寶曰：察情斷事，你們扶假滅真，不知天意存何，何必執拗，想道：公明不加天時，今一旦討其死，一陣之間，已被八九，可見天心有數，王天君大怒，仗劍來取，道寶迎劍，忙架步應相，實未及數合，王莽往陣中就走，道寶隨後跟來，趕入陣中，王天君上臺，將一引靈水往下一發，道寶被紅水平地湧來，一點沾身，四肢化爲血水，道寶被水沾身，可憐，只顧道：張祥麟在，四肢皮肉化爲津，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王天君復乘鹿出陣，大呼曰：燃燈命無道理，無辜獻送聞人，王虛門下高名甚多，誰敢來會吾此陣，燃燈命道寶真君，你今去破此陣，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一驚真元萬事休

無爲無作更無憂

心中白雲人萍會

世上黃金我不求

白吟溪雲淡梵語

調邊山色咽寒流

有時七甲滿頭坐

新月垂江作釣鉤

話說道德真君，領燃燈命提劍來破紅水陣，大呼曰：王莽，你害不請天時，指掌扭轉乾坤，逆天行事，只待喪身，曠際何及，今爾等十陣已被八九，尙不悔悟，猶然恃強逞狂，王天君聽得道德真君如此言語，大怒，仗劍來取，道德真君劍架忙還，來往數合，王莽進本陣去了，道德真君開金鐘登響，隨後趕進陣中，王莽上臺，也將胡蘆如箭一樣，打將下來，只見紅水滿地，真君把袖一抖，落下一瓣蓮花，道德真君雙袖結在蓮花臺上，任憑紅水上下翻騰，道德真君只是不理，王天君又拿一柄藤打來，真君頂上現出慶雲遮蓋，上面風水活身，下面紅水不沾其少髮，如一葉蓮舟停泊，正是：一葉蓮舟能解厄，方知關教有高人。道德真君腳踏蓮舟，有一個時辰，王莽怕此陣不能成功，方欲抽身逃走，道德真君忙取五火七禽扇，一搦此扇，有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三昧火，人間火，五火合成，此寶扇有風，扇翅有青鸞，翅有大鵬，翅有孔雀，翅有白鶴，翅有鴻鵠，翅有鷲鳥，翅有鸞鳳，翅上有符印，行秘訣，後面有詩單道此扇好處：五火奇珍號七調，授人初出乘鸞爰，逢山怪石成灰燼，遇海煎乾少露寄，克木克金扇第一，雙梁棧棟暫無停，王莽縱是神仙體，遇扇時即成形。道德真君把七禽扇照王莽一搦，王莽大叫一聲化一陣紅灰，還進封禪臺去了，道德真君成了紅水陣，燃燈命道寶，且說張天君教人中心，敲太師，紅水陣，又被西風破了，聞太師因道公明有釘頭七箭書之事，聽之不樂，然因心頭，不會理會軍情，又聽得破了一陣，更添愁悶，且說子牙在岐山，拜了二十日，七箇吉拜完了，明日二十一日，要絕公明，心下甚歡喜，再說：趙公明臥於後營，聞太師坐於榻前，看守，公明曰：師兄，吾與你止會今日，明日午時，吾命已休，太師聽罷，泣而拜曰：吾暴道兄，遭此不測之殃，使我心如刀割，張天君進營來看趙公明，正是：有方無處使，只恨釘頭七箭書，把一個大羅神仙，只拜得如俗子病夫一般可憐，講甚裏五

行遁術，說不起倒海移山，只承得一場虛話。大家相看流淚，且說子牙至二十一日已牌時分，武吉來報，陸壓老爺來了，子牙出營迎接，入帳，行禮序坐。陸壓曰：恭喜恭喜，趙公明定絕今日，且又破了紅水陣，可謂十分之喜。子牙深謝陸壓，若非道兄法力無邊，焉得公明絕命。陸壓笑吟，揚開花籃，取出小小一張桑枝弓，三隻桃枝箭，遞與子牙。今日午時刻，用此箭射之。子牙曰：領命。一人在帳中等至午時，不曾陰陽官來報午時牌。子牙淨手拈弓搭箭，望口先中左目。子牙依命先中左目，這西岐山發箭射草人，放箭響與趙公明大叫一聲，把左眼閉了。聞太師心如刀割，一把拖住公明，淚流滿面，哭聲甚慘。子牙在西岐山二箭射右目，三箭射心一箭，三箭射了草人。公明死於破城營裏，有詩為證：悟道原虛滅去塵，塵心不了怎成真。至今空却羅浮洞，封受金龍如意神。聞太師見公明死於非命，放聲大哭，用紅袍盛殮，停於後營。鄧辛城兩將心驚胆戰，焉得有這樣高人，如何與他對敵。營內只因死了公明，彼此驚亂，行伍不整。且言子牙回陣，壓回蓬與衆道友相見，俱言若不是陸道兄之術，焉能使公明如此命絕。陸壓甚是稱羨，且言張天君開了紅沙陣，裏面連催鐘響，燃燈聽見，謂子牙曰：此紅沙陣乃一大惡陣，必須要一福人，方保無虞。若無福人去破此陣，必有大損。子牙曰：老師用誰為福人。燃燈曰：若破紅沙陣，須是當今聖主方可。若是別人，凶多吉少。子牙曰：當今天子，體先王仁德，不善武事，怎破得此陣。燃燈曰：事不宜遲，速請武王。吾自有處。子牙請武王，少時武王至，著下。子牙迎迓上堂，武王見衆道人下拜，衆道人答禮相還。武王曰：列位老師，相招有何吩咐。燃燈曰：方今十陣，已破九陣，止有一紅沙陣，須得至尊親破，方保無虞。但不知賢王可肯去否。武王曰：列位道兄，此來俱為西土禍亂不安，而發此陣，今日用佩安敢不去。燃燈大喜，請武王解帶寬袍，武王依言，解帶脫袍。燃燈用中指在武王前後胸中，用符印一道，完畢。請武王拿袍，又將一符印，繫在武王裙籠內。燃燈又命哪吒雷震子保武王下了陣。只見紅沙陣內，有位道人，鐵魚尾，面如銅綠，領下赤靴，提一口劍作歌而來。歌歌傳來，悟者稀，玄中奧妙有天機。先成爐內黃金粉，後鍊銀白玉。靠紅沙數片人心毒，黑霧綠毛肥骨肌。今朝若會說天地，便是神仙絕魄歸。紅沙陣主張相大呼曰：上殿門下，非來會吾此陣。只見風火輪上哪吒，提火尖鎗而來。又見雷震子保着一人，帶蟠龍冠，身穿黃旗，張伯曰：來者是誰。哪吒答曰：此方之真主，武王是也。武王見張天君尊容，狀貌兇猛，嚇得戰兢兢，坐不住馬鞍。鞍上張天君縱開梅花鹿，仗劍來取哪吒奪風火輪。搖鈴迎向交還，未及幾合，張天君往本陣便走。哪吒雷震子保定武王，送入紅沙陣中。張天君見三人趕來，忙上殿，抓一把紅沙，打下劈面打來。武王被紅沙打中胸，連人帶馬墮下坑去。哪吒雷震子趕來，見事不好，欲起風雷。又被紅沙影片打翻下坑。故此紅沙陣，困住了武王三人。且說燃燈同子牙見紅沙陣內一設黑氣，往上沖來。燃燈曰：武王既有厄，然百日可解。子牙問其詳細。武王怎不出陣來。燃燈曰：武士雷震子哪吒三人，俱該受困此陣。子牙忙問：幾時方得出來。燃燈曰：百日方能出此。

幸遭筋升斷實，收了定海珠去，他往道友高府借了金銀物來，就會撒推，交拜時便祭此物，然後逃遁。其坐下一度，開爲兩段。次日，有一野人，隨壓會令兄又祭此物，隨變化作長虹而走。此後兩下不曾數數日，妾向來西岐山，立壇行術，咒詛令兄被毒算出，彼時令兄有一門人陳刀，因姚少司令他去搶釘頭七箭書，又被囑吒殺死，令兄對吾言，海不聽吾妹雲霄之言，果有今日之苦，遺命將金蛟剪用道服包定，備與三位道友，見報如見公明。聞太師道罷，放聲掩面大哭，五位道姑齊動悲聲，太師起身忙取袍服，所包金蛟剪，放於案上。三位姑娘展開，觀物傷情，淚不能乾，瓊霄切齒，碧霄面發過紅，勸了無明三昧，碧霄曰：吾兄棺柩在那裏？太師曰：在後營。瓊霄曰：吾去看來。雲霄娘止口，吾兄既死，何必又看雲霄曰：既來了，看看何妨？二位娘娘就走。雲霄只得同行，來到後營，三位娘娘見了棺木，揭開一看，見公明二目血水流地，心裏裏流血，不得不怒，瓊霄大叫一聲，幾乎氣倒，碧霄怒曰：姐姐不必着急，我們拿住他，也封他三箭，報此仇恨。雲霄曰：不干妾事，是野人隨壓弄這緣邪術，一則也是吾兄數盡，二則邪術降生吾等，只拿聽壓，也射他三箭，就完此恨。又有紅沙神主張天君進營，與五位仙姑相見，太師設席與衆位共飲數杯。次日，五位道姑出營，聞太師掠陣，又命鶴辛帶陶護衛前後，雲霄乘雲來至蓬下，大呼曰：傳與陸壓，早來會吾，左右忙報上蓬來，有五位道姑，欲請陸老爺答話，陸壓起身曰：吾去也。提劍在手，迎風大袖飄飄而來，雲霄娘朝看陸壓，雖是野人，真有些仙風道骨，怎見得：雙抓鬚雲分瑞彩，水合袍緊束絲縷，仙風道骨氣逍遙，腹內無窮玄妙，四海野人陸壓，五粒劍名高，學成異術廣，懶去赴蟠桃。雲霄同二妹曰：此人名爲閻士，腹內必有胸襟，看他到得面前，怎樣言語，便知他學識淺深。陸壓徐徐而來，念幾句歌詞而來，白雲深處誦黃庭，洞口清風足下生，無爲世界清虛境，脫離緣高事，嘆無極天地也無名，袍袖長乾坤，大杖頭挑日月明，只在一粒丹成。陸壓歌罷，見瓊霄打個稽首，瓊霄曰：你是散人，陸壓答曰：然也。瓊霄曰：你爲何射死吾兄趙公明？陸壓答曰：三位道友，肯容吾一言，吾便當說，不容吾言，任你所爲。雲霄曰：你且道來。陸壓曰：修道之士，皆從理悟，豈仗逆行，故正者成仙，邪者墮落，吾自從天臺悟道，見過了多少逆順歷代以來，從善歸宗，自成正果，豈知趙公明不守順，專行逆助，滅綱斲紀之君，殺戮無辜百姓，天怒民怨，且仗自己道術，不顧別人修行，此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是逆天，從古來逆天者，吾今即是天差殺此逆士，又何怨於我？吾親道友，此地不可久居，此處乃兵山火海，怎立其身？若久居之，恐失長生之路，吾不知忌諱，冒昧上陳，雲霄沉吟良久，不語。碧霄大罵曰：好孽障，敢將此虛謬之言，悖惡業，聽男死吾兄，反將利口強辯，料你毫末之道，有何能處。瓊霄娘恨冲霄漢，仗劍來取陸壓，劍架忙迎未及數合，碧霄將混元金斗，望空祭起，陸壓怎逃此斗之厄，有詩爲證：此斗開天長出來，內藏天地按三才，碧遊宮裏親傳授，開殺門人難受災，碧霄娘，將混元金斗祭於空中，陸壓看見，即將逃避，無如此寶利害，只聽得一聲響，將陸壓拿去，望成湯老營一擗，陸壓縱有玄妙之功，也捱得昏昏默默，碧霄娘親自動手，纏縛起來，把陸

壓泥丸宮用符鎖住。綁在廊杆上。與開太師曰。他曾射吾兄。今得我也射他。傳長箭手。令五百名軍來射。箭發如雨。那箭射去。隨壓身上。一會兒那箭連箭杆。與箭頭。都成灰末。衆軍卒大驚。開太師觀之。無不駭異。雲霄娘娘看見如此。雲霄曰。這妖道將何異術。來惑我。我。亡。然。命。奴。剪。陸。壓。看。見。叫。聲。吾。去。也。化。道。長。虹。這。自。走。了。來。到。這。下。見。衆。位。道。友。燃。燈。問。曰。浪。元。金。斗。把。這。反。拿。去。如。何。得。返。陸。壓。道。他。將。箭。來。射。我。欲。與。其。兄。報。仇。他。不。知。我。根。脚。那。箭。時。在。我。身。上。箭。尺。成。爲。灰。末。復。放。金。蛟。騎。時。吾。自。來。交。燃。燈。曰。公。道。術。精。奇。真。個。可。羨。陸。壓。曰。貧。道。今。日。暫。別。不。日。再。會。不。表。且。說。次。日。雲。霄。共。五。位。道。姑。齊。出。來。會。子。牙。子。牙。隨。帶。領。諸。門。人。乘。了。四。不。相。衆。弟。子。分。左。右。子。牙。定。睛。看。去。雲。霄。跨。青。鸞。而。至。怎。見。得。雲。霄。變。術。道。術。清。紅。袍。白。領。頭。珠。纓。絲。纓。束。定。乾。坤。結。足。下。麻。鞋。瑞。彩。生。雲。地。開。天。成。道。行。三。仙。島。內。鍊。真。形。六。氣。三。尸。俱。拋。盡。咫。尺。青。鸞。玉。京。話。說。子。牙。乘。騎。向。前。打。躬。首。曰。五。位。道。友。請。了。雲。霄。曰。妾。子。牙。共。騎。三。仙。島。是。清。閒。之。士。不。管。人。間。是。非。只。因。你。將。吾。兄。趙。公。明。用。釘。頭。七。箭。射。死。他。有。何。罪。你。下。此。絕。情。實。爲。可。惡。此。雖。是。陸。壓。所。使。但。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我。等。不。得。不。問。罪。於。你。况。你。乃。毫。末。道。微。何。足。爲。論。就。是。燃。燈。道。人。知。吾。姊。妹。三。人。他。也。不。敢。欺。忤。我。子。牙。曰。道。友。此。言。差。矣。非。是。我。等。尋。事。作。非。乃。是。令。兄。自。取。怨。爭。此。是。天。數。如。此。終。不。可。逃。既。逢。絕。地。怎。免。災。殃。令。兄。歸。命。不。遵。要。往。西。較。是。白。取。死。陸。壓。大。怒。曰。既。殺。吾。親。兄。還。借。言。天。命。吾。與。你。殺。兄。之。仇。如。何。以。巧。言。遮。飾。不。步。走。吃。占。一。劍。把。鴻。鵠。鳥。籠。開。雙。翅。將。寶。劍。飛。來。直。取。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還。只。見。黃。天。化。縱。下。麒麟。使。兩。柄。銀。鏈。沖。殺。過。來。楊。戩。走。馬。搖。鎗。飛。來。截。殺。這。壁。廂。碧。霄。怒。發。如。雷。道。氣。殺。我。也。也。把。花。翎。鳥。一。翅。飛。騰。雲。霄。把。青。鸞。飛。閃。也。來。助。戰。彩。雲。仙。子。把。葫。蘆。中。數。目。珠。抓。在。手。中。要。打。黃。天。化。下。麒麟。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三仙姑計擺黃河陣

黃河惡陣按三才

此劫神仙盡受災

九九曲中誇造化

三三灣內隱風雷

鴻言閃苑修真書

非道宏靈結聖胎

遇此總教重換骨

方知左道不堪謀

話說彩雲仙子將數目珠望黃天化劈面打來。此珠專傷人目。黃天化不及提防。被打傷二目。翻下下麒麟。有金吒連救回。去子牙把打神鞭祭起。正中雲霄。吊下青鸞。有碧霄急來救時。楊戩又放起哮天犬。把碧霄肩膊上一口。連皮連服扯了一塊下來。且可羞之仙兒。勢不好。把風袋打開。好風。怎見得。有詩爲證。能吹天地暗。善刮宇宙昏。巖石崩山倒。人逢命不存。這之仙放出黑風。子牙急騎看時。又被彩雲仙子把數目珠打傷眼目。幾乎落騎。碧霄發劍沖殺。幸得楊戩前後救護。方保無虞。子牙走回蘆蓬。閉口不語。燃燈下邊石時。乃知數目珠傷了。忙取丹來醫治。一時而愈。子牙與黃天化眼目好了。黃天化切齒咬牙。終是懷恨。欲報此珠之仇。只說雲霄被打神鞭打傷了。碧霄被哮天犬咬傷了。三位娘娘曰。吾到不肯傷你。你今反

傷害我，罷了，妹子莫言他王虛門下門人，你就是我的師傅，也顧不得了。正是：不施奧妙無窮術，那顯仙傳將授功。話說雲霄報了丹藥，請問太師曰：把你營中大漢子，選六百名來，與吾有用處。太師命出，立時即去，選了六百大漢，前來聽用。雲霄三少娘，同二位道姑，好後營角白土畫成圖式，何處起，何處止，內藏先天祕術，生死機關，外按九宮八卦，出入門戶，連環進退，井井有條，人雖不過六百，其中玄妙，不啻百萬之師。縱是神仙入此，亦魂消魄散。其陣衆人也演習半月，有期方纔定熟。那一日，雲霄進營來見太師曰：今日吾陣已成，請道兄看吾會王虛門下弟子，太師問曰：不識此陣有何玄妙。雲霄曰：此陣內按三才，包藏天地之妙，中有惑仙丹，閉仙訣，能失仙之神，消仙之魄，陷仙之形，招仙之氣，喪神仙之原本，損神仙之破情，神仙人此而成。凡人入此而即絕，力曲曲中無直，曲盡造化之奇，抉盡神仙之機。任他三教聖人，遭此亦難逃。說太師聞說大喜，傳令左右，起兵出營，問太師上了黑靈幡四將分於左右，五位道姑齊至，遂前大呼曰：左右探事的，傳與姜子牙，着他親自出來答話。探事的報上，遂來湯營有衆女將討戰。子牙忙傳令命衆門人排班出來。雲霄曰：姜子牙，若論三教門下，俱會五行之術，倒海移山，你我俱會，今我有一陣，請你有，你若破得此陣，我等盡歸西岐，不敢與你拒敵。你若破不得此陣，吾定爲我兄報仇。楊戩曰：道友，我等同師叔看陣，你不可乘機暗放奇寶，暗器傷我等。雲霄曰：你是何人。楊戩答曰：我是天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雲霄曰：我聞得你有八九元功，變化莫測，我只看你今日也用變化來破此陣，我斷不像你們暗用那天大來傷人也。快去看了陣來，再賭勝負。楊戩等各忍怒氣，俟姜子牙來看陣圖，及至到了一陣門，上懸有小小一牌，上書九曲黃河陣，士卒不多，只有五六百名，旗旛五色，怎見得有讚爲證。陣排天地，勢擺黃河，陰風颯颯，氣侵人，黑霧瀰漫，迷日月，悠悠瀟瀟，香奩冥冥，陰氣沖霄，陰靈盡地，消魂滅魄，任你千載修持，成靈餅，損神傷氣，難逃萬劫。報辛俱失脚，正所謂神仙難到，削去頂上三花，那怕你佛祖厄來，也滑了胸中五氣。迷此陣却數難逃，遇他時真人怎解。話說姜子牙看罷此陣，回見雲霄，雲霄曰：子牙，你識此陣麼。子牙曰：道友，明明書寫在上，何必又言識與不識也。雲霄大呼曰：楊戩，你今日再放時，天大來，楊戩偷了胸襟，仗了道術，催他搖鈴來取，瓊霄在黃鶴島上，執劍來迎，未及數合，雲霄娘娘祭起混元金斗，楊戩不知此斗利害，只見一道金光，把楊戩及在裏面，從黃河陣裏一掉，不怕你。七十二變俱無用，怎說黃河陣內真。却說金吒見了楊戩大罵曰：將何左道，拿吾道兄，仗劍來取，瓊霄持寶劍相迎，金吒拿起遁龍橋，雲霄笑曰：此小物也，把金斗在手，用白指一指，遁龍橋落在斗中，二起金光，把金吒拿去，掉入黃河陣中。正是此斗裝盡乾坤併四海，任他寶物盡收藏。話說木吒見了兄長去，大呼曰：那妖婦將何妖術，敢欺吾兄。這道童行虎跳，仗劍直前，望瓊霄一劍劈來，瓊霄急架忙迎，未及三合，木吒把肩膀一搖，吳鉤劍飛於空中，瓊霄一見笑曰：莫道吳鉤不是寶，吳鉤是寶也難傷吾。雲霄用手一指，寶劍落在斗中，雲霄再祭金斗，木吒躲不及，一道金光，裝將去了，也掉在黃河陣中。雲霄大怒，把青鸞一縱，二翅

飛來，直取子牙，子牙見拿了三位門人去，心下驚恐，急架雲霄劍時未及數合，雲霄把混元金斗祭起，來拿子牙，子牙忙將杏黃旗招展，護現金光，把金斗敝住在空中，只見亂翻，不得落將下來，子牙敢回蘆臺，來見燃燈，燃燈曰：此實乃是混元金斗，這一番方是衆位道友，逢此一場劫數，你們神仙之體，有些不祥，入此陣內，根深者不妨，根淺者只怕有些失利，且說雲霄娘娘回進中軍，聞太師見一日，換了三人入陣，太師問雲霄曰：此陣內拿來的玉虛門人，怎生發落？雲霄曰：等我會了燃燈之面，自有道理，聞太師營中設席款待，張天君紅沙陣兩着三人，又見雲霄道等異陣成功，聞太師爽懷樂意，正是：「層層西岐重寶喜，只怕若天不順情。」且說聞太師歡飲而散，次日，五位道姑齊至，前坐名請燃燈答話，燃燈同衆道人排班而出，雲霄見燃燈半度而出，怎見得有讚為益，雙抓髻乾坤二色，寫道服白鶴飛雲，仙風併道骨，霞彩現當身，頂上靈光千丈，遍包經萬象，樹樺九返金丹，余不講修成取體微靈明，靈紫山上客，元覺道熱槍，且說燃燈見雲霄打躬首曰：道友請了，雲霄曰：燃燈道人，今日你我會戰，決定是非，吾擺此陣，請你來行陣，只因你教下門人，將吾道欺凌太甚，吾故此纔有念明，如今月缺難圓，你門下有甚高明之士，請來會吾此陣，燃燈笑曰：道友，此言差矣，雲霄押封神榜，你親自在宮中，豈不知循環之理，從來造化，復始測流，趙公明定就如此，本無仙器之緣，該有如此之劫，雲霄曰：姐姐既設此陣，又何必與他講甚麼道理，待吾拿他，看他有何術相抵，瓊霄娘娘在鴻鵠鳥上，仗劍飛來，這獸府散了衆門下，內有一道人作歌曰：「高臥白雲山下，明月清風無價，壺中玄奧，靜裏乾坤，夕陽吞綺霞，樹頭數晚鴉，花陰柳下，笑矣逢人話，剩水殘山，行行到處家，憑咱茅屋任生涯，從他金階玉露滑，赤精子歌謠，大呼曰：少用大言瓊霄道友，你今日到此，也免不得封神榜上有名，輕移道步，執劍而來，瓊霄聽說，臉上變了兩朵桃花，仗劍直步，步鳥飛騰，未及數合，雲霄把混元金斗，望上祭起，一道金光，如電射日，將赤精子拿住，向黃河陣內一掉，跌在裏面，如醉如癡，即時把頂上泥丸宮閉塞了，可憐千年功行，坐中辛苦，只因一千五百年，逢此大劫，乃遇此斗裝入陣中，總是神仙，也沒用了，廣成子見瓊霄如此逞兇，大叫：瓊霄，你小看吾輩，有辱聞道之仙，自特尋遊宮方道，雲霄見廣成子來，忙催青鸞上而問曰：廣成子，便說你是玉虛宮頭一位擊命鎮首仙，若逢吾輩，也難脫厄，廣成子笑曰：吾已犯戒，怎說脫厄，定就前因，怎逢天命，今臨殺戒，雖悔何及，仗劍來取，雲霄執劍相迎，雲霄又祭起金斗，只見金斗如鏡，日眼不明，也將廣成子拿入黃河陣內，如赤精子一樣相同，不必細說，此混元金斗，正應玉虛門下徒弟，該削去頂上三花，天數如此，自然隨時而至，將玉虛門人，俱拿入黃河陣，閉了天門，失了道果，只等子牙封過神，再修正果，返本還元，此是天數，話說雲霄將混元金斗，拿文殊廣法天尊，拿普賢真人，拿慈航道人，拿清虛道德真君，拿道行天尊，拿玉鼎真人，拿太乙真人，拿彌寶大法師，拿懼留生，拿黃龍真人，把十一弟子，俱拿入陣中，止剩的燃燈與子牙，且說雲霄娘娘，自倚金斗之功，無窮妙法，大呼曰：月缺今已難圓，作惡到底，燃燈道人，今番你也難逃，又起混元金斗來，撲燃燈，燃

燈見事不好，借土遁化清風而去。三位娘娘見燈燈走了，暫歸老營。老太師見黃河陣內拿了王虛許多門下，十分喜悅，說：「高賢功雲霄娘娘雖然飲酒，然而獸身自思，事已做成，怎把玉虛門下許多門人困在陣中？此事不好處，使吾今日進退兩難，且恐燈燈逃回蓬上，只見子牙上蓬相見坐下。」子牙曰：「不料差遣見俱被困於黃河陣中，凶吉不知如何。」燃燈曰：「雖是不妨，可惜了一場功夫虛用了。如今我貧道只得往玉虛宮走一遭子牙，你在此好生看守，料來道友不得損身。」燃燈登時離了西岐，架土遁而行。霎時來至崑崙山，麒麟崖落下週光，行至宮前，又見白鶴童兒看守，九龍沉香，燃燈向前問童兒曰：「掌教師尊往那裏去？」白鶴童兒曰：「稱老師，老爺駕往西岐，你速回去，接香齋室，迎駕接師。」燃燈聽罷，火速忙回至蓬前，見子牙獨坐，燃燈曰：「子牙公快焚香結彩，老爺駕臨。」子牙忙潔淨其身，秉香道：「迎接駕臨。」只見霧霧香雲，氤氳遍地，怎見得有歌為證：「混沌從來道德奇，全憑玄理立玄機。太極兩儀併四象，天開於子任其為之。地丘人寅吾掌教，黃龍兩卷度羣迷。玉京金闕傳徒果，火種金蓮是我為。六根清淨除煩惱，妙中妙法少人知。二指降龍龍伏虎，日運祥光天地移。頂上巖巖三萬丈，遍身霞彩雲飛。閑騎逍遙四不相，默坐沉檀九鼎車。飛來鼻觀為扶子，玉托三寶玉如新。白鶴青童前引道，後隨丹鳳舞仙衣。羽扇分開雲霧隱，左右仙童玉笛吹。黃巾力士聽救命，香烟瀲灩幾仙隨。閑道法揚真教主，元始天尊降玉池。」話說燃燈子牙聽見半空中仙樂，一派嘹亮之音，燃燈秉香頓道：「伏地曰：弟子不知大駕來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元始天尊落了沉香，兼南極仙翁執羽扇隨至而行，燃燈與子牙請天尊上座，蓬上燈蓬，四身下拜。天尊言曰：「爾等平身子牙復俯伏。」曰：「三仙島擺黃河陣，兼弟子俱有陷身之厄，求老師大發慈悲，普行救拔。」元始曰：「天數已定，自莫能解，何必你言。」元始默然靜坐，燃燈子牙侍於左右。至子時分，天尊頂上現靈臺，有一畝田大，上放五色堯光，金鈴萬盞，點點落下，如鐘前瀾水不斷。且說雲霄在陣內，猛有靈臺現出，雲霄謂二妹子曰：「師伯至矣，妹子，我當初不肯下山，你二人堅執不從，我一時動了無明，偶設此陣，把玉虛門人俱陷在裏面，使吾又不好放他，又不好壞他，今番師伯又來，怎好相見，真為擊時瓊霄曰：「姐姐此言差矣，他又不是吾師尊，他為上不過吾師之面，我不是他教下門人，任憑我為，如何怕他碧霄曰：「我們見他龍他若無靈色，以碧霄相持，他如有自尊之念，我們那認他甚麼師伯，既為靈靈，如何遲禮。」今此陣既已擺了，說不得了，如何怕得許多，話說元始天尊，次日清晨，命兩極仙翁將沉香收拾吾既來，此須進黃河陣走一道，燃燈引道，子牙隨後，下蓬行至陣前，白鶴童兒大叫曰：「三仙島雲霄快來接駕，只見雲霄等三人出陣，道旁欠身，口稱：「師伯弟子，甚は無禮，望乞恕罪。」元始曰：「三位設此陣，乃我門下該當如此，只是一件，你師尊不敢妄為，爾等何苦不守清規，逆天行事，自取違教之律，爾等且速離去，我自進陣來。」三位娘娘先自進陣，上了八卦台，見元始進來如何，且說：「天尊拍驚飛來椅，還道陣來，沉香擎下，四脚離地三尺許高，祥雲托定，瑞彩飛騰，天尊進得陣來，懸眼垂光，見十二弟子橫睡直躺，閉目不睡，天尊嘆曰：「只因三尸不斬，六氣未香，空用功夫千載，天尊道心慈。」

悲看罷方欲出陣，八卦臺上彩雲仙子見天尊回身，抓一把數目珠打來，怎見得有詩爲證：奇珠出手幾光生，藥欄飛騰太液清，只說暗傷元始祖，誰知此實一時傾。話說元始出陣，彩雲仙子將數目珠從後面打來，那珠未到天尊眼前，已化作灰塵飛去，雲霄見而失色，且說元始出陣上陣坐下，燃燈曰：老師進陣內，秉道友如何？元始曰：三花削去，閉了天門，已成俗體，即是凡夫燃燈又曰：方纔老師入陣，爲何不破此陣，將衆道友捉拔出來？大發慈悲，元始哭曰：此破雖是貧道掌，尚有師兄，必當請問過道兄，方纔可行，言未畢，聽空中鹿鳴之聲，元始曰：八景宮來矣，忙下陣迎送，怎見得有詩爲證：鴻蒙剛破玄黃業，又在人間治五行，度得軒轅升白，函關施法道常明，話說：老子乘牛從空而降，元始遂逐，大笑曰：爲洞家八百年事業，有勞道兄駕臨，老子曰：不得不來，燃燈焚香引道上陣，玄都大法師隨後，燃燈多拜，子牙叩首畢，二位天尊坐下，老子曰：三仙童子，設一黃河陣，吾教下門人俱危於此，你可曾去看，元始曰：貧道先進去看過，正應乘象，故喚道兄，老子曰：你就送了罷，又何必等我，二位天尊默坐不言，且說：三位娘娘在陣，又見老子頂上現一霹靂，瑤瑤場於空中，毫光五色，靈境於上，雲霄謂二妹曰：玄都大老爺也來了，怎生是好？碧霄娘娘道：姐姐各教所授，那裏管他，今日他再來，吾不是昨日那樣待他，那裏怕他雲霄搖頭，此事不好，瓊霄曰：待他進此陣，就放金蛟剪，再祭混元金斗，何必懼他，且說次日，老子謂元始曰：今日破了黃河陣，早回紅塵，不可久居，元始曰：道兄之言是也，命南極仙翁收拾香案，老子上了板角青牛，燃燈引道，遍地領駕，異香飄郁，散隨紅霞，隨至黃河陣前，玄都大法師大呼曰：三仙姑快來接駕，裏面一聲鐘響，三位娘娘出陣，立而不拜，老子曰：你等不守清規，敢行忤慢，爾師見吾，且躬身稽首，你焉敢無狀，碧霄曰：吾拜敝教主，不知有玄都上不算，下不敬，傳之常斗，玄都大法師大喝曰：這畜生好胆大，用言觸犯天威，快進陣，三位娘娘轉身入陣，老子把牛領進陣來，元始乘香案也進了陣，白鶴童兒在後，齊進黃河陣來，不知三位娘娘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